

赤 裸 裸

開展叢書之一

言生初倍庸
力沙効功
李何季王中
記便夫書庸
陶星譯
朱愛玉中
合 著

開展書店印行
1930

赤 裸 裸

裸裸， 赤裸裸！

赤， 裸裸赤！

人——赤裸裸的一個人！

身——赤裸裸的一隻身！

心——赤裸裸的一顆心！

去也， 赤裸裸地！

來兮， 赤裸裸地！

赤裸裸地寫赤裸裸的——赤裸裸的字。

赤裸裸地作赤裸裸的——赤裸裸的句。

獻給——

赤裸裸地獻給赤裸裸的一

赤裸裸的人們赤裸裸地一

赤裸裸地賞鑑。

裸裸， 赤裸裸！

赤， 裸裸赤！

赤 裸 裸

MG
K2528
11



3 2173 9151 9

赤裸裸目錄

聯共黨內鬥爭最烈之一幕.....	陶星譯記
莫司科共產黨內之黑色恐怖.....	朱便
莫司科中共黨內之江浙同鄉會.....	愛沙夫
蘇聯的官僚主義.....	玉書
社會主義國家中之妓女.....	中庸
中國共產黨旅俄支部.....	李力言
莫司科孫逸仙大學同志審判會旁聽記.....	何沙生
我在俄國當紅軍的一點記錄.....	季効初

赤裸裸目錄

我與蘇聯工農談話錄……………王功倍

留俄中共黨員歸國記……………中庸

反攻宣言（即所謂序）

何以謂之反攻？對誰反攻？反攻就是倒戈進攻；——對共產黨進攻；爲甚麼要對共產黨倒戈進攻？因爲她喪心病狂，倒行逆施，欺騙民衆，破壞中國，甘爲外人走狗，而不顧國家存亡，民族利害，所以我們揭破了她的面具，認識了她的本質，站在整個民族的利益上，不願爲任何帝國主義作走狗，來摧殘痛苦的，可憐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此倒戈向他進攻。

很明顯的我們以前都是中國共產黨員，在共產黨中，也盲目的幹了五六年；共產黨的老家——蘇聯，我們也去學了幾年，因此看透了她的內幕，認識了她的假面具，退出黨來才敢言反攻。

階級鬥爭，武裝暴動；這自然是奪取政權的好工具，施之於歐美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我們不但不敢反對而且贊同；但施之於窮苦可憐的中國，我們就不得不反對了！若是我們沒有到過蘇聯，沒有看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亦沒有學過列寧主義，更沒有研究過馬克司主義，對於整個的世界狀況，仍是盲然，那我們現在當然還是

忠實而努力的共產黨員。到而今，蘇聯的一切，我們考查過了；布爾世維克主義與戰術，我們亦懂得了；馬克司主義，我們亦研究過了；國際一切的情形，我們更明白了，所以才有力量來反攻。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一生離不了中國；自然，中國的一切好壞，都同我們有密切的關係；我們認為中國目前主要的問題，絕對不是有產與無產的問題，而是有業與無業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現在窮苦可憐的，勞資均佔絕對少數的中國裏面，要實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打倒有產階級；那不如實行佔絕對多數的無業階級起來打倒佔絕對少數的有業階級；換言之，就是廣大的，成千成萬的無業人民，起來打倒工廠中二三百萬有業工人；以社會主義的觀點，這樣還要切實得多；在目前的中國，若是以無業階級來打倒有業階級為不對，那麼中國共產黨以無產階級來打倒有產階級，是同一樣的荒謬與反動！

現在我們的工作程序是：

第一步。暴露蘇聯及共產黨——第三國際，聯邦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一切實際的醜惡。
第二步。根據世界實際狀況，中國確實情形，以及馬克司主義，列寧主義，與共產黨以理論的駁斥。

第三步。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警告中國共產黨員，快回頭來！否則與以殺戮。

第四步·完成國民黨的工作，造成世界人類的幸福，實現三民主義的社會生活。

我們第一次的表示是：

1. 聯邦共產黨內鬥爭最烈之一幕

第三國際

2. 莫司科聯邦共產黨內之黑色恐怖

中國共產黨

3. 莫司科中共黨內之江浙同鄉會

4. 聯邦共產黨之官僚主義

5. 社會主義國家中之妓女

6. 莫司科中國共產黨旅俄支部

7. 蘇聯工農生活之一部

8. 莫司科孫逸仙大學同志審判會旁聽記

9. 我在俄國當紅軍的一點記述

10 留俄中國共產黨員歸國記

11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21 共產主義與中國

陶 星

木 耳

胡立公

鄭玉聲

中 庸

李力言

吳効初

陳利羣

張骨建

樊育公

夏 扶

任服吾

赤 裸 裸

赤 裸 裸

四

13 中國革命應走的路

黃曙曦

14 救國必須打倒共產黨

徐伯良

列甯說：『不是同志，便是仇敵。』當然，我們現在不是共產黨的同志，而是共產黨的仇敵了，反之，共產黨不是我們的同志，而是我們的仇敵了，既為仇敵，沒有客氣，仇敵不打倒我們，我們便要打倒仇敵。

我們莫有良心，不講感情！只顧現在國際情形，中國事實，與人類社會的需要和要
求，認定三民主義的目標，一直幹下去！任舊朋友老相知，罵我們投機也好，變節也好，這些抽象的罪名，那裏抵得着我們眼前中國具體的事實？

一九三〇，五卅，編者

聯邦共產黨黨內鬥爭最烈之一幕

陶星譯記

集黨中要人大開苦戰，名曰公開討論

參加者史達林，布哈林，杜落斯基，拉的克等廿餘要人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一九二七年十月

蘇俄之黨內鬥爭，人人得而知之；但比較詳細的記載，外國報紙確是沒有，而且不可能，這是因為他們內幕的鬥爭情形，黨報既不許登載，外報記者更無從得而知之；就是普通黨員，也弄不清楚，何況其他，就是這一次的所謂公開討論，能得到參加旁聽的人，都起碼是支部執行委員，他們認為忠實可靠，思想固定，認識清楚的，才有資格去，否則連消息都得不到一點，就知道一點，也莫明其妙。

聯共黨內鬥爭，是有很長久的歷史性；在他們未執政權時代——俄國社會民主黨時代，有所謂孟世維克與布爾世維克之爭；執了政權以後——一九一七年以後，又有所謂杜落斯基派與列賓列之爭；這是指大的派別而言；至小組織的鬭爭，更是常有，而且太多，

赤 裸 裸

五

不能詳述；這種鬥爭，直至一九二八年一月，杜落司基被開除黨籍，中央委員，第三國際委員等職，亦同時解去，而且將他充軍到土耳其斯坦，這場鬥爭，才算告了個結束；自然，這是暫時的，而不是永久的；從杜氏充軍以後，黨內又起鬪爭，又起分化，布哈林解除第三國際主席之職，又於去年實現；但這些人物都不是史達林的敵手，所以雖有鬥爭，也不甚激烈；只有杜落司基這怪物，才是史達林的老對頭，所以史氏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杜氏打下去，雙方都是些戰將，其鬪爭之烈，就可想見。

記者入俄求學時，列甯已死，故列甯與杜落司基之鬥爭，變成史達林與杜氏之鬥爭，時常都有；聯共與第三國際，不開會則已，一開會就是他們的爭鬥，這種鬪爭，到了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失敗以後，最爲激烈，差不多弄來沒有辦法了，不是杜派打倒史達林派，就是史達林派打倒杜派，每次開會，杜氏都要求給以長時間之報告，史達林因爲大權在手，均不允許；杜氏當面請求，也不知有若干次，最後史達林才允許召集莫斯科省極積份子大會，許杜氏上台多說幾句話，這次到會的人，除莫斯科各支部執行委員外，所有第三國際，聯共中央執委和監委，以及政府中重要人物都來了，如加李甯，立可夫，銳諾維埃夫，加米尼夫，吉耳任司基，鴨落沙夫司基，加拉干，片山藩，布哈林，史達林，拉的克，杜落司基等二千餘人。

杜氏被開除黨籍而至充軍，到現在已是兩年有餘了；這些文字現在發表出來，自然

似覺陳腐，而失了時間性，同時對於我們中國，對於我們國民黨，是極端不利而反動的；但供諸研究蘇俄黨國政事，以及迷信蘇俄與共產黨的人，我以為還不失其為歷史的意義與價值。最可惜是我的筆記不完全，有許多都遺失了，這篇不完全的東西，還是在零落的筆記中翻出來的，故只得有杜落司基演講之一大部份，（杜氏講演三個問題，此篇只有二個問題，還有個問題是關於蘇聯社會主義與工業合理化，）其他幾個要人的講演，都是很多而有趣，我還沒有找得，只得以後尋出再發表，其中最關緊要的是史達林的講演，全文約二萬字，這東西我得到了，但現在不在此地，就是這篇杜落司基的講演，也是我去年在鄉間整理出來準備發表的，擱在舊網籃中隨我入京，舊筆記也不在此地；我想以後有機會，有險可保，我將盡我所有宣布出來；進一步再將蘇俄的政治，濟經，農村，工業，以及一切社會現象，人民生活，作有系統的寫出來，報告國人，特別要向沒有到過俄國的中國共產黨員報告，以免時常都在喊擁護蘇聯，以至於殺了頭都還不知道蘇聯究竟是一個甚麼東西，拚命瞎碰，犧牲了生命也太不值得，這些都是使我發表這篇文字的動機。

自然杜落司基現在已是一個普通人了，可是他在世界史上，確是要佔一頁重要位置；大家都知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俄國革命——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在世界上造了一個特殊政權，當時確也驚動了全世界的人們；帝國主義分贓不平的歐洲大戰，因為俄

國革命，受了很大的打擊，尤其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英法德奧等國，更爲惡評，都認爲是洪水猛獸，馬上可以造成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樣，就是現在也還有不少的人仍是作如此想，尤其是我們中國不明蘇俄內部情形的人，特別怕共產黨；殊不知這些都是神經過敏的錯誤；實際上，蘇俄向外只是唱高調，說大話騙人；至多亦只有犧牲別人的國家，而擴張自己的勢力與聲威；事實終久要暴露出來，他們那些空虛詐術，要想實現，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聯邦共產黨——布爾世維克，他本身就含有許多矛盾無法解決；杜洛斯基反對派，就是聯邦共產黨黨內矛盾無法解決之一，領袖雖被充軍，而下層羣衆，仍然存在，且暫時忍受而暗中努力活動——謀奪政權；因爲杜氏在蘇俄歷史上，差不多與列甯站同一的地位；革命開始，杜氏手創紅軍，既打破帝國主義的包圍，又肅清國內一切反對勢力，轉戰六七年，而始有今日統一的蘇俄；在當時危險困苦中，一切武裝軍事工作，都是杜氏一手完成；他的功績，自然不能說在列甯之上，但除列甯之外，當然只有他了，絕對不會在史達林之下，但事實上他不但在史達林之下，而且受史氏嚴重的，不堪的壓迫，以至於開除他的黨籍，杜氏的羣衆——反對派的弟兄們，是如何受氣痛心憤慨呵！這是事實，不是爲杜氏吹牛；總之，史達林也，杜洛斯基也，都是我們的對頭，這一點要請大家記着！

杜洛斯基的講演

一九三〇，五，記述者附白

同志們：自我們的領袖——列寧逝世後，今天算是我最自由最榮幸的一天了，特別講話的自由，三四年來，無論在甚麼會議席上，我沒有講過半點鐘的話；這次蒙中央的恩惠——其實是史達林同志的恩惠，准許我第一次發言時間一小時，第二次十分鐘；我要講的話，當然是很多的，雖是一月也說不完，但一小時未免太少了；我要求大會給我四小時的講話，（下面羣衆有些說『要得！』有些說『只有一點鐘。』會場空氣緊張，有些說『一小時太少，四小時太多，二小時好了，主席團以一二四付表決，結果二小時，於是杜氏正式講話了。』）

我要講的話分三個問題，第一個關於中國革命。第二個關於蘇聯的農民問題。第三個是蘇聯社會主義與工業合理化，現在先說第一個：

1. 中國革命

同志們：共產國際已經變成亞姆司特丹國際去了，你們知道麼？（亞姆司丹國際，即第二國際，記者註）布爾世維克主義，已經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化了；我們的領袖——列寧，和許多同志的血肉換來的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權，已經亡於無形了。這種事實，許多同志沒有看見，而且不注意；看罷！史達林同志包辦的聯邦共產黨及布哈林同志指導的第三國際，都一致的放棄了西方無產階級的革命工作，而拚命的幫助資產階級的民族革命運動——中國；這是不是事實呢？是事實，那麼共產國際是不是變成了賣階

級的亞姆司丹國際了？布爾世維克主義是不是受資產階級同化了？我想這些事實，除了史達林和布哈林所極端否認外，其餘只要稍明事體的同志，無不承認。同志們：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目標，是在推翻資本主義，而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在這過渡時期當中，馬克思已經說過，要經過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錯，我們的十月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而且這個政權，名義上已經繼續了十年；在這十年中間，比我們英勇，比我們先進的西歐美洲無產階級，仍然寂寞無聲，對於我們的無產階級的政權，依然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似覺毫無關係一樣；我們的黨——布爾維世克所影響之下的共產國際，對他們——歐美無產階級，更不關心，反不如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等，倒也得利不少。這些事實表現出來，我們還要大呼特喊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呀！』這簡直是自欺欺人！小孩兒玩的把戲！（杜氏語氣嚴重，態度驕傲，下面羣衆有鼓掌而叫『對呀！』有呼『放屁！造謠！』種種怪聲記者註。）共產國際死了，布爾世維克亡了，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權消滅於無形，亦就在這個時期。（下面羣衆又發出各種怪聲，記者註）因為真正的共產主義，是國際的，不是一國所專有；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亦不是某一國所獨能；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更不是某一國的無產階級可以包辦完成，若是一個國家裏面發生了無產階級革命，或者完全勝利了之後，如我們的十月革命，其他的國家，無產階級繼續不斷起來響應，或者響應而不成功，如德國，則這個已經

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必然失了作用，受環境的壓迫，受經濟條件之支配，已經危險萬分了，而再加以自己走死路，於此情形之下，不設法援助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起來革命，作自己的聲援，而反去做民族革命運動，將歐美的無產階級置之腦後，這就是史達林，布哈林賣黨賣階級的罪惡！（下面羣衆又叫，記者註）

是呵！何等光榮偉大？我們落後的俄國工人階級，竟後來居上，既推翻了沙皇政府，又打倒了克倫斯基的政權，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府；既打敗了帝國主義的圍攻，又撲滅了國內反動的抵抗；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國家，無一不驚惶，恐懼，痛恨，以爲他們的對頭出世，死神降臨了；同時，世界的無產階級，特別是西歐工人，是何等高興，慶祝我們的成功？盼望我們援助他們革命，是何等的迫切？他們想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組織無產階級的政府，而根本解放自己，又是何等的迫切？到了現在，所謂我們的革命成功，已整整十年了，可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對於我們革命成功後，得到一些利益沒有？我敢說沒有，一點也沒有，不但沒有得到我們的幫助，而且直接或間接，有形與無形中，反受了相當的極壞影響——右傾腐化；看吧！執了政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誰不知他們早就叛變了馬克司主義？而共產國際的代表，五燕外交總長——齊切林，天天同他們坐汽車吃大菜，彷彿是投降了他們，向他們乞憐一樣；這些現象，在我們的真理報上，還大宣傳而特宣傳，我不知道德國的共產黨員看見，腦

子裏要發生些甚麼印象？再看！麥克唐納爾指導之下的英國工黨，誰不知道他們是資產階級收買工人的組織？腐化英國無產階級的工具？英俄委員會，大家都知道是彼此都想利用，互相爲害的機關，可是別人已發現了我們的壞處，無論如何要趕我們出來，我們已經知道計劃不行，就應該自重，趁機會與他們斷絕關係，爲甚麼還要依依不捨，自討沒趣？結果被人趕走，自失尊嚴，但共產國際，聯共中央，總要追隨別人的尾巴，去同人乞憐討麵包吃，別人已經不理他，他還要尾追，這真是枉費牛氣力，我不知史達林，布哈林爲甚麼要這樣幹？未必這樣就是幫助英國工人麼？英國共產黨員，對於這些事實，要發生些甚麼感想？無怪呵！布哈林說資本主義穩定了，共產國際的工作特別困難，史達林說西歐無產階級，有右傾向腐化的危險，共產黨員的數量和質量，均不見得有若何發展，對的！史達林布哈林再做二年工作，我恐共產國際各國支部都要無形瓦解。還有一點，布哈林說，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的西歐美洲各支部、年年都繳會費來，數目雖然不多，但也可見他們擁護共產國際的誠意；這簡直是小孩子談的話；共產國際所希望的就是這幾個會費麼？共產黨員繳會費就是他的唯一責任麼？反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不但沒有繳一個戈比的會費來，而且共產國際每年都要匯去數百萬或千多萬盧布去，然則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個化錢爐，而且是不擁護共產國際的支部了。同時，我們還可以證明聯邦共產黨及共產國際，榨取西方無產階級的血汗，供給東方資產階級的民族

革命運動，這種表現，就是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賣階級，賣羣衆，將共產黨的根本性質與任務，完全改變而喪失了。總之，共產國際實質上是已宣告死亡。聯邦共產黨的尊嚴與威信，以及她對於世界的使命，亦同時消滅；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如何的失望呵！

我深信，不但我深信，就是今天在座的每個忠實的共產主義者都深信，世界革命的成功，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與完成，只有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一致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全世界無產階級，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解放自己；整個的資本主義所組成的政權，亦非整個的無產階級起來進攻，是不會打倒他們的；這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方有把握，共產主義的政功，方有保障，這是聯邦共產黨影響之下的共產國際唯一的任務，這個任務，在目前的西方，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事實上怎樣呢？方才我已說過，史達林布哈林，都忘記了；因為他們只看見東方民族革命的聲威，沒有看見西方無產階級的力量，更不知道西方無產階級夕日都在盼望我們與以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因此，客觀上現表出來的事實，是叛黨賣階級，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既走入了死路，馬克司的共產主義，到了我們蘇聯，已經打了對折，或者還要多點，再經史達林，布哈林荒謬見解與狂妄的指導，則共產主義勢必破產，或者絕跡於今日的世界。

好！聯共中央，共產國際，既放棄了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工作，努力來援助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應該對於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無產階級，對於聯邦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有

相當的成績，才可告無罪於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大家都知道適得其反，聯共中央，共產國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援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得的報酬，就是中國共產黨員大批被殺戮，蘇聯使館領事館被武裝搜查，使領被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職工國際的代表團，均不能立腳，狼狽逃歸等等，都是史達林布哈林的功績呵！同志們！這是事實呀！該不是我杜蔣司基造謠吧？（下面有呼好的，有喊放屁的，記者註）說到此地，我們要說說中國國民黨，便要翻點舊賬。

孫逸仙先生個人：是植得我們欽佩的；他的主張和他組織的中國國民黨，我們就有些不敢贊向，不僅此也，而且有許多是反對我們的，根本就與我們合不攏來，若是要勉強拉着一堆，終必破裂，大家有害無益，這是很顯明的，我老早就認清他了，他不但要反對中國共產黨，而且要反對蘇聯與共產國際；因為他是中國民族中優秀份子的集體，絕對不是共產主義者，更不是共黨的朋友；若是以他當作共產黨的朋友，或者認為是同志，這是絕大的錯誤與危險，一九二三年下期，共產國際得了越飛的報告，（越飛是第三國際派到中國來與孫總理接頭的代表，此人三年前已死了。記者註）列甯就想命令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我們堅決的反對，結果不成功，史達林，布哈林和許多同志，都擁護列甯同志的主張，這當然不成問題，近視眼遇在一堆，危崖絕壁，他們是看不見的，（下面有人罵你敢誣辱列甯呀？記者註）大約他們確實算定了，中國共產黨加入中

國國民黨，非勝利不可一樣，最後強迫加入了，（當時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亦極力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但因係第三國際的命令，非執行不可，故反對無效，記者註）（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廣州中山艦事變，幾乎弄得不可收拾，可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關係，至此已很明白的表示，今後要繼續合作下去，是不可能了；彼此的假面具，都在開始揭去；那時我們就報告聯共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從速退出國民黨，各幹各的事，光明磊落的做共產黨的工作；這個請求，又被史達林布哈林等置之不理，隨後我當面問史達林『中國問題怎樣辦？我們的意見你以為如何？』他說『甚麼意見？你們簡直神經過敏！如此大驚小怪有何用處？現在已經沒有事了，仍然繼續從前的關係，』於是我們的意見，又埋沒在海中去了。他們以為中國國民黨，無論如何不敢逐殺共產黨的，就有逐殺共產黨的心，而無逐殺共產黨的力，為甚麼？史達林他們都迷信國民黨裏面，多半是共產黨員，而且各級黨部的下級幹部與羣衆，差不多完全是共產黨員；因此，國民黨與共產黨，這種同床異夢的強迫婚姻，表面上又暫時敷衍下去。今年——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上海的無產階級武裝暴動起來，佔領上海，這自然是很可慶幸的事，那知我們的黨，與共產國際，事前毫無準備，就有一點，也是零零碎碎沒有多大作用的；上海工人已經有了政權，而武裝不能擴充，聲勢亦無由發展；這時，才設法運槍彈到中國去，可是我們援助上海工人的槍械，還在西北利亞鐵路上，上海三千

武裝工人的槍枝，已被蔣介石繳去了。自三月廿一日到四月十二日，中間有三個星期的時間，我們若早有準備，預先將槍械運海參崴船上等着，上海工人一佔領上海，槍械船隻馬上出動，只要四五天就到了上海，那時蔣介石來敢動我們麼？上海工人得到三五萬枝槍械，蔣介石動也不敢動，何況那時滬甯鐵路上的軍隊，是共產黨林祖涵影響之下的呢？不容氣的說，只有我們繳蔣介石的械，蔣介石決無辦法來收我們的槍；這才是布爾什維克必然採的手段；那知自命爲列林的頭等徒弟，老布爾什維克的黨員——史達林布哈林，反遭了蔣介石的毒手，在戎馬倉皇，混亂不清的軍事時間當中，蔣介石曉得了布爾什維克方法，一早晨打倒了上海三千武裝工人！大殺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主張中國共產黨應立即退出國民黨，將各城市的工人，與鄉村農民，一致聯合起來，同國民黨正式武裝鬥爭；我們以爲中國共產黨，聯邦共產黨，共產國際，受了這一次的打擊，總可以使史達林布哈林有點覺悟；萬想不到，聯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不但不能接受我們的意見，反罵我們不懂中國情形，不懂列甯策略；并且進一步同國民黨中一部份人所組織的武漢政府，更加親密起來；不僅這樣，還要開會去歡迎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汪精衛，要他趕快回中國去，到武漢去繳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同蔣介石一樣的捕殺中國共產黨員。

長沙事變，許克祥響應蔣介石，而擴大反共的區域，千千萬萬的農民，起來攻圍長

沙，這個時期，中國革命的高潮，確實到了極度，同我們十月革命前幾天的情形很彷彿；因此，我們認得中國的十月革命時間到了，要求共產國際馬士命令中國共產黨，從速武裝十萬工人赤衛軍，推翻所謂左派國民黨，奪取武漢政權，逐殺反動的國民黨份子；在鄉村中，將農民自衛軍亦儘量的武裝起來，繼續擴大土地革命，捕殺豪紳地主，佔據鄉村中一切政權機關，而與城市工人打成一片，順長江而東下，與不穩固的南京政府決戰，我想只有這條路才可以死中逃生；不然，中國共產黨真危險萬分！失敗之後，比土耳其還要困難百倍，這些意見，已很快的向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提出，奇怪！史達林總說我托洛司基另有作用，繼後唐生智不可靠的態度，一天一天的暴露出來；叛將紛起，都來響應蔣介石作清黨運動，同時，帝國主義者又經濟封鎖武漢，弄得武漢民窮財盡，糧食恐慌，市面蕭條，怨聲載道；在此情形之下，史達林與布哈林所護擁的武漢政府，派了一位土地廳長——共產黨的代表——譚平山去查辦自己武裝起來的農民——圍攻長沙的農民。笑話呵！笑話呵！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有了共產國際與聯共中央的滑稽指導，所以才有查辦農民暴動的共產黨員——譚平山出現。這樣嚴重絕頂的時機，不怕我們穩重的，冷靜的史達林布哈林同志不着急了，所以才把我們提出的大綱，略加更改，說是他們的主張；命令中國共產黨武裝黨員二萬，武裝工人五萬。但仍然反對我們最後的主張——打倒武漢政府，奪取政權——所謂左派國民黨的政權，實際上是新軍閥唐

生智的政權。這時，又恰恰是所謂左派國民黨領袖——汪精衛——小資產階級的領袖，由西歐來到莫斯科；史達林，布哈林，都以為他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救主，中國革命的一線生機，都在他先生身上，除了恭維孝敬之外，又專車送他回中國去；那知汪救主變了！負了我們史達林誠懇孝敬之意；他先生到了武漢，不四十日又開始逐殺共產黨員起來！弄得幼稚的中國共產黨措手不及，黨員東跳西逃，四處狂奔，忙迫淒慘之狀，甚於上海，於是工人糾察隊自己繳械，工會自己關門，在中國共產黨指導之下的廣大工農羣衆，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般；中國革命，至此全部失敗；雖有八月一日的南昌暴動，組織有甚麼革命委員會，但也不過如流星一樣，究竟放不出甚麼光輝來。

現在我們的結論可以說『聯邦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史達林同志一人演的把戲，觀衆已經不相信他有本事了。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同志的指導，亦已全部破產。整個的聯邦共產黨與共產國際，根本上發生極嚴重的問題』由中國革命失敗的反映，毫無疑義的——必然的要影響於蘇聯的政權，就是說將引起國際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封鎖，與武裝進攻；同時，各國共產黨的工作，更加困難，或者還受極嚴重的白色恐怖之摧殘。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當然要受絕大的打擊與困難；帝國主義的勢力，又有相當的鞏固，或者發展。我們真正的共產黨人，在此種環境中間，要打破目下的危機，給共產主義謀將來的出路，只有請史達林，布哈林同志到休養所去，把黨的威權交給黨的羣衆，將

黨的腐肉爛血洗滌乾淨，布爾世維克的精神才可恢復；共產國際的任務才可完成。

2. 關於蘇聯的農民問題

現在我們要談的，就是聯邦共產黨對於農民的策略問題；這些策略，對於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究竟有無危險？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的建設，究竟有無阻礙？因為這個問題的關係，實在重大，所以值得我們來注意研究。

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來批評農民，他們無論何時何地都是反動的。特別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他們更反動得厲害；同志們不要以為我這話太武斷，而驚怪起來。因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心理最重，個人利害觀念亦最深；他們是居於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之間，可以化分成無產階級，亦可以變成資產階級；但他們最怕的是變為無產階級，而最希望的是變為地主資本家；所以他們畢生的力量，都是為着私有財產努力，向資本家那條路上走；絕對沒有願為無產階級者，或者與無產階級結為同盟，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不錯！在我們十月革命以前的農民，是有很多革命性；但同志們要知道，十月革命以前的一切農民運動，他們并不是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革命，亦不是為社會主義而革命，更不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暴動；他們所希望的，僅僅是推翻地主的非法束縛，與殘酷的壓迫而已；最大限度也不過追隨資產階級的尾巴，而到資產階級得謨克拉西罷了。為甚麼十月革命以前的農民革命運動如此高漲呢？這當然有他的特殊原因和客觀

條件所造成的，大家都知道，沙皇時代的農奴制，爲全世界任何國家的農民所沒有享受過的；在俄國的農奴制，最殘酷的，最醜惡的，最無人道的一種特別大鎮鍊，農民的生死權，不是操在官廳或沙皇政府之手，而是在地主掌握中；地主可以用一切私刑致農奴於死地，政府亦不敢過問；政府徵兵，不直接於農奴，而是向地主要人，地主亦時常將自己的農奴武裝起來爲他的走狗——保護者，少則數十，多則數百；地主有農奴最多達數萬，亦次有數千，少則有數百數十，這些農奴的生活怎樣呢？當然，除了終有爲耕種奴隸而外，還要兼其他的苦工；所得的全部農業收穫，農奴不但不得一點，而且還得不到飽食與暖衣；犯了錯誤，那不死也要脫層皮。有些農奴，得到慈善的地主，或可領得一點土地來耕種，但都是不好的土地；或是近於森林，或是遠於住房，或是沒有水的地方；這些土地的收成，當然不會好，農奴那裏有利可得？農奴在此種情形之下，毫無生路，所以常時發生暴動，劫奪地主的財產，燒毀地主的房屋，甚至殺死地主，有許多人都以爲俄國的農奴制，在一八六一年經沙皇政府明令取消，其實農奴制度的本質，一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才完全破壞，一八六一年以後，法律上雖沒有農奴制度的存在，但土地終在地主之手，農民拿不到，所以只有仍然給地主當奴隸；可是他們生活仍然不好，無利可圖，因此還是要起來反抗；雖然如此，他們的革命性，無論如何不會帶有無產階級革命的色彩；不是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的世界大戰，使俄國農民遭受空前的

苦痛與犧牲，他們亦絕不會追隨無產階級之後；這當然不是他們願意追隨無產階級之後，實在因為他們連年戰爭，疲乏痛苦已極，更無能力再來反抗無產階級了！自然，這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若是農民絕對的沒有能力來反抗無產階級，那國內戰爭又不會繼續數年了；這就是因為農民之一部份，跟着白黨跑，堅決的反抗蘇維埃政府；在軍事共產時期，可以說整個的農民都在怠工，消極的來反抗無產階級的政府，所以演成空前的糧食恐慌，餓死數百萬人，蘇維埃的政權幾乎不能保持下去；這些事實告訴我們說『農民是反革命的，尤其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

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准許人民恢復其私有財產，不過土地歸國有，人民不能私自買賣，而對於人民之私有財產，亦略加以限制，這樣才將蘇維埃對於人民的信仰樹立起來，特別是對於農民有很大的好感；同時鄉村經濟亦漸漸的恢復起來，這是列甯同志於戰爭之餘，經濟恐慌極點的時候，無法中的暫時辦法，絕對不是永久不變的唯一政策；可惜列甯同志不久就死了，他這個臨時救急的辦法，直到今天，仍然絲毫沒有變改；若是有了變改，就是史達林同志將它擴大起來，所以農民的私有財產，一天一天的發展而鞏固起來；農民的私人經濟，在鄉村中繼續不斷的擴張，而得到鄉村中的經濟優勢，我們可以說鄉村中的經濟權，被農民佔去了；因此，鄉村中的政權，將毫無疑義的要被反無產階級的農民拿上去；在此種危險狀態中，鄉村農民反動的勢力，不影響於城市無產

階級的政權，這完全是小孩子說夢話。在今年十四次中央全會上（一九二七年）史達林同志對於農民經濟的發展，還有下面的瞎話：

……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了；雖國際情形對我們不好，特別是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經濟封鎖；可是我們不怕的，因為我們鄉村經濟的發展速度，比任何國家要快得多，鄉村經濟的發展，這就是表示農民收入豐富，農民收入既豐，城市工業原料不慮缺乏；同時，城市工業品入於鄉村，農民的購買力必強，工業品銷售必然暢達；工業品暢銷，就是工業發展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們要達到蘇聯工業化的目標，必先要原料來源充足可靠，市場擴大，製造品有銷路，國家營業興旺，收入充裕，建設社會主義，方有保障，因為我們工業化的基礎，差不多完全建築在鄉村農民經濟發展上；鄉村農民與城市工人親密的聯合，鄉村農民經濟與城市國家經濟，互相為助，這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成功的唯一保障……

史達林同志這段高論，若出於英國張伯倫，法國白里安之口，那到妙極了！簡直是至理名言！可惜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共產主義的大本營！那裏用得着滿口資本主義的論調？若是把社會主義的招牌取去，也仍然用得着這些絕妙好詞，鄉村經濟發展，固然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條件，但我們要的是國家所經營的鄉村經濟之發展，絕對不是農民私人經濟之發展；若認農民私人經濟的發展，而放在國營鄉村經濟的發展上面

去，那是最荒謬的，最無恥的，最無識的，最危險的觀念！！（台下大呼：不錯！真的呀！）上面已經說過，農民是私有財產心理最重的人，他們的經濟發展，是他們個人的，不是國家的，更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所有的，反轉來說，農民私人經濟的發展，對於無產階級的政權，不但毫無利益，而且有絕大的危險！這種危險若繼續下去，而不設法制止牠，或根本消滅牠，將使鄉村農民私人資本，控制國家城市財政，動搖無產階級的政權，這是毫無疑問而勢所必然的，在此危急的情形之下，還說是社會主義成功唯一的保障，這不是死人說的鬼話嗎？！（台下又發出各種怪聲。）

自一九二四年至今——一九二七年九月，在這三四年當中，我們鄉村農民私人經濟力量的發展，真是如史達林同志所說『比任何國家都要快些，』現在我將農民膨脹的現象，據最近確實的調查，報告一下：

。 鄉村農民

發展的狀

中農	富農
33%	9%
45%	12.8%
48.1%	13.4%
55.7%	16.9%

况 · 百分
比 ·

年分	貧農
1924	58%
1925	42.7%
1926	38.5%
1927	27.4%

上面的數目，與史達林同志所報告的，略有差異；但不管根據史達林的報告也好，我的調查也好，總之貧農年年減少，中農富農年年增多；換句話說，就是貧農變中農，中農變富農，富農就是鄉村資產階級，鄉村資產階級年年的增加，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好現象麼？資產階級，不論是城市的與鄉村的，都是無產階級的死對頭，何況我們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之下，有如此大的資產階級的力量伸張呢？我認爲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權之坟墓，將要造成了；可憐史達林同志偏要認此坟墓爲無產階級的樂土！社會主義成功的壁壘！這真是高談妙論！古今奇異的無產階級之學理！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史達林混蛋主義！呵！或者我錯了，史大林同志常稱他是列寧同志的頭等弟子，列寧主義的忠實信徒；同志們都知道，史達林同志壓迫與他意見相左的同志，是何等毒辣！不是聰明透底的人，如何做得出來？是的，史達林同志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我以爲就是聰明透底的人，才專門會做蠢才的工作，賣階級的勾當；自命爲馬克司主義的正統派一

——考茨基，他先生不是聰明絕頂的人麼？然而他確是實工人階級的老手；我們親愛的中央總書記——史大林同志，不幸也走上考茨基的路了；致使整個的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并連害了共產國際，都陷入絕境！

最近幾天，我們又得一些很嚴重驚人的消息與事實；這些事實，是鄉村農民私人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反映出來的；總結來說，就是『鄉村資產階級，聯合城市反動的投機商人——城市資產階級，開始向無產階級進攻了。』這些事實的發生，證明我前面說的話，一點也沒有差。這次的事實是：鄉村富農，勾結城市投機商人，乘此秋收時期，秘密組織大規模的團體，集中資本來，在鄉中秘密收買貧農及一部分中農的賤價麥子，把鄉村中的麥子，完全秘密買去而壟斷了；他們買賣間，私自商議，不使貨物上市，致使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下鄉去買不出貨來；於是麥價就無形高漲，他們——富農與投機商人，又在其中興風作浪，大搗其亂，弄得對外貿易委員會出高價也買貨不到手，就買一點，已經吃苦不少。同志們！我們大家都知道，蘇維埃對外貿易，是由國家專辦的；蘇聯出口貨的大宗是麥子或麵粉，而今國家收買麥子，既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國家出口貿易，當然受人重大的打擊與損失；這不是我們前面已經說的『鄉村農民私人資本，控制國家城市財政』麼？如此，無產階級的政權，是不是要發生動搖與危險呢？同志們！這些事實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這是史大林同志歷年來專政的好成績呵！我們不能不為聯

邦共產黨呼救！更不能不為蘇聯無產階級打不平！我站在無產階級的面前，以共產黨員的資格，毫不容情的要打倒史大林！——打倒賣工人階級的史大林！否則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權，馬上要被史大林變成農民政府！而共產主義前途，誰人敢保險是光明而不黑暗呀？！

第二節完，全文未完，以後尋得筆記，再來發表第三節，自經過了這次公開鬥爭以後，不到二月，杜洛司基就被開除黨籍，（一九二八年一月），他想打倒史大林，史大林先發制人，打倒了杜氏，最近史大林的『新新經濟政策』之實施，不管牠成緒如何，行得通行不通，但總之是受農民私人經濟發展的壓迫，與反對派之攻訐，所以迫得中央總書記——史大林沒有辦法，東想西想，妙想天開，才發明了所謂『新新經濟政策』，『新之經濟政策』全部內容如何，我現在還沒有知道，但報紙上常見有蘇俄農民暴動的記載，我以為蘇俄的生死關頭將到了，記述者附識。

莫斯科

第三國際
中國共產黨
聯邦共黨

內之黑色恐怖

朱便

北伐軍很快的打倒長江流域，奪取武漢，佔領滬甯。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在這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之囂張跋扈，那還了得呀！大家都知道，而且看見，或者親身經歷過；把持黨務，排斥國民黨員；操縱羣衆，搗亂市鄉，爲難政府，正而進于招集流氓武裝工農，想推倒國民政府，奪取政權，消滅國民黨而赤化中國；這種野心的企圖，不可謂不毒而且辣！國民黨和黨政府，在此時實在危險極了，若不是中央監委吳稚暉同志主張驅共，十六年四月十二蔣介石同志毅然清黨，滬甯兩地同時舉行；解除了上海二四千人武裝；毫無疑義的，國民黨的政權倒了，現在中國不知又是甚麼狀態！爲了這次清黨，又引起黨內不少的風波，首先左傾領袖汪先生不贊成，第三國際和聯邦共產黨中央失望，恐慌之餘，想起國民黨還有汪精衛先生可以利用，或者還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救星也說不定，於是馬上命令中國共產黨，所把持的國民黨部，一致動員，歡迎汪先生回國主持黨務！由第三國際直接派代表一面拍電報去歡迎接洽；汪先生亦告奮勇願意回來解

赤裸裸

二七

決黨內紛爭；第三國際與聯共中央趕快準備專車迎駕；很快的，汪先生由西歐入東歐三天三夜就到了莫司科了，那天我們一般中國黨員都在想：汪先生若到了莫司科，學校黨部必然的妻命令我們去車站上歡迎；那知不然，汪先生來了，我們都不知道，汪先生去了，我們亦不知道；大家等了幾天，不見來的消息；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不耐煩起來；彼此互相詢問，都不知道；問到黨部中的俄國指導員，亦不知道；大約汪先生已到海參崴下船了，聯邦共產黨的機關報——真理報上，才登出已到上海的消息；隨後我向東方部工作的中國共產黨同志調查一下，才曉得汪先生在莫司科住了三天，與第三國際和聯共中央決定一切，扮作了外國人專車到海參崴，又特別快船趕回上海，馬上同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保障國共合作；并與南京中央諸同志商議不合，而秘密離上海到武漢，以表示對第三國際和聯邦共產黨的好感。

上面就是莫司科中共黨內黑色恐怖的遠因，那知汪先生到武漢不三月，發現了第三國際的陰謀——命令中國共產黨組織武裝黨員二萬，工人五萬，農人十萬，為中國紅軍的基礎，消滅武漢政府，奪取政權的惟一工具；汪先生至此才覺悟！過去受第三國際的優待，原來如此，所以與南京中央合作，實行清共，全國各地都幹起清黨運動來了；中國共產黨在這時期可算再難不過了，既見逐於滬甯，復不容於武漢，甚而全國人都痛恨；起同來時黨內又大起分化——逃的逃，散的散；死亡脫離者又去大半；最盛時期中共

全國黨員團員共有九萬至十萬人，經過了這次颶風駭浪之後，是年十二月共黨中央向第三國際報告的，全中國黨團員總共只有一萬五千數百人，第三國際和聯邦共產黨——特別是布哈林與史達林氣慌了！於是第三國際對中國革命問題，給中國共產黨一個決議，（原文約二萬字）茲摘譯重要大意是：

……中國的革命，局部的，暫時的，失敗了；失敗的原因，自然很多而複雜；以前我們認為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是很革命的，尤其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領導下的一般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青年學生；在中國共產黨影響之下，是不會反動的；現在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就是說汪精衛領導下的整個國民黨左派——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青年學生等，已經背叛了中國的無產階級，出賣了廣大的中國工農羣衆，放棄革命，而投降於大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去了，整個的中國，依然是在國際帝國主義指導之下，重蹈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時代之舊轍，現在我們應該不容氣的自己承認錯誤：第一，第三國際過去對於國民黨左派估量錯了，太相信汪精衛了，太優待左派了，第二，中國共產黨中央本身犯有機會主義的傾向，尤其是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公然反對第三國際的命令，今後我們除應改組中國共產黨中央外，并須注意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青年學生；不但在中國的黨內應該注意，就是在蘇聯境內的中國黨員中也應該注意；爲的是他們一般人根本有些動搖，實際上靠不住，不管他是老黨員新黨

員，一上了戰場，就要倒戈；在武漢政府清共後，登報申明脫離共產黨者，報告祕密機關者，老黨員還少了嗎？這就是明證，因此，第三國際爲中國革命前途計，爲鞏固中國共產黨組織計，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計，命令中國共產黨，撤消黨內智識分子之主要工作——指導工作，而另以工人份子代之，在蘇聯境內之有中國共產黨員的機關，均須照樣辦理，特別是孫逸仙大學必須馬上執行；因爲孫逸仙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內智識份子之先鋒集團……。

這個議案決定之後，聯邦共產黨中央，改組孫大黨部的命令，第二天就到了學校，原來孫逸仙大學，是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都有，差不多完全是國內大學生，當然是他們認爲的智識份子，小資產階級，就佔百分之九十，工人份子只有二三人，並且這些智識分子，對於黨有相當的歷史，在國內都是曾作指導工作而有成績的，自國民黨滬甯清黨，武漢響應而後，一般純粹的國民黨員，均感坐臥不安，不敢說話，消極萬分；只見共產黨員的活動，而至于黨能跋扈，這般共產黨員，忽然看見第三國際的決議案，又聽得聯邦共產黨中央的命令，這一棒打來心都冷了！垂頭喪氣，大不了然！由恐慌而氣憤，由氣憤而消極，分化。

真的，共產黨部改組了，在黨部指導之下的團體！——學生會，教育委員會，文化委員會，衛生委員會，俱樂部管理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等羣衆機關一齊都改組了；所有在

各機關作主要工作的委員智識份子，老黨員們都打下來了；自不待言，一切指導機關，都強迫派遣不知不識的工人上去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孫逸仙大學內的共產黨員中，就分出兩派來，工人派與學生派，學生派中又起分化。就是老黨員與老團員，新黨員與新團員；自然，老黨員與老團員佔絕對多數，又謂之羣衆派；新黨員與新團員和工人份子，佔絕對少數，又謂之馬屁幫，工人份子上台之後，老黨員和團員——羣衆派消極而不問黨國大事了；新黨員與新團員就乘機活動，努力拍工人份子的馬屁，更甘言獻媚拉攏黨部俄國指導員——書記；這樣一來，工人在台上請鬧，智識份子中之新黨員與新團員，就當檢台老板，俄國毛子就當太上皇帝，一切工作都做不起，弄得學校中黨中一塌糊塗！工人份子沒日辦法，便野蠻而猖獗起來！每日遇着這班不講話的老黨員，就指豬罵狗，引東瓜罵南瓜的亂吠：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看見中國革命失敗，就動搖起來反革命；吃了我們無產階級的麵包，還不耐煩，更想叛變我們無產階級而回去當資本家，反革命！殺我們的頭；那知不行了，現在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祖國，無產階級的天下，你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都要受我們無產階級的指揮，要守我們無產階級的法律，不然你們的狗命要不成……。凡下課之後，上食堂之前，與在會議場中，以及講演台上，每天都要聽得這些要通不通罵人的話，所謂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老黨員們受嗔氣，吃嚼虧，整整的有了半年不敢啓口，畢業了，又到野營

裏去實習軍事工作二個月，弄得終日都在稍息，立正，開步走；托槍，放槍，向後轉；打衝鋒擲炸彈，鬧得精疲力竭，那裏還有閒心去管受氣不受氣？

好了，野營中實行軍事工作兩月滿了，奉命到阿爾根休養所去休息一月；大家歡天喜地的解除了武裝，一羣一隊的到阿爾根來白相，就有二百多人，每日三餐一次茶，無所事事，也還好過，飽食之後，彼此談天，想起上半年受的氣，學校辦得太不成話，工人如此猖獗，馬屁幫如此其壞；聯邦共產黨中央之放縱工人，工人造出許多罪惡來，聯共中央那裏知道這些黑暗？我們要想設法向第三國際，聯共中央，中央代表團報告一下才好，不然任他們這班流氓暴徒，宵小無恥之輩，把持了工作，破壞了黨部，污辱了主義，將來回國去，中國共產黨不知要被他們這些不學無術的浪人，幹到甚麼地步！當然的，這羣智識份子遭過了嚴重的，難堪的侮辱和壓迫之後，必然趨於團結而謀反攻；現在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正是給他們一個好機會，準備活動的時期，在休養所，不上一星期，一傳十，十傳百，就將這個意見完全交換了，造成一種很大的反攻勢力；於是約定時間，在附近森林裏開了一次祕密大會，徵求意見，決定進行計劃，選出二十一人為執行代表，組織祕密委員會辦理一切，二十一代表分工合作，馬七組織起來：

1. 起草委員四人：李血泥，閻毓珍，焦有功，張玉符，
2. 翻譯委員四人：徐正安，沈宗恆，西門宗華，李國士，

3. 宣傳委員拾人——林登嶽，千如常，林友梅，王心恆，楊先澤，趙心奮，林友石，黃雪漁，（東大代表）俞季女，劉宗華，

4. 交通委員二人——林啓鏞，王友直，特派駐校調查專員葉學純，

這樣大規模的組織，雖係秘密的，臨時的，但這班野蠻的工人和拍馬屁的份子，那能使他們一點也不知道呢？馬屁幫得了這些消息，趕快的就向工人黨部報告了，野蠻工人中的健將——組織部長李劍如，不管三七二十一，狗咬的！牛尙的！媽屁娘戾大罵起來；并且馬上就要去打那些秘密組織的委員們，還是馬屁幫的首領——陳紹禹李竹聲聰明些，將他勸着說：不要忙！慢慢來！弄清楚且去打不遲，於是他們把這些事報告了俄國毛子，馬上招集一個活動份子秘密會議，決定四項對付辦法：

1. 以學校特別黨部名義，將這個反動的秘密組織，速即報造第三國際，聯邦共產黨中央，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

2. 速派方樂周，查識雲，楊尚昆，盛忠亮，傅繼英，沈宗源，左叔亞，王履冰，袁蕪芝，王蘭英，秦纒雲，鄭淑子，蒲秋潮，雷芝平，廖竹君，吳近，曾宗壘，張國樹，晏碧芳，……；等二十人爲偵探

3. 設法取得他們的文件，名單，和一切反動的證據

4. 必要時由組織部派同志去武裝搜查，并指定李劍如朱長青等八人負責，

時局緊張起來了！莫司科到阿爾根這百多里的鐵路上，日夜不絕的馬屁股之偵探往來；砲兵學校，步兵學校，騎兵學校，工兵學校，以及陸軍大學等——凡有中國共產黨員的機關，每日都有秘密委員去宣傳員之足跡；公園裏，花園中，山坡下，河邊上，時常可以遇着三三五五的中國共產黨員，私語密談，都是爲的這事，弄得所謂同志間感情惡劣異常，仇敵一樣。

不成問題的，這秘密委員會的起草機關，被他們發現了，第一次組織部長李劍如氣勢汹汹的厲米長霄兩個工人來查問：你們這裏是反動派的起草機關嗎？這四個起草委員很客氣的答覆：我們是在起草上中央的呈文，絕對不是反動；這裏是第六號寢室，不是甚麼機關，李部長又說：甚麼是呈文？看得麼？起草委員說：不但你可以看，全體同志都可以看，第三國際，聯共中央，中央代表團更可以看，李劍如聽了這話，全身都冷了！失興之至！向起草委員又問：爲甚麼陳紹禹，李竹聲說你們是反動呢？起草委員答道：這是他們造謠，或者設有弄情楚！不然請你看看，那一句，那一字是反動？李部長順手接來一看却認不得一個字；原來李部長是目不識丁的，有眼如盲；他便笑說道：既是我都看得，當然是好的，不是反動的了；還稿而去，這幾位起草委員，以爲沒有事了；那知李部長回去報告，被陳紹禹李竹聲兩位軍師痛斥一頓：你這土豹子！太蠢了，爲甚麼還他稿子不把他帶回家？你上了他們的當，他們明明明白欺你不識字！所以才掣給你

看，你趕快再去想方法奪取回來，不然遲了，他們拏來藏起，你那裏去找？說得李劍如頭昏眼花，隻字不能回答；一直跑出去找朱長青大塊頭，你趕快去把郭元興，李阿四他們喊起來，在黨部裏集合，能多找幾個來更好！觸霉頭了！我去食堂裏拿刀就來，你快去！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工人，歐戰到法國的華工，加入共產黨後，轉到莫司科孫大來的——拿刀弄棒的飛奔大罵而向港六號寢室來了，——嚇得這幾位起草代表魂不附體！關門的關門，跳窗的跳窗！但那裏來得及？其他寢室的人，見他們來勢凶惡，亦四處逃散，他們武裝工人，不分青紅皂白，見逃的人就打，呼號之聲震野！可憐這四位起草代表中就有三位打得頭破血流！呼天叫地！地上亂滾，慘聲震於林屋；他們打的打，搜查的搜查，擎着刀子，叉子，木棒急幹，入媽入娘的亂罵，休養所的醫生，看護都驚動了，急急跑來站在旁邊勸解，但是不敢近去，恐遭誤傷，自然，那裏生効？醫生看護只有哭喊同志們！你們是中國共產黨員呀！你們是中國的革命青年呀！都是中國工農的優秀份子，何以當成仇敵殺呀！蘇維埃境內有法律在，絕對不許你們這樣慘無天日的亂幹呀！正在打的不可收拾的時候，休養所的臨時管理員，趙志龍，潘錫朋兩人，（亦是孫大學生）看見被打的人要死了，拚命的向前封了兩個工人的手，同時醫生在附近請的革泊武G.P.U.，俄文即政治警察）也來了，這場慘案才算停止；受傷的人，醫生收拾抬去了，十八九個凶手見革伯武來了，就東一個西一個溜了，只有李劍如笨，被革伯武捉住了，要

帶他走，到革伯武辦事處去，半小時前如狼似虎的李部長，現在被捉着又像死狗一般，既不識中國字，更不能說俄國話，要他走，他又怕，不願走，又不能談話，沒有辦法，只有大喊：陳紹禹！李竹聲！你們要我來幹，現在我觸了霉頭，出了禍事，爲甚麼你們就不管我了？！跑散的人們又漸漸的回來了，圍着被捉着的李部長，大家都在革伯武面前說他壞話，陳李兩個馬屁首領，被李劍如喊得無法可施，只有仗着胆，紅着臉，戰戰兢兢的出來向革伯武交涉，代他申辯，但不生效，革伯武一定要帶他走；真正有辦法了，革伯武將李劍如捉起去了；陳紹禹李竹聲急得要哭！趕快跑回英司料，向學校特別黨部書記，俄國毛子——白爾登報告，白爾登亦覺棘手，又約着去找校長米夫，他們才以學校名義，校長資格，連名去把李劍如保釋出來，這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午後三時發生的事。

雙方都受驚着急，不過工人派馬屁幫，他們有俄國毛子做靠山，所以幹起事來順手些，佔便宜得多，只可惜這班識智份子老黨員們，尤其是選出來辦事的廿幾位代表，駭得不敢回去，都向莫司科跑；但事已至此，絕對放不下去；於是代表們當夜就在莫司科，彼諾夫斯基街，孫大弟三宿舍，葉學純寢室裏，開了一次悲壯激昂的代表大會，（因爲那個寄宿舍的人，都到休養所去了，只有葉學純同二三人裏面，很清靜的）決定明日繼續積極進行，分頭去向第三國際，聯共中央執委，聯共中央監委，中共代表團報告

慘案經過，并陳遜未搜查去的呈文，原來李劍如帶着武裝工人去搜查毒打的時候，他們的呈文已經用複寫紙寫好了，只是還沒有翻譯完全，搜查去了兩份，還有兩份被逃脫的閻毓珍帶到莫斯科去了；當夜會畢之後，馬上又分工騰寫兩份，整夜翻譯，原文很長，約二萬五千字，現在我將那主要的意見簡單敘一敘：

聯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鈞鑒：自中國革命失敗後，孫逸仙大學中國國民黨員，均已先後送還回國，今年來學校中差不多完全是中國共產黨員；實際上孫逸仙大學變成純粹的中國共產黨大學；換言之，就是孫逸仙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員在蘇聯學習無產階級革命之理論與經驗的唯一機關，中國共產黨員在此學習的使命和任務，實關係於將來整個的中國共產黨，及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其意義若何重大？聯共中央之開辦孫逸仙大學，其目的亦就是在訓練中國共產黨員，使能勝任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之艱巨任務；此理甚明，迨自新校長拉澈克解職後，（拉澈克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極左派三傑之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德國革命失敗，盧森堡，李卜克內西死難，拉澈克逃俄，一九二五年被任為孫逸仙大學第一任校長。元二七年因與杜洛斯基反對史達林而被撤職，讀者註）校中實施不當，黨務辦理尤多不善，以致校中風潮疊起，爭端百出；去年前副校長阿戈爾與黨部書記色金可夫之爭權奪利，互相攻訐，各拉羣衆，而又引起中共黨員間之糾紛與小組織，此即明證，中央早已知之，今日孫逸仙大學之壞現象，尤有甚于昔日！以黨務言，黨務工

作停頓而腐化矣！黨部中工作本極簡單，但打字職員，則有八人之多；半年來久經羣衆要求宣佈之工作計劃大剛，至今尙無結果；每週照例之國際政治報告，本屆黨部一次未請中央派同志舉行；本校原爲統一之共產黨員——中國無產階級之戰士，代理黨部書記白爾曼同志強分爲工人，學生兩種對峙的階級；近更使中國工人同志對於學生同志，橫加侮辱，漫罵，昨日更命令大批工人同志持刀弄棒，毒打上中央意見書之起草同志三人，尙在醫院死活未知，詳情另報，凡此種種，錯誤實多，不勝枚舉。以校務言，則校務之腐化尤甚！令人痛心極矣！俱樂部固爲羣衆娛樂之機關，但指導員絕不需有常任十人之多！校務處尙有中國同志幫助工作，尤不必有三十七職員之衆；中俄印刷所尙未開工，絕不容先雇工人二十餘坐領工資；全體學生不到五百，而全校教職員則已超過三百而至四百；（三百七十餘人）際此蘇聯國家財政拮据之際，中央厲行一切合理化之時，而孫逸仙大學則廣設冗員，浪耗經費，此非腐化之鐵證乎！其他如馬丁諾夫迺中央特派來孫大服務之唯一政治經濟學教授，而被校長米夫排斥，吵鬧而去；中國問題一科，自前校長拉的克去後，至今無人敢講——尙付缺如；唯物主義教授，均係麵包貯藏室，復請更換，均置不理；……要之學校校長米夫，與學校黨部書記白爾曼，狼狽爲奸，迺有今日腐化惡劣成績；懇請中央派員調查，將米夫，白爾曼兩同志明令撤職嚴辦，改組孫大，……孫逸仙大學生：拉兵斯克，考尼姑，拉生，苦士克，沙瓦夫，土明諾夫

，哈拉林，古多夫，拉娜野夫，活寡婦，愛殺夫，死愛她，好多夫，……等百八十四人同簽名，四個謔譯，弄了一夜，仍然沒有譯完，天已大亮，只得分頭出發，四個謔譯，四個代表，先到聯邦共產黨中央執委會去，史達林沒有工夫，就派宣傳部副部長他也司坦來接洽，問明來意，他早已知道此事了，這當然是學校黨部書記白爾曼於昨夜已先去報告了，副部長命令兩個謔譯口譯，叫兩個女打字員聽打，同時打三份，這樣省了許多力；其他兩個謔譯四個代表，又到聯共中央監委會去，我們學校黨部書記——白爾曼已先在那裏等候了，彼此見面，各自知道來意，點頭強笑，很不自然；那時我心裏這樣想：原告被告同時到，很妙！這是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時的事，不一刻工夫，呵！大批人馬到了，五十人，都是由阿爾根休養所回來告狀的；還有五六十人在後面，想向中央請願，懲辦凶手，因未得代表同意，沒有來中央黨部，而到學校中去了，現在來的，都是有傷可查的，各人都備好受傷報告，請求中央監委主持公道，他們內中有打破面皮的，有打傷手部肩部的，有打腫頭額的，有打傷眼鼻口部的；種種帶亂傷的人，就塞滿了監委會三樓——主席鴨落沙夫司斯的辦公室門口，直到十一時，內面才請我們代表進去，鴨先生很客氣的，大家坐了，鴨先生早知來意，我們逐一報告慘案發生的原因與經過，希望聯共中央監委注意解決，他老先生答覆——須俟你們意見書全文閱悉後，再會同聯共中央執委，第三國際，中共代表團，共同解決，我們去了，留下謔譯三人與受傷羣衆在那

裏謔譯傷單，如此就去了一個整天。再到聯共中央去看，已是午後一時了，我們的意見背還沒有謔譯到一半，恐怕再要一個整天才得完。我們四個代表出來，又去中央旅店去會中中央代表團，那知一人不見，一日內接連去了四次，一次都不得見一人，我們心知有異，沒有辦法，只得回學校裏去看看，那知學校裏當日午後又出三次打人案，只是沒有武裝罷了，李劍如仍然帶起隊伍各處巡查，遇有可疑的人，就攔着解衣搜查，借名搜查反對派（托羅斯基派）的文件；如加抗拒，則遭拳打，而恐怖之景象，已由阿爾根移回莫斯科學費中舉了；我們回到學校時，已是吃晚餐的時間，學校中除了恐怖現象仍然存在之外，驚然更增加一種口號——打倒新反對派！仔細調查，原來是學校校長——米夫，黨部書記——白爾曼，馬尼幫首領——陳紹禹，李竹聲等，會議決定下來給我們的新罪名。準備請願的同志們，見學校中繼續進行恐怖政策，大家又逃回阿爾根休養所去了；夜深了，不得結果，代表們只得回彼得諾夫司基宿舍商議明天的事。當夜謔譯回來報告，說是明日午前可以譯完，大家睡了。

九月二十早晨，被打的代表們，又去會中共代表團，仍然鬼影都不見一個，反身來又走聯共中央執委會及監委會，想報告恐怖現象繼續進行，請中央明令制止，以安人心，不知仍不得要領，見了兩個不關重要的職員，只答應可將來意轉達上去就罷了，又跑第三國際，第三國際一推，這是歸方東部的事，你們去找東方部好了。但東方部的主任

，就是我們貴校長米夫；他現在就是我們的頭等凶首、當然不會理我們的，我們去找他幹嗎！真是：四方皆黑暗，無處見曙光！出門來無處可走，只有望空長嘆！中國共產黨！布爾世維克！第三國際！就是這麼一回事呵！全世界無產階級得知，誰不抱頭痛哭！？欺騙了中國的工農羣衆！欺騙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嗚呼！共產黨！共產主義！！

沒有辦法，真沒有辦法！轉回寄宿舍去罷了，走到寄宿舍門口，就見內面有許多同志在那裏高談闊論，彷彿是在吵鬧一樣，他們見了我們代表回去，如孩子見了媽媽一樣，大呼：哎呀！你們到那裏去了？！我們到處找你們都不得！今天上午李劍如又帶起隊伍到阿爾根打人！陳奇，文鄂的頭都打破了！說是打反對派；駭得我們又跑到莫司科來，（陳奇，文鄂，兩人是真托羅斯基派）代表們聽了這事，心裏更是緊張；就將上午跑了各處不得結果的情形，向大衆報告了，羣衆聽得這個消息，好不失望！如冷水由頭上淋下來一樣，心裏難過！都要大哭起來！怎樣辦呢！葉學純說：會人不得，我們只有打電話再報告中央，都說好！於是打電話給聯共中央：甚麼事！打人的慘案，今天又在阿爾根重演了！請中央設法制止，哦！聽說是打反對派，不關你們的事吧？只要你們不是反對派，那絕無危險的。電話挂了，再喊也不答應；那裏有你多說一字的餘地？葉學純下來對羣衆說：中央說的是打反對派，不是打我們，叫我們不要管，大家聽了這話，又氣！又恨！又沒有辦法！代表們提出主張；都到學校裏去，他們該不會再打了吧？待三五日

：看中央如何解決，好！回學校去！阿爾根休養所我們不敢住了，百多人，三三五五的就到學校裏來了。

啊呀！不得了！李劍如的隊伍又回到莫司科學校裏了！在學校門口攔路搜查，把我們的代表王友直，焦有功捉到黨部裏去了！羣衆至此，忍無可忍，大譁起來！擁塞於黨部門口，因關了門不得進去，就亂喊亂叫：你們有什麼資格胆敢擅自捕人！？若是查有反動嫌疑，儘可以報告章伯武來擊，用不着你們代勞！現在不是軍事共產時期，爲什麼這樣蠻橫無理！開門呀！放人呀！不然我們就都闖進來了！那種悲壯激昂的景象，大有類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老閘捕房門口一樣，正在危急的時候，葉學純跑到教務處又打電話：親愛的中央呀！恐怖更加厲害了！趕快派人到我們學校裏來看呀！！不然羣衆要暴動燒房子了！！我馬上打電通知學校黨部，派人就來，這次電話打好了，不一刻被捕的人放了。中央派來的人也來了，公社佈告處貼了一張俄文告示：孫逸仙大學的同志們：連日校中發生不幸的事，應即速停止，候中央正當解決，聯邦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總也司丹，一九二八年九月廿日。

恭喜發財！這張中央告示出了，恐怖時期才告結束，大家都盼望中央正當解決，而且要快些正當解決，等了一個星期，不見影響，派人去聯共中央問問，回覆說：已經解決了，今天才解決的，你們回去便知，好了！很高興的跑回來，果然畢業這班學生，正

在吃中飯的時候，學校新書記，（不是黨部書記）尼里也夫，忽然跑進來說：請下列同志注意！欲司克，浪八夫，木兒，迷殺夫，安魂六夫，好浪司基，爸爸沒婦，她沒夫，好寡婦，滿肚兒……等十八位同志，飯後到聯共中央工作介紹所談話，哎呀！慘案問題解決了嗎？聯共中央說的正當解決，就是這樣正當解決了嗎？這十八位同志中，就有十五個是此次慘案中的羣衆代表，羣衆代表共（字）人，除了打傷三個還沒有出醫院外，再加上這十五個，共是十八個了，還有三個跑脫了，大約是他們馬庇幫的份子不努力，沒有偵探出來，名單上格外三個，就是真正反對派的弟兄，這是一九二八年九月廿七日的事。

這十八位同志快快的到了中央工作介紹所去，那位主任不知姓甚名誰，他很謙和的說：現在西比利亞各地政府機關，都打電報來請中央派同志去工作，中央就派了各位同志去，很好；在那裏工作，每月生活費有百奴布至百廿奴布，同志们一人生活，每月無論如何是有餘的，大家問他什麼工作！好多時間呢？他說不一定，農業也有，林業也有，鑛業也有，漁業也有，至多四年就可以回來，各人不在一處，相距也不過千多二千里，彼此可以通信，大家聽了，面面相覷，不禁暗中流淚，一直白肚腸裏面骨碌碌的淌下去，半天說不出話來！心裏暗想：我們爲什麼要來莫司科？爲什麼要相信共產主義？爲什麼要加入共產黨！呵呀！這是沙皇時代充軍的辦法呀！！我們情願殺沙皇充軍，不願被聯邦共產黨充軍！情願在共產黨外死！不願在共產黨內亡！我們中國共產黨員在俄國來

犯法(？)受罪，真是今生不會夢想得到！同志們！事情就是這樣了，每人百奴布做路費，介紹書一封，各人按書面地址而去，十月一日以前，無論如何要動身，十月一日以後，莫斯科沒有你們住的地方了，主任改了口氣，很嚴重的這樣說。彷彿監獄官對囚犯的態度一樣，去吧！咱們怕死嗎？

慘案至此，完全解決，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殺非共產黨人，謂之赤色恐怖，非共產黨人殺共產黨人，謂之白色恐怖，但共產黨人殺共產黨人，又謂甚麼恐怖呢？我在書中沒有見過，亦無以稱之；只有名之曰黑色恐怖，就是說黑暗中的恐怖，這恐怖之可畏，可恨，甚於其他一切恐怖，國人們！共產黨的人們！！迷信共產黨的人們！！你們不要以為共產主義好，共產黨也好！！共產黨的組織訓練更好！！便拚命的相信牠！迷信牠！！想加入永久而愛牠！！那便是自己入了坟墓，我在共產黨中資格雖不老，但也有六七年的歷史了，(一九二四年加入的)老實說：到莫斯科之前，是我盲目相信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到了莫斯科之後，雖然相信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但不十分堅決了，直到畢業了，親自遭受了這場黑色恐怖，看透了他們一切黑幕，連日奔走於聯共中央，中共代表團，第三國際，均不得要領，而結果竟被充軍，使我氣憤！使我寒心！更使我傷心！因此犧牲六七年的歷史，退出了共產黨下了最後的決心！！

莫斯科中共黨內之江浙同鄉會

黨潮之三，元
二八，上季期

愛沙夫

似乎奇怪，中國共產黨裏面，有封建殘物之同鄉的組織；在莫司科的中國共產黨內，有江浙同鄉會的發生，似乎更是奇怪了！大家都知道，共產黨不但在中國是左傾之至，而且百折不同，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左傾已極的政黨了，資本主義她都要拚命打倒，那裏還容得下封建式之遺物——同鄉會？或者中國人特別奇怪：無論什麼東西，經過了中國人之手，就要發生變化，如輕氣遇養氣，就成水了一樣，其實不然，這毫無足怪，中國人固特長於此，外國人又何獨不然？莫可科這個江浙同鄉會，因為恐慌了第三國際，急殺了聯邦共產黨，更氣壞了中共代表團，這其中究竟有些甚麼玩意兒呢？待我敘述出來，就可知道中國共產黨內之一班的小組織和小派別了，第三國際和聯共中央，何以這樣關心？這當然不是第三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才如此注意，各國政局變化，對各該國的共產黨也是如此。

中國時局變動，時常引起中國共產黨內部變化與鬥爭；同時亦引起聯邦共產黨與第

三國際，對中國時局的策略，對中共的態度，而加變換，簡單說來，就是不管中國共產黨也好，聯邦共產黨也好，第三國際也好，他們的組織，計劃，策略……等等，都要隨中國時局變化而變化，隨黨外鬥爭而引起黨內鬥爭。例如滬甯清黨，武漢分共，中國時局驟然變換，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失却公開活動的時期，并且黨內除分化而外，又大遭屠殺。同時第三國際聯邦共產黨內部也大起鬪爭，不久即派大批專員到中國來，迫令改組中國共產黨中央；於是中央委員譚平山彭述之被開除黨籍，中央總書記——常務主席——陳獨秀撤職留黨查看，而以瞿秋白代理中央非常總書記。瞿秋白以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生，一躍而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當然受寵若驚，不勝榮幸，但奉命於敗軍之際，受任於危難之間，不得不鞠躬盡瘁，火竄氣力，故拚命集合本系殘兵敗將，而有十六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獨立之舉，十二月十一日佔領廣州，奪取政權，成立蘇維埃政府之組織。在這個時期當中，是中共黨內安徽幫最倒霉，江浙幫最盛，兩湖幫勃興的時期，天不如人願，南昌獨立不成功，廣州暴動又遭失敗。聯邦共產黨與第三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及中央今後工作方針和策略，除有了公開的決議外，（見第三國際第八次決議案）至此時——廣州暴動失敗以後，又有秘密決議，這個秘密決議的全文，不但我們沒有看見，而且不能看見，就是中共代表團也沒有而且不能看見。牠的大要是：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是完全靠不住，就在黨內有歷史，有

相當功績的智識份子，也是一樣；前如陳獨秀之抗命投機，譚平山之腐化忘黨，賈階級；近如瞿秋白之軟弱無能，不徹底，工作無整個計劃；蘇兆徵之書生面目，紙上談兵，就可看見，以致中國革命屢次失敗，犧牲多而不成功，今後第三國際對於中國的黨，應嚴加整頓，澈底解決——盡量提拔工人份子作黨的指導工作，尤其是中央執行委員會裏面的委員，非工人化不可，沒有辦法的時候，智識份子亦只能負幫助之責……。

這個秘密決議的內容，是我在第三國際裏面一個高麗同志告訴我的，不久久瞿秋白辭職，向忠發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事實發現，而消息傳到莫斯科來了，毫無疑義的，這是第三國際實行他的秘密決議，而高麗同志告訴我的話，完全正確了。向忠發是何許人？馬克斯的信徒麼？不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家麼？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元勳麼？更不是，國人們，同志們——尤其是在武漢政府時代做過工作的同志們，或者知道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向忠發先生，他是湖北木船水手，民國十三年二月七日，京漢鐵路總罷工——所謂二七紀念。吳佩孚，蕭耀南殺了大批工人，向忠發先生就在此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而出了大風頭，今當了中國共產黨唯一的指導者——領袖，其實認不得斗大幾個字。（我這話不是賤視他，實在是他在老先生沒有學識能力來指導中國共產黨，更構不上指揮所謂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既當了總書記之後，才拚命學讀書，學看報，到了莫斯科學習了半年回來，也可以做二三百字的文章，不過要人修改罷了。）這也很好！民

國十七年一月，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向忠發先生，奉召到莫斯科受訓，并帶了大批弟子——廣州汕頭暴動失敗之後，逃亡的共產黨員，來莫斯科學習，這時的向忠發先生，真是八面威風，萬眾擁護！——真正中國無產階級的領袖，中共黨內兩湖幫氣盛一世，同時山東幫的三等走狗，如王崇五，蘇美一等，與安徽幫的小醜們——如陳紹禹，李竹聲，陳源道……等，極力拉攏，江浙幫無形慘敗，受氣不小。

勢所必然的，一幫成功，一幫失敗；成功者公開活動，氣餒迫人；失敗者秘密給合，以期報復，在此種情形之下，所以促成江浙幫秘密大聯合；所有在蘇聯境內凡有中共黨員的一切文武學校，如東方大學，孫逸仙大學，砲兵，工兵，步兵，政治等校，他們都聯合起來；只要是不滿於向忠發派——兩湖幫的同志們，都聯絡拉攏，不管是那省人；但實際上是江浙份子居主要，而且佔最多數，其次與他們表同情的要算兩廣幫佔多數。很明顯的，在朝的兩湖幫取得安徽幫，與山東幫，而打江浙幫與兩廣幫；因此，江浙幫聯合兩廣幫，并拉攏其他各省的份子，而反抗兩湖幫，內幕的事實是這樣。不兩月，所謂江浙幫的組織，被兩湖幫份子知道而報告向忠發了，但苦無證據，怎樣辦呢？向忠發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代表團的主席之資格，向第三國際和聯共中央報告，中共同志中，有江浙同鄉會之組織，并請秘密派人檢查各校中共黨員各地往來的信件，當然請求照准，於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孫逸仙大學，陸軍大學，高級射擊學校，步兵學校、工

兵學校，砲兵學校；在列甯格勒的軍事政治學校以及飛機學校；在南俄克也夫的軍事專門學校等，均有中共中央——向忠發秘密指派的信件檢查專員在內。不錯，成績很好，時機亦巧，不多幾天，砲兵學校王長熙就查得一封信，是由列甯格勒軍事政治學校蔣經國（蔣介石的兒子），寄砲兵學校周策的；信的內容很簡單，中間有兩句主要而犯嫌疑的話：

……我們的工錢發下來了，現在與你們兌五十盧布來，請你們快去照章吃中國飯，否則開除黨籍，……。

王長熙先生查得這封信，見內中有『照章』黨籍，『我們』你們』捌字，如獲至寶，高興得了不得！這不是江浙同鄉會嗎？這不是他們繳來的會費嗎？不然何以要『照章』？何以又要開除『黨籍』？并且『你們』我們的稱呼，當然是有組織的了，何況蔣經國，周策都是江浙人呢？毫無錯誤的——必然的，這是江浙同鄉會，噢！蔣經國！他是現在南京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兒子，這證明江浙同鄉會與中國國民黨，南京國民政府有關係，馬上就將此信沒收，拿來報告中共代表團主席——向忠發，向忠發又驚又喜，招集中共中央代表開會，會議結果，都認為這的確是江浙同鄉會，而且這個組織，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死敵，非迅速地撲滅牠不可！於是決定三項辦法：

1. 繼續秘密檢查各校中共學生往來信件。

赤 裸 裸

四九

2. 將此信的內容報告第三國際及聯共中央，并希援助搜查。

3. 將現在得來的結果，向有中共黨員的學校報告，要他們江浙同鄉會的份子，悔過投誠，密告其中內幕，并鼓勵非該組織的同志，祕密偵查，一致起來消滅該項小組織。

第三國際和聯邦共產黨，得了這個消息，駭昏了！馬上訓令有中共黨員之各院校長與各校黨部書記：

近數月來，中共同志中，新發生有江浙同鄉會之組織，其勢蔓延全蘇聯境內，尤其是有中國學生之各學校，均已正式組織成熟，該祕密組織，與中國國民黨，南京政府，均有密切之關係，顯係中國國民黨南京政府，在吾蘇聯境內之特約偵探組織，為吾國吾黨最反動，最有力之死敵，尤足以致中國共產黨之死命，此種大規模之反動組織，各校校長及黨部，為何事前均一無所聞？幾釀成無法制止之大禍，為此，特訓令各學校及黨部書記，今後應嚴密探查，并輔助中共中央從速撲滅此種反動組織，聯邦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部长克拉林，一九二八年三月三日。

這個訓令到了孫逸仙大學，學校黨部書記色佳肯同志給我看，（因為那時我是學生公社黨團書記，所以同他常時發生工作關係，故他能拿給我看，）我說：哎呀！這個東西不得了！我們學生中近來亦會聽得有這個消息，但都不能得到確實證據。他說：哼！證據已經有了，中共中央不日就要來向你們報告。我說：那很好。希望他們早些來！

當日午後三時，黨部出一佈告：本晚七時，有中共中央代表來報告各種問題，請同志們一致出席，在俱樂部。晚飯之後，大家都擁到俱樂部去了，樓上樓下擠得滿滿的，足有千多中俄同志。因為這個問題——江浙同鄉會問題，二三日就轟動了全校，并波及莫斯科各學校，孫逸仙大學尤其熱鬧，所以說是中共中央代表來報告，這個江浙同鄉會當然也是主要題目了。於羣衆鼓掌聲中，所謂真正中國無產階級的領袖——向忠發先生來了！着一件中國的工人短衣，爬上台去，手舞足蹈的說：

同志們：中國革命失敗了，黨外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從前是同情我們，而且擁護我們的，現在已經叛變，而跑到大資產階級的隊伍裏面去了；這是毫無疑義的，列甫說過：小資產階級小智識份子，有時是可以同無產階級一路走，是無產階級的好朋友，革命的。有時是反動的，為無產階級的仇敵；就是革命到了最困難，最危險的時候，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怕起來了，動搖不定，或者簡直反動，倒戈向無產階級進攻；整個的說起來，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是完全反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對於小資產階級，只能利用牠，不能相信牠。列甫同志真是中國諸葛亮一樣，能未先知；現在中國的事實表現出來，及最近我們莫斯科中共黨內所發生的事拿來一着，證收列甫同志告訴我們的話，一點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而且看見，去年國民黨清黨，武漢政府被南京政府軟化，同時遂殺共產黨起來。那時我們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分化，倒戈的不

知有多少。差不多弄來五個人都不敢開會，就開會也各懷異心，各不相信；有很多地方我們的機關，都是被開會的同志，預先報告公安局，而臨時被捉起去，破了機關，殺了許多負重要工作的同志。近來這種反動份子——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又傳到莫斯科了，而且是有組織，有背景，有國際性的一種大規模的組織。同志們！你們請猜一猜這是甚麼？這就是我們中共中央代表團最近在莫斯科查出來的江浙同鄉會！他們有章程，有黨綱，而按時開會，按朝繳費；這樣黨內的反革命組織，是偏於全蘇聯。列甯格勒有，南俄有，莫斯科當然不成問題，各校都有，孫逸仙大學就是江浙同鄉會的大本營；今天在座的同志中，必然有不少的是江浙同鄉會的份子。現在我們代表團，已經查得有七八十封信，百五十幾個人的名單，將來完全把他弄清之後，必然要來痛痛快快解決一下。同志們！你們是中國共產黨員，你們是中國青年團員，你們是中國共產黨費了許多精力，才把你們送到莫斯科來的，你們安安逸逸的在莫斯科學列甯主義——無產階級革命之理論和實際，而且飽食蘇聯無產階級血汗造出來的麵包，吃得不愛了，還要造事——組織反中國共產黨，反中國無產階級，反蘇聯農工羣衆的機關，與南京國氏黨做偵探，當走狗。老實告訴你們罷，你們把地方弄錯了，若在中國境內，我們中共中央，是把你們這班反黨，反革命，反無產階級的份子和組織，沒有辦法；現在是蘇聯境內——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大本營——赤色的莫斯科，你們沒有一個逃得脫。是江浙同鄉會的份子，快點回頭——向

黨部悔過，報告該反動組織的情形，黨部絕不咎既往，仍然認爲是中共的忠實同志，不然，二天由黨部公佈出來，叫你們不死也有二十年官司可吃。不是江浙同鄉會份子——共產黨忠實黨員與團員，你們應該努力與這班反動份子奮鬥，幫助黨部消滅這種反動組織，中國共產黨才有生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才有成功的保障。忠實的共產黨員聯合起來呀！打倒黨內反動的江浙同鄉會！中國共產黨統一萬歲！

向忠發報告了一大堆，說來彷彿很漂亮，很動聽一樣；我的筆記也算寫的很糟糕了，他的演說，更是東拉西扯，雜亂無章，整理起來，又覺得不像一個共產黨人談的話。他以爲在座的人，都是江浙同鄉會的份子，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罵了滿堂再說。弄得大多數人不了然，但沒有辦法，只得勉強叫好鼓掌。否則就怕認爲江浙同鄉會的份子。自以向忠發在各校放了大砲之後，孫逸仙大學校長米夫亦有演說，聯共中央宣傳部亦派人來告戒，除了兩湖幫，安徽幫，山東幫等極少數的親近份子而外，差不多每個共產黨的心理上，精神上，都受了打擊，尤其是江浙人，簡直弄來不敢講話，不敢抬頭，更不敢與人接近，凡見着江浙人，心理總在想：呀！他不知是在江浙同鄉會裏面任的甚麼職務？他是共產黨的仇敵，國民黨的忠臣呀！在此情形之下，他能爲國民黨努力，也還不錯，有些心裏又在罵罵這狗東西，必然是江浙同鄉會的要角，反革命的首領，回國去你就娶我們的頭呀！好胆大！跑到蘇聯來反共產黨！弄得江浙人個個寒心，人人

自危！莫明其妙！課餘飯後，同志們三三五五的在公關裏，在教室內，都是談的這個問題；江浙人只得忍氣吞聲，任人明譏暗誚。如此者差不多有兩個月之久，而江浙同鄉會這個問題，還不見中共中央有解決的消息。江浙同鄉會的下文沒有了，大家等的耐煩，天天催黨部，時時問中共代表團，亦不得若何結果，直到是年——民國十七年五月中旬，大家就懷疑起來了，有說向中發造謠的，不然何以他不來報告了呢？有說已經解決了，而且捉去幾人吃官司。種種推測不一而定。羣衆的懷疑聲浪，傳入中共中央代表團——向忠發們的耳鼓裏去了，這樣，向忠發不能再延時日，失却羣衆的信仰，於是仗着胆子，硬着頭皮，鼓起牛力，又來報告：

同志們：關於江浙同鄉會的問題，你們不要懷疑！懷疑就是反革命！！若是真要懷疑，就是江浙同鄉會的份子！！兩月來，我因為有別的工作忙不過來！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沒有工夫來報告。現在江浙同鄉會的份子，竟自反功起來了，說『向忠發造謠，向忠發怕了，不敢來報告了；向忠發受了一部份人包圍，放出些大炮來，只是威嚇人，打不着一個蚊子着蠅。』同志們！你們放心！我向忠發今年四十五歲了，不是小孩子，說話不負責；我雖沒有讀過幾天書，但我吃的飯，做的事，所見所聞，也要多你們一半，（大家好笑！）況且中國共產黨又是我在負責呢，當然不能吹牛皮，說謊話。若我向忠發真是造謠，你們僅可以打我兩個耳光，哄了我的中共中央書記。（大家又好笑！）現在我

們調查江浙同鄉會的工作，已經有了十分把握，正在整理文件，除前次已經查得的七八十封信和百五十個人的名單外，現在又查得有五十幾封信，并且他們的章程，黨綱都拿得了；共總有百三十多封信，同百五十多人，再加上他們內中寫信來悔過的，投誠的，又有二十多人。現在在這會場中，我都認得十幾個是江浙同鄉會的份子。同志們！這還不是真的嗎？這也是我向忠發造謠嗎？不要懷疑！懷疑就是反革命！！真要懷疑，就是真正的江浙同鄉會的份子！！一個星期內就要解決這個問題。今天第三國際，聯共中央執委，聯共中央監委，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團，有了個聯合命令來你們這校裏，就是爲解決江浙同鄉會的事。

大家聽了向忠發的報告，如此負責，如此強硬，當然絕對真實而的確的了，誰敢再懷疑呢？此後，打倒江浙同鄉會的空氣益見濃厚，益覺緊張，時光很快，一星期馬上就過了，不見此問題的解決，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一個月了！六月底了，仍不見影響，共產黨的學生們又嘈雜起來，問黨部，時期已過，向忠發何以不來解決江浙同鄉會的事？說是向先生到南俄養病去了，關於文件亦帶起走了。但是暑期到了，畢業生要武裝起來，到野營去實習軍事工作，修業生到阿爾根休養所去白相，所謂這嚴重緊張的革命問題，就無形攔起。

下野營當兵的老學生，每日弄得如機器一般，早出晚回，稍息立正，托槍開步走，

赤 裸 裸

五五

就沒辦法了，那裏有心去想江浙同鄉會之解決不解決？新學生呢，因由國內來此不久，言語不通，各種情形不熟悉，當然不能多管閒事。因此，江浙同鄉會的問題，又連攔了七八兩個月無人過問。暑期完了，阿爾根白相的新生回來準備開課；野營學習軍事滿期的舊學生又派到阿爾根去休息；他們真不安分，總想找些事來做，腦子方才甯靜，又來討麻煩。九月一日到阿爾根修養所，當日就請黨部發表解決江浙同鄉會的經過，和檢查得的全部文件，以及懲辦主要份子等。學校黨部慌了！着起大急來！無法可想，只得馬上報告中共中央代表團，聯共中央，及第三國際。但二三日不得要領；這些畢業生有些不耐煩了，向黨部報怨起來：……我們已經畢業了，不能久在蘇聯吃麵包，看看就要回中國去上戰場；但年來莫斯科中共黨內，黨潮高漲，尤其是孫逸仙大學內黨潮層出不已，甚麼旅俄支部；甚麼第二條路線；甚麼江浙同鄉會；等等反動的名辭和組織，均未得一相當的，根本的解決，特別是江浙同鄉會為最嚴重——反動之尤者，到現在整整半年了，還不見黨部解決下來，究竟黨部數月來幹些甚麼工作？今年三月間，中共中央代表向忠發報告來如此嚴重；學校校長米夫演說得那樣緊張；聯共中央宣傳部派人來勸戒是多麼誠懇。五月間，向忠發同志，更以人格，責任担保，說得來活跳跳的一個反動的江浙同鄉會；而且他說一星期內就可解決，聯共中央命令，已經到了學校。現在又是兩個多月了，何以影響都沒有了？向忠發教我們不要懷疑，懷疑就是反革命，就是江浙

同鄉會的分予；但到現在，已經超過他報告的責任期好久了，不見他的實現，把我們當小孩子欺騙，怎能使我們不懷疑而相信他呢？這個問題，在我們回國之前，無論如何要解決？越早越好！不然，在莫斯科不分出青紅皂白來，回國去那裏還分得出？背了一身反動名詞與嫌疑，回國去又如何工作？并且我們很願意看懲辦江浙同鄉會的主要人物，快快人心……。

一大批有理由的質問聲浪，震驚了學校黨部，迫緊了中共中央代表團，於是報告上司——聯共中央，第三國際。他們亦以中共畢業生如此緊迫的要求，是很適當的，解決江浙同鄉會問題，是刻不容緩的了。遂由第三國際，聯共中央，中共代表團，聯合拍一電到南俄——黑海邊修養所，召向忠發回京。二日夜，向忠發回來了；由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名義，召集聯席會議——第三國際，聯共中央執委，中共中央代表團，孫逸仙大學特別黨支部，會商解決江浙同鄉會的辦法，并要向忠發報告一切經過，一切材料。哎呀！我們中國的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生，此時駭慌了！弄得手忙足亂！纔知道吹牛皮——總要露馬腳的！把一個皮包搜了又搜，翻了又翻，結果翻不出甚麼花樣來，除了唯一證據——王長熙在砲兵學校檢查得的信，（即前面蔣經國寄周策的信）外，再加上陳紹禹，李竹聲，李培齋，王長熙四位先生捕風捉影的報告，再找不出甚麼材料了。所報告的都是不關痛癢的話，而且態度和緩，溫柔極了，絕對不像在孫逸仙大學演講台上那樣有力有

勁，合起來一比較，向忠發先生變成兩個人了！前者如狼似虎，後者如羊似兔。聯共中央監委會主席鳴落塞夫司基，聽了向忠發報告之後，馬上放下臉來，問向忠發：向同志！你今天報告的，與孫逸仙大學學生所急迫要求解決的，知道的，該校黨部傳來的一切報告消息，在我的記錄上一比，爲何是兩樣？謠譯陳紹禹，聽了這話，亦難過起來！因爲雙方談的話，都是他先生介紹的，他是中共中央代表團謠譯之一，最忠實，（，）最得中共代表團親信！平常兩面造空氣，說羣衆如何如何。所以下層羣衆的一切行動，他的親信偵探必有報告，他又拿去報告黨部和中共代表團。學校黨部根據陳紹禹報告，又轉報于聯共中央，因此，聯共中央監委知道下層羣衆的一切情形，而今鳴落塞夫司基質問起向忠發來，陳紹禹想直譯出來，又怕向忠發難過，不照句謠譯，又怕當面出禍，而且謠譯員不止他一人，而以仗着胆子直譯出來，不管向忠發過得過不得，向忠發聽了，駭得面如土色，（確實這樣，別個謠譯告訴我的，不是我在做小說。）低下頭去說不出話來，滿席代表都望着他，爲他着急。鳴落塞夫司基又說：向同志！這樣負責做錯事，是不對的啊！你明白麼？你的地位怎樣？你的責任怎樣？說話要根據事實，不能隨便高興說出來不管啊！傳話人——陳紹禹更難過了！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又譯出來，向忠發先生成了死人，不過頭上還在流水，真是小說上面說的「魂不附體，汗流浹背。」向先生這次碰了一個俄國大毛牛釘，慘了！有生以來所未有也；只得唯唯諾諾，承認錯誤，這個

聯席會議的結果，是：

1. 根據陳紹禹，王長熙，李竹聲，李培齋四同志的報告，召集蘇聯境內學校有江浙同鄉會嫌疑之中共黨員，即日到了莫斯科來。

2. 由聯共中央監委會召集原告被告雙方對審，第三國際，聯共中央執委會，中共中央代表團。孫逸仙大學特別黨均派代表參加審訊。定九月八日在聯共中央監委會開審。

九月八日，各處大批人物，都應召入京，按時列席。第三國際代表二人，聯共中執委代表二人，中共中央代表團四人，——（周恩來，瞿秋白，張國燾，蘇兆徵，）向忠發無面目來了，孫逸仙大學特別黨支部六人，——（校長米夫，黨部代理書記白爾曼，組織部長李劍如，宣傳部長李竹聲張國樹代，婦女部長江韻清，黨部翻譯兼組織部副部長陳源道。）聯共中央監委會四人，共十八人爲審判主席團，還有兩個俄國女子當速記，臺上共二十人，原告四人——王長熙，李竹聲，陳紹禹，李培齋，被告四十餘人——刻甯格納軍事政治學校——蔣經國，董良史等四人。飛機學校張振華，△△△二人。陸軍大學——徐權，△△△二人，孫逸仙大學——董亦湘，俞秀松，何尙志，△△△四人，砲兵學校——周策，宋茂筠等四人。其餘步兵，工兵，高級射擊學校，以及克也夫軍事專校都有，雖是中國人但我將姓名記不完，亦弄不清楚，所以不能全寫。聯共中央監委會主席——鳴落塞夫司基主席起立發言——宣布開會意義：

赤 裸 裸

五九

同志們：今天召集你們來開會，爲的是要解決半年來轟動全體中共黨員的江浙同鄉會問題。這個問題，起初發生的時候，第三國際與聯共中央，接到中共代表團與孫逸仙大學黨部的報告，都認爲是很嚴重的。不過這個問題擴大了，半年來我們還未得有確實的證據，充分的材料。雖然如此，個在一般中共黨員間，已發生了不好的現象，而大家都憤懣，驚恐起來，要求早日解決。因此，聯共中央不能坐視此問題之久懸不決，以免又生出其他問題來。故請你們來問一問，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現在我規定發言時間和次序，原告先發言，每人十分鐘，被告多，後發言，每人五分鐘，請王長熙發言：

你們組織反動的江浙同鄉會，老早我就知道了故報告中共中央代表團和聯共中央，懲辦你們這些反革命，我有四個證據可以證明：

第一個：董亦湘有一次來砲兵學校會人，沒有會得，就在砲兵學校等了二三十小時之久，若他不是會人商議小組織的事，何以久等不走？

第二個：有個星期日，周策，朱茂筠他們四五人，在公園裏作很親密的談話，見着我去了，他們就不談了，若不是商議小組織的事，何以見我去就不談了？

第三個：有一次，朱茂筠，周策，他們六七個人，在中國飯店吃中國飯，被我查得，他們是在中國飯店開會，若不是商議祕密小組織的江浙同鄉會，何必要在中國飯店去吃飯？

第四個：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寄給周策他們的信，內中有錢，有章程，而且有黨綱，這還不是江浙同鄉會的證據是甚麼？

王長熙先生咬牙切齒的，說出右面四大理由，證明這班人是江浙同鄉會的份子，并且蔣經國，周策，朱茂筠，董亦湘四人，就是內中首領一樣，主席鴨落塞夫司基老先生，從容不迫，笑迷迷的反問他：

王同志！你去別的學校會過人沒有？會過，你去會人每次都會得嗎？亦還是等一等？不一定，然則，你等人就沒有小組織的嫌疑，別人等一等，就是有小組織的嫌疑了嗎？你第一理由不能成立。王長熙耳燒面熱，難堪已極！主席又問：王同志！你去公園裏玩過沒有？去過。你一人呢？還是幾個人？不一定，你們在公園玩，談過話沒有？談過，然則你們在公園談話就不是商議小組織，別人在公園裏談話，就是商議小組織的事麼？你第二個理由，亦不能成立。王長熙難堪已極，面如土色！主席又問：王同志！你去中國飯店吃過中國飯沒有？吃過。你一人去吃呢？還是有幾個人？不一定。然則你們在中國飯店吃中國飯都可以，別人就不該去了麼？你第三個理由更不能成立。王長熙慘極！欲泣！阿主席又說：王同志！你四個理由中，前三個一點不成話，只有後一個還有百分之五的理由可辯。此時，四個原告中的先鋒大將——王長熙還未正式交鋒，就打得落花流水，片甲不回。其餘三個，都駭呆了！不敢上陣，想退兵逃脫，那裏可能？鴨主

席要叫名一一的問好聽！台下四五十個被告羣衆，個個都磨拳擦掌，躍躍欲言，哄哄之聲，不絕于耳，會場空氣，頓時緊張萬分！秩序有些紊亂，鳴主席很嚴重的大聲說：肅靜！不得亂秩序！每人都有五分鐘的發言時間，哄哄的，哄甚麼？羣衆哄哄的聲音沉寂下去了，鳴主席問：陳紹禹！你的報告，說俞秀松，董亦湘，蔣經國，董良史他們私交很好，還往甚密，有江浙同鄉會的嫌疑，有何證據？報告出來！陳紹禹說：有兩點。第一點：我是根據王長熙查得的信，因此懷疑他們是江浙同鄉會的份子。第二點：因爲他們都是江浙人，阿主席說：王長熙的理由已經不通了，你聽見沒有？聽見了，然則你的根據是錯誤的了。是不是？是。黨內同志，都應該親近，江浙同志不應該親近嗎？所以你的理由仍然沒有半點是對的。其次李竹聲發言：

董亦湘，俞秀松兩同志，是孫逸仙大學著名的小組織之領袖，去年他們兩位曾經當過阿戈爾的走狗，大拉羣衆，與學校黨部書記——色金可夫作對，鬧成學校一團糟，隨後被學生羣衆，發現他們的陰謀，才將他們打下去，一年來，他們苦心愁思，總想報仇，江浙同鄉會，就是他們組織起來報仇的工具，他們在學校裏，表面上看來是很努力用功的，實際上他們是爲小組織而努力，爲反動的江浙同鄉會而努力……。

李竹聲的話未完，阿主席說：十分鐘的時間完了，你說了一大堆話，沒有一句，是我們今天這會議中用得着的，你弄清楚沒有？我們今天這會，是專門解決江浙同鄉會而

開的，現在要你報告的是：有些甚麼事實？有些甚麼證據？證明江浙同鄉會是有這個東西？快舉出來！閑話不準談！李竹聲找不出話說，鼓起眼，紅起臉，坐下去，埋着頭，死了一個，還是李培齋這位女先生聰明些，她見着前三個原告，不但沒有得到半節香蕉吃，而且糊了一嘴屎，阿主席一問她，她便說：我願意取消我的報告書，聯共中央監委主席！阿落選夫司基，不禁強笑呻吟：哎呀！你們都是中共黨員中激進的份子！爲甚麼把黨的存亡拿來開玩笑呢？！被告羣衆又哄動起來了！阿主席又命令：不準鬧！隨即問被告要角！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蔣同志！你寫信借錢給周策同志，是可以得的，爲甚麼要說照章吃中國飯？否則開除黨籍呢？甚麼章？甚麼黨？快點從實說來！蔣經國說：

很明顯的，我在列甯格納軍事政治學校，每月有百五十盧布生活費，周策他們在莫斯科砲兵學校，每月祇有三十盧布，兩個比較，當然我有餘而他們不足，所以借幾十盧布給他們用，這當然是同志間應有的常情，絕對沒有帶上絲毫政治意味，我的老子蔣介石，雖然在南京當主席，但我老早不承認他了，去年就已寫信回去，與他脫離父子關係，是大家知道的，至于照章吃飯，否則開除黨籍，這完全是同志間開玩笑的話，所謂照章吃中國飯者，即照例吃中國飯之謂也，否則開除黨籍！就是錢來了你不拿去吃中國飯，那以後我不借錢給你們了，這就是我信中之所謂章，所謂黨，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

章黨了，（說罷，天真爛漫的大笑起來，）

真的，好笑人，又好氣人，中國共產黨的生死存亡，拿給大小孩蔣經國開玩笑（他今年民國十九年，只有二十一歲在莫斯科時我們部叫他大小孩，或者太子）很莊嚴的而且緊張的一個審判會，被他先生幾句滑稽話，加一陣大笑而鬆散了，鬧了半年罪大惡極的江浙同鄉會——駭極了第三國際的江浙同鄉會——恐慌了聯共中央的江浙同鄉會——氣殺了中國共產黨的江浙同鄉會，蔣經國五分鐘就把他冰消瓦解了，環顧主席團上的代表們，個個人引頸望着他，彷彿不了然這小孩子太調皮了，阿主席又問周策：你們借錢用，是沒有組織的？周策說：沒有，不過有時幾個同志感情好了，互相在金錢上幫助是有的，例如我想買一部列甯全集，但一時不得七八十盧布，就約定十人，每人每月各繳八盧布于一人，集合起來，就是八十盧布，那一部列甯全集，馬上可以買得，下月又照此辦法。則十個月內，十人的列甯全集都買得了。這在中國叫做合會，在俄國叫做儲金互助會，都是以信義為重，并不必要文字上的表示，蔣經國寄來的錢，就是這種辦法，那裏有甚章程？更說不上甚麼黨綱，五分鐘完了，下面被告們要爭着發言，阿主席說：大家都不要講了，事實我已完全明白，下面被告羣衆，一致反攻！大譁起來！

叫我們來做甚麼？我們莫明其妙！主席許我們五分鐘的發言時間，為甚麼又不要我們講了？懲辦禍首呀！取銷向忠發呀！江浙同鄉會這個名詞，誰人造出來的呀？打倒原

告！打倒向忠發！！打倒造謠生事誣害同志的卑污份子！！

會場秩序大亂！鬧得不亦樂乎，阿主席都不能主持了，主席團全體起立，大聲呼喊，被告羣衆又才坐下，聽阿主席說：

同志們：今天我們是開會，不是吵架；我們是布爾世維克的黨會，不是資產階級的國會；鬧甚麼？聽我做結論，做來不滿你們的意，再來心平氣和的討論，在我做結論的時間當中，你們有意見可以寫上來，（此時中共中央代表團參加代表——周恩來想乘機說幾句話，阿主席沒有准，）于是阿主席同第三國際代表，聯共中央代表，談了幾句話，就做結論：

此次的風潮，完全是二三幼稚同志，工作錯誤的表現，中共中央代表——向忠發，孫逸仙大學校長——米夫，以及孫逸仙大學黨部負指導工作的同志，更不應該鬧風起浪，大驚小怪，沒有握着事實證據，就宣傳起來，小題大做，妨害黨的工作，妨害同志間的關係，影響中共黨的前途甚大，這二三幼稚同志，彷彿是存心不善，陷害好人，都應該要受黨的相當處分，至于蔣經國，周策等同志，是有組織儲金互助會之傾向，而無政治舉動之嫌疑，江浙同鄉會這個東西，更是沒有。

被告羣衆聽了這結論，認為滿意，阿主席收集台下的意見條子又說：同志們的意見太多，而且苛刻，有些事實上辦不到，如開除向忠發，及米夫，白爾曼以及原告等的黨

籍，這是不可能，而且用不着的，現在我們的決議案如下：

1. 向忠發，米夫，白爾曼，陳紹禹，王長熙，李竹聲，李培齋，及孫逸仙大學黨部工作同志，均受書面警告之處分。

2. 將此次會議經過，向各校中共同志報告。

3. 根據結論，以第三國際，聯共中央，中共代表團名義，發一宣言，勸告中共同志。

江浙同鄉會的問題解決了，我亦來做個結論，就是：江浙幫是有一部份組織，但發現他們有組織的人太幼稚了！太嫩早了，做賊的人老早就跑了，——證據老早就消滅了，所以捉賊的人，不但沒有捉着賊，反被賊戮了兩刀。老實說，誰是賊？誰是主人？實言之都是賊——等于武裝整齊的強盜，捉拿便依土匪一個樣，隨後周恩來在孫逸仙大學報告解決江浙同鄉會的經過，大罵向忠發糊塗，張國樹將此消轉報告張國燾，（他們是親弟兄）張國燾又轉告向忠發，於是周恩來受了「破壞中共中央威信與統一」的罪名，遭了中共中央代表團一個警告，最後有人說周恩來就是江浙同鄉會的首領，反而言之，向忠發就是兩湖同鄉會的首領，甚麼共產黨？同鄉會之集團而已。

蘇聯的官僚主義

玉書

布爾世維克創造的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在今日的國際舞台上，一般人都認她是惡化的怪物，如果她在世界上長久存在，彷彿世界上的安甯秩序就不能維持一樣，其實這些都是世人的過慮——神經過敏，同時未免把蘇聯太高了。這也無怪，因為蘇聯的內幕真實狀況，確是許多人不知道，不但外界人不明白蘇聯的內容，就是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員，也有百分之九十對於蘇聯是莫明其妙的。另一方面，聯邦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所包辦的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指使她在各國的支部——各國共產黨，所幹的事，又覺是左傾之至百折不同，特別是在土耳其，中國，印度，都想大顯其狼毒的手段，因此，她用了這些障眼法，世界上的國家——尤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都以為她是一隻老虎，其實她才是一條狗，身上蒙的虎皮，儘管欺騙胆小的人；質言之，就是第三國際也，聯邦共產黨也，對外儘管唱高調——左傾，對內確是右傾，甚而至於腐化——官僚主義盛極一時。

勢所必然的，一個國家，經過革命長期的戰亂之後，而得到統一太平，政權鞏固了

赤 裸 裸

六七

：一般所謂勞苦功高的戰士們，黨人們，都感覺疲乏了，須得休息休息，享樂享樂；若是意志薄弱，思想不穩的份子，再加上領袖人物沒有注意及此，則上面所說的戰士們，黨人們，馬上大批的腐化，墮落下去，尤其是經濟落後，文化不振的國家，最易患此毛病。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世界潮流中，黨的組織之嚴密，也還算得一個；但仍不免為經濟所束縛，文化所驅使；故革命成功，國家統一後，而黨人之腐化，墮落，就隨時而發展；最高黨部不知道，國家亦無法制裁；直至一九二八年期，才發覺一件足以推翻蘇維埃政權的一種所謂反動組織，這就是著名的湯八司經濟反革命。

湯八司，俄文爲 Tomasso，英文爲 Tomaseo。在南俄，是蘇聯境內唯一的煤鐵區，自布什維克取得政權後，他們要想將俄國由農業的國家變成工業的國家，所以對於發展工業的唯一要件——煤鐵，努力的擴充，差不多用了國家全部的財力，來從事於工業之振興，而湯八司這個煤鐵區域，自然是他們的寶庫，全付精神都注意到這塊地方，但同時她有個矛盾，就是布爾什維克素來是反對所謂智識份子的，所以命革後許多文學家，科學家，藝術家，以及醫生工程師等，都跑光了，而今要想舉辦一切事業，當然不止是有幾千幾萬工人就行了。自非有大批專家來指導不可，可是共產黨中，都是一班不學無術的暴徒，（布爾什維克不是例外，除知道一些政治方面事情外，其他都是外行，）科學家，技術，工程學等，他們那裏懂得？在此情形之下，他們沒有辦法，只有出大價錢去聘

請外國人——智識份子來代庖，或者各處招請以前的——沙皇時代的工程師回來，許以種種優越權利；因此，湯八司煤鐵區的工程師，幾乎完全是法國德國人，而俄國人是沒有幾個，更沒有一個是共產黨員；雖然行政權，管理權是在共產黨人之手，可是工程師做了六七年的祕密壞事，他們都不知道；這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我們可以總說一句『布爾什維克官僚化了，所以才得這些必然的結果。』

聯邦共產黨的黨員，無論在何種事業或機關工作，每月最高生活費不得超過二百二十五盧布，就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亦只得二百二十五盧布；但非黨員則不止此；他們在外國聘請來的專門技術人才，那就更多了，每月每人有三千至五千盧布的工資；他們每月取得如許多的工資，而蘇維埃政府只准每月每人匯三百盧布至五百盧布出國，作為該外國人的養家費，其餘的都要完全消費在蘇聯境內，他們這班工程師，除了酒色之外，這大部份剩餘的工資，都用於政治的組織上，就是說他們把剩餘的金錢來祕密組織政治團體，直接的，間接的，破壞工廠生產，反對蘇聯政權；并與國內外白黨，以及反蘇聯的國家，發生密切關係，連成一氣，作大規模的反蘇聯運動，如礦山中，常時發生鑽崩，壓死工人數十數百不等；工廠中機器時常損壞，以致生產減少，原料消耗，出品太劣，銷路驟減，而國家企業虧本的事，時有所聞，反不如私人企業，計最毒的，要算他們工程師時常於工餘假日，請工人飲酒，（俄人有酒狂，每酒必醉，每醉必打人，故我

們在俄時，一出街必看見警察與醉人周旋。）既醉之後，嚇使他們去打警察，這樣，警察對於這些吃醉肇事——犯法的工人，當然加以逮捕，於是工程師們在暗中向一般工人宣傳：『工友們！蘇維埃的政權，是工人的呀！蘇維埃的警察，是工人的走狗呀！而今警察竟敢逮捕工人，豈不是走狗都變成板老了嗎？若蘇維埃的政權屬於警察而不歸我們工人，那他們應該捉捕我們；若是政權真正是我們工人的，則警察捕我們工人就是他們犯法；但警察時常都在捉捕我們工人，蘇維埃政府並沒有說他們犯法，或者處罰他們，總是我們工人每次都倒霉；這樣看來，蘇維埃的政權屬於工人的話，是假的不是真的呀！是市爾什維克斯欺騙我們工人，榨壓我們工人呀！我們現在當了他們的牛馬，還是同以前沙皇時代充資本家的走狗一樣呀！以前我們可以反抗資本家，現在不可以反抗欺騙我們，榨壓我們的人麼？快快大家團結起來罷工呀！殺死逮捕工人的警察！推翻榨壓工人的蘇維埃！！打倒欺騙工人的布爾世維克！！』那班如豕如牛的，不識不知的工人，聽了這些有力而具體的煽動，所以湯八司煤鐵區，時常發生罷工，暴動，殺警察，打警局，打蘇維埃，打黨部的事，中央政府莫明其妙；每次派兵去彈壓，每次得到工人的反感，益使風潮擴大，國家損失亦愈多，由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初，這六七年中，湯八司這個煤鐵區的工人，如此者不知有若干次，這些事實，報紙上是看不見的，外人更無由得而知道；直至所謂「湯八司經濟反革命的陰謀」敗露之後，政府才公開的宣佈出來，各級

黨部才有詳細的報告，國人亦才知道一點大概；黨員們也才曉得全部的事實。

此事的發覺，是該工場一個被開除的黨員，因受屈而被開除黨籍，忍不下去，就直接寫封長信向聯共中央報告一切，（這一點是聯共組織法中給與黨員的特權，凡是一個黨員，都可以與中央直接通信，不必由各級黨部轉達，這樣，可以保障各級黨部之蒙上欺下，墮落腐化，這是列甯利害的地方，亦就是聯邦共產黨組織完善的一點。我們國民黨，要想保持黨的上下貫通，免除各級黨部之舞弊營私——腐化，我以為這一點非探行不可，述者註）就將該工場行政如何腐化，工場黨支部官僚主義如何濃厚，工程師如何勾結工人，如何發生怠工，罷工，暴動，反政府，反黨以及本人如何被開除黨籍等等事實，完全告發出來，我現在譯記原信中的大意如下：（黨部報告出來的）

……………我們無產階級的國家，快要亡了；布爾世維克的領袖——列甯千辛萬苦造出來黨，亦快要消滅了；我親愛的中央呀！我不是發神經病，在此造謠撒謊，是有許多事實證明的呀！數年來，湯八司國家工場的壞事，想來中央早已知道，究竟為甚麼產生這些壞事，中央知道不？我想中央一定不知道；知道了一定要將萬惡的工程師殺完，駢棄淫逸的工場管理員嚴加懲辦；官僚主義最深的工場黨部委員一律撤換，湯八司的工人，為甚麼這樣多醉漢？都是工程師請他們吃的；這些醉漢，為甚麼時常打警察？都是工程師指使的；鑛穴何以時常崩壞壓死工人？都是工程師在搗鬼；工人何以常時怠工，

罷工，暴動？亦都是工程師指揮他們的；總之，湯八司工場中一切壞事，都是工程師幹出來的；工程師俱樂部就是他們的總機關，他們工程師何以會這樣胆大？都是因為我們的工場管理員，去幹驕奢淫逸的事，而不理工場的事，所以工場中一切大小事務，都付托工程師們一手包辦，好事壞事都是工程師在幹，工場管理員只是拿錢，成了麵包消費機去了。我為這些事，曾幾次在黨會上提出，請黨部注意，并嚴格處分這些曠職的工場管理員；縱容工程師為惡的工場管理員；并請求把工程師數年來幹的壞事，盡量報告上級機關，那知工場管理委員，與黨部委員，他們都是好同志，一樣的官僚，一樣的驕奢，一樣的不做事，竟把我的意見完全不理；最近我急得無法，就連他們同工程師一齊罵，因此，觸犯他們的衆怒，說我違犯紀律，侮辱黨部負責同志，於是工場中沒有我的事了，黨部開會亦不通知我了，問一問，說是已呈報中央，要開除我的黨籍。我想，我罵了這些官僚與反動份子，都該受處分，若是中央真要開除我的黨籍，那這些官僚與反動的工程師就該殺頭，同時，這些官僚與工程師的反動組織若不撲滅讓牠長久生存下去，蘇維埃將不免於滅亡，布爾什維克亦必消滅，若中央不信，上面這些事實，請即速秘密派人來查。……

聯共中央得到這個報告，當然視為要案；馬上秘密加派大批格伯武（G. K.）政治偵探去查；真的，不到二月，湯八司工程師俱樂部被封，大批工程師被捕，解到莫司科來；工場管理員全體停職，被拘禁送來莫司科；工場黨支部全體委員免職拿辦；計工程師

七十餘名，工場管理員百餘名，工場黨支部委員三十幾名，總共二百多名，一齊被格伯武解京候辦，當然的，不僅是拿人，而且還有許多證據都搜查得了。所以史達林對於這件事說「我們甯願湯八司工場關門，不容這班反動份子生存。」他們之重視此事，當可想見。自然，在此情形之中，湯八司工場的門雖沒有完全關閉，但也關了三分之二。聯共中央與蘇聯政府，對於腐化的黨部委員與工場管理員，是容易辦的，只是對於這些外國工程師就覺得棘手；因為他們不是簡單的工程師而已，還有國際上的外交關係，政治關係，黨派關係；所以這般囚犯工程師一到莫司科監獄裏，各關係國的公使領事都來看好問安，并向蘇聯政府提出嚴重抗議；他們怎樣辦呢？以軍事共產時期的方法，隨便殺麼？當然不對，更要引出其他的國際糾紛來；因此，很莊嚴而慎重的，與政府以全權，組織特別法庭，專門審理這些外國工程師；一面通知各關係國的公使領事，參加觀審；一面由中央黨部訓令全國各級黨部清黨，并嚴禁腐化——反官僚主義。一面又飭各地格伯武加緊工作。真努力，不到一月，格伯武又捕了好多省黨部委員，市縣區黨部委員，以及省縣蘇維埃政府委員；省市縣區黨部的改組，省市縣政府全體委員被捕的事實，報紙上天天差不多都可以看見。這些消息，與莫司科全蘇聯職工總會內的特別法庭審訊口供錄，差不多佔了不拉夫她——真理報三分之二的篇幅；黨國要人的論文也，說演也，談話也，報告也，都是關於這些事。如此者一月有餘，湯八司煤鐵區工程師問題，總算相

當的解決下去；結果，搶斃了十一人，十年二十年監禁者最佔多數，最輕的亦是五年鐵窗風味，這是一九二八年五六月的事。（關於湯八司工程師反蘇聯這件事，全部文件可以出一大厚冊書，內中很多有國際政治的重要意義，而有趣味的記載。我在俄時，本已留心這些文件——一九二八年五六兩月的真理報，及我筆記黨部的報告，均已收存寄回中國，俱全部遺失了。可惜！述者註）

我近來得一個不合邏輯的結論，就是無論甚麼黨，甚麼派，不管她的主義內容怎樣，主張是否合於時代潮流與社會需要，而站在他們組織立場上來說，她的領袖人物之個人行動，確有令人可以稱贊的地方，換句話說，就是，革命的黨派也好，反動的組織也好，他們的首袖，總有點好處，是普通人所不及的。舉個例來說，如我們都認為最反動的吳佩孚；他之個性高強，不借外人保護，是要比其他軍閥乾淨得多。又如一般人認為落後的山西會議派的首領——謝持等，不管他思想如何陳舊，行動如何右傾，但他們個人確是乾淨得很，對於他們的組織亦很忠實毫無私心，我認為有許多不腐化的青年都趕不上，而腐化的青年更不用說了。同一原則，共產黨在中國儘管專橫跋扈，聯邦共產黨在俄國的中下級黨部儘管盡量的官僚主義化，可是黨的幾個最高領袖，確沒有官僚主義化，只要他們一曉得下級黨部或各級政府機關有不軌行動，腐化嫌疑，他們馬上雷電交加，風雨齊來，三二下就打將下去；聯邦共產黨對於我們國民黨，雖然是仇敵，但我以為他們這種精神，確實可以為我們的參考。同時，矛盾太多，無論組織怎樣完善的國家，

紀律如何嚴厲的黨派，毛病總醫不清楚；如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可謂嚴密了，鐵的紀律，可謂利害了，中下級黨部和政府機關，都要發生這些怪狀出來；經過這一次的清黨——反官僚主義運動，在這個時期當中，聯共中央號召全體黨員，起來自己批評自己，批評各級黨部的工作；只要站在黨的利益上，可以盡量的批評；這樣一來，全蘇聯境內各中下級黨部負責工作人員——委員們，百分之九十九都駭得屁滾尿流，怕在反官僚主義週的會場上給羣衆罵來回不得神，因此麵包牛乳發生動搖，這是切身問題，當然重要，於是官僚主義變了方式；從前鐵面可憎的委員們，遠離羣衆，而今和藹可親，與羣衆接近了；直接的，間接的，暗中在羣衆中間宣傳過去現在，黨部工作之如何困難，他們如何努力，使下層羣衆有意無意得些諒解，減輕以後會場上的攻訐，或者得些援助；一面感情上的收買，職位上的引誘，（如誇獎某人能力好，以後可以做甚麼工作等）分化羣衆意見，使羣衆在會場虛互相攻訐，以保他們的險，或者取得這一部份羣衆，攻訐那一部份羣衆，這樣，他們最抵限度可以免除危險。孫逸仙大學的聯共支部，可算是比較好的黨部了，這些現象，也還表現的非常濃厚；現在我簡單的，專來敘述孫逸仙大學聯共黨部的官僚主義。

自一九二七年七月底，共產黨在中國完全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內起了極大的變化與損失。爲了中國問題，聯共共產黨內又發生了無數的鬥爭，尤其是托落司基反對派，

對於掌握大權的史達林派，毫不容情的努力攻擊；史達林在兩面受苦之下，以中國革命失敗之主要原因；是在中國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反了無產階級而投入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去了；依據這個觀點的結論，就認為中國智識份子，是整個的靠不住，特別是在莫斯科讀書，而沒有經過中國最嚴厲的恐怖之智識份子，不管他們以前在黨中的歷史如何長久，工作如何努力，都是靠不住的。因此，在莫司科孫逸仙大學讀書的學生們，——智識份子，（孫大可以代表中共黨員在俄的一切學生，因為人數最多，份子亦最複雜。）而今一齊打下來，所有校中，黨中一切指導工作，都另換以目不識丁的工人份子代之；佔絕對多數的孫大智識份子，見中央有宣言，有議決案，有命令，在此種形勢之下，那裏敢反抗半點？只得忍氣吞聲罷了。這批如牛似馬的工人上台，有如天之驕子，猖獗異常，其實甚麼都不懂，更無法去做工作，只有沒頭沒腦的瞎鬧，那裏說得上做工作；更說不上將工作做好。如此者大半年；而今遇着中央號召起來「自己批評，批評工作，反官僚主義。」這機會不可失落，正所謂智識份子起來說話——報仇的時候。這一點，不但是智識份子們早等着，就是工人份子的委員們，以及俄國毛子——所謂指導員們，亦老早防備着了。在反官僚主義週前幾天，雙方都極力在羣衆中活動，空氣濃厚而緊張，準備在會場上大戰。恰好，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底，一年過了一半，學期告了終結，照例黨部和學校各機關的工作，都要告一段落，而應向羣衆作一詳細的報告，於是在反官僚

主義週的第一天大會，就是黨部的工作報告；在報告會上，他們絕口不談聯共中央反官僚主義的話，只說他們如何打倒杜蔭可舉反對派，如何鎮壓智識份子之搖動，如何調查江浙同鄉會之組織等等功績，羣衆已很討厭他們了；那知這一天會完之後，他們就把聯共中央召號的『自己批評，批評工作，反官僚主義。』這主要的工作擱起了，第二州羣衆見着消息全無，就質問起來，他們答『還沒有準備好。』這簡直是官僚放的狗屁，批評會要甚麼準備？其實他們真是沒有準備好；爲甚麼事沒有準備好？第一就是他們拉的羣衆還不多；第二在會場上必然遇敵人的衝鋒，他們也要指定，訓練幾個狗出來迎戰，若以平素豢養的走狗出來，又怕太着眼，更引起羣衆的反感，或者在會場上竟要打起狗來，著名的走狗既不能出馬，而這幾個着名的走狗，亦不敢出馬，所以須得臨時指定幾個出來訓練。羣衆迫得他們無法可施，又隔一天才開會。照例，要講話的人把先姓名寫上去，開會時竟有百七十餘人要講話，主席團——當然是委員們，擡起名單一看，頭就昏了，再拿來審查分析，可以擁護他們的份子只有二十七個，其餘一百四五十人都是要反對官僚主義的，在數量上，就超過他們五六倍，他們頭都痛了！怎樣辦呢？每人講十分鐘的話，都要講三個整天，而這百多戰將上台，必然改變會場空氣；還是小鬼陳紹禹聰明些，他把講話的名單次序改了，擁護他們官僚的先講，反對的後講，再二天就是七月一，畢業生都要下野營去當兵，這是聯共中央的命令，當然不能遲緩；實際上開會的

時間只有三天，因為這班要講話的人，都是畢業生，所謂智識份子老黨員們，待這七天講了話之後，已差不多去了一天，還要拿一天來做結論，決議案等，實際上反對官僚的份子，也只能講一天的話，如此就平均了。那知一連三個狗上去，下面羣衆就鬧起來了！做鬼呀？拿原來的講話次序名單來看呀！主席說；錯了錯了！趕快又照原單次序。有幾位反官僚主義的急進份子，上台去謾罵一陣，還沒有舉出事實來證明，而時間已完了，不但沒有打着敵人，而且增加敵人的仇恨，同志們都罵他太不留心，自己也覺太無意義，下來好跳，自打嘴巴。這一下，官僚主義者高興了，擁護官僚主義者更有勁了，罵得一塌糊塗；看看危險的時候，上台一位八面玲瓏的老滑頭，平素大家都摸不着他的真實態度，雙方都認他是忠實同志，他又會做過政治委員會主席及俱樂部的主席一年，大家都認識他，對羣衆的感情很好，這位老滑頭就是葉學純，他說：

甚麼是官僚主義？官僚主義，不是中國滿清時代着朝衣，戴紅頂帽，穿紛底鞋，坐八人轎，出來開鑼喝道，前呼後擁的制台知府，而是：第一，工作無計劃。第二，分配工作沒有標準。第三，不知道羣衆的利害，不接受羣衆的要求。第四，不明白自己的責任。第五，尾巴主義，工作遲緩。第六，媚上驕下，亂造謠言，誣陷同志，我們今天要斷定黨部之是否官來主義化，那就要看黨部在過去數月中的表現，事實上有沒有上面幾點。我們的黨部，自改造至今已大半年了沒有發表工作計劃，羣衆時常請求，均置之不理。

一塌糊塗到現在，這是同志們所知道的，亦是黨部書記白爾蠻所報告的，這是符合第一點。白爾蠻說：『過去分配工作，是根據中央的命令——提取工人份子做指導工作，』要得！但中央並沒有命令你們提取不識字的工人份子來做指導工作，爲甚麼黨部委員中，不識字的工人份子盡當部長，你們當他們做傀儡——工具呢？能做指導工作的工人，你們爲甚麼不用呢？臨時抓風，不知道他能力如何，總是問不識字的組織部長要人，他寫不出，說不出來，只能手比，高的，低的，肥的，瘦的，有麻子的，等等也是白爾蠻報告中說的，這種欺騙，愚弄工人，毫無原則的分配工作，不是官僚主義，也是愚民政策和無政府主義。第三點，不知道羣衆的利害，不接受羣衆的要求，這一點，白爾蠻沒有明白承認，但實際上他已證明是正確的，他說『今年小組討論會，材料不多，所以沒有使得同志們有充分的研究和討論，以致會議時都不感興趣；每週的國際政治報告，沒有按時舉行，亦沒有滿足同志們的要求，這是黨委員會缺點之一：』好了，這是黨委員會的缺點，不是官僚主義，但爲甚麼羣衆時常要求，你們時常置之不理呢？第四點，就是黨委員會的人們，以爲做了委員，就是做了官，站在羣衆的頭上，可以隨便逍遙自在，自己的任務是甚麼，完全不懂得，例如小組會今天就要開了，但討論的材料還沒有發下來，一直要各班組長去催問，才說『呵呀！幾乎忘落了！』或者有時還沒有印出來，這是每個組長都經過不止一次而同志們都知道的，這是第四點，不知道自己的責任，我們的

黨委員會是合符事實的。說到第五點，尾巴主義，工作遲緩，這更是本屆黨委員會的特長；當然的，委員會既無工作計劃，他們要做些甚麼事，他們事先毫無未計及，到了羣衆起來間，或者要求，他們才跟着羣衆的尾巴跑，例如轉黨問題，四五十人，轉了數月，還沒有轉過去，若是羣衆不去催促，恐怕委員先生竟置之腦後了；更笑話的，時常把各項文件弄落，有好多同志填了五六次轉黨表，而今問着黨部，黨部還裝他再填，這些事實，究竟是不是官僚主義的表現呢？第六點，媚上驕下，亂造謠言，誣害同志，就是官僚主義的特點，湯八司工程師之反革命，就是該區工場黨支部這種罪惡造出的，我們的黨委員，究竟有無此種罪惡？我敢說『有！』（下面羣衆大呼不錯呀！亦有喊事實拿來！）當然有事實證明，（至此，時間到了，主席禁止他往下說，他向主席團要求增加三分鐘，那裏得行，幸好其次講話的同志起來說『我不講了，我講話的時間，願意完全讓他講，』台下大呼好！他又說：好多同志們都承認陳紹禹是米夫的乾兒子——走狗，李竹聲是落林的乾兒子——走狗，張國樹是白爾登的乾兒子——走狗，李劍如是他們的走狗之走狗，這些徽號，當然不是白肉生疥，不過同志們看見着他們很親熱而孝順的對於俄國同志，所以才有這些名辭出現；中俄同志親熱孝敬，我都以為是應該的，沒有甚麼，最可恨的，是陳紹禹向新來的漂亮女同志——朱自純說『我現在在第三國際工作，是國際上的人了。』張國樹以委員資格，時常要新同志買蘋果給他吃——敲竹槓，否則大罵『你不服

從命令，我要告訴白爾登你的警告！」同志們！這是甚麼？還有更可惡的，就是陳紹禹，李竹聲，李劍如，張國樹，王崇武，盛忠亮，楊尚昆……等十幾個孝順子孫，聯名向中共代表團密告，說董亦湘，張玉符，閻毓珍，焦有功，林登獄，林友梅……三十餘人是江浙同會的急進份子，要求中共代表團懲辦他們，并向聯共中央提議開除他們的黨籍。這封密告我見過，自然，江浙同鄉會是反動的，可是，現在中共代表團，尚未明白發表該組織的內容及名單，陳紹禹，張國樹等，根據何種事實及證據，斷定他們是江浙同鄉會的急進份子呢？哦！我知道了！因為他們那班人都曾經罵過陳紹禹，張國樹，李竹聲，王崇武……的，上面都是事實，若不是官僚主義，亦必是軍閥主義！（下面羣衆鼓掌叫好）還有一部份瞎子，不然就是受了官僚們的賄，假裝瞎子，抓上台來否認事實，擁護官僚主義，同志們！我們不但要努力打倒官僚主義者！而且要努力撲滅擁護官僚的份子！（下面鼓掌）這樣，湯八司的事件，或者不再演於蘇聯，聯邦共產黨，或許可以生存下去；今天我們是爲反官僚主義而自己批評，不是爲擁護官僚主義而開會；否則就是喪心病狂，倒行逆施！蘇聯無產階級的罪魁，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敵人，人人得而誅之！

這位老賊於羣衆鼓掌聲中下了台，凡攻擊官僚主義者，都以他爲模範，同時，擁護官僚主義者，都當他是敵人，說他充份的表現出智識份子的頭腦和口吻；但會場空氣，

確實被他鼓動起來了，整整的鬧了兩天兩夜，講話的人還有七八十個，時間只有一天了，七月一日畢業生要下野營，大家都覺疲乏了，所以就主張停止講說，付表決，做結論，最後一天，主席團做出的結論，與決案，對於官僚主義從未談及，會場上又鬧起來，通不過，羣衆要主席團立即改過，主席團沒有辦法，於是白爾登鬼計出來了，就對大會說『今天的會，下午再開；現在我們下去另做結論與決議案，同志們以爲如何？』當時羣衆不察，不知他有鬼計在內，以爲可行，遂散會，下午再來。真的，下午又開會，但會場中除原有俄國同志外，忽然又增加二三百俄國人，（學校內一切工人都來了）中國同志方面，有留意的，有不留意的，中國同志還有些沒有入會場，而會已開幕了，主席團報告結論與決議案，仍然是上午的，一字沒有改；羣衆又大譁，但主席團不管三七二十一，讀完付表決，伸起手來，除了他們基本隊伍數十個外，又加上二三百新俄國手掌；於是他們就多了十幾票，竟通過了，羣衆大鬧！會場臨時增加二三百隻俄國手掌，都知道了，大家都在鬧，主席團不理，馬上宣佈結論與決議案均通過了，散會，鬧的鬧，罵的罵，走的走，逃的逃，聯邦共產黨中央，號台羣衆起來『自己批評，批評工作，反官僚主義』的神聖羣衆大會，反被官僚主義者強姦了！

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是國際學校，是第三國際與聯邦共產黨，爲中國共產黨而特設的最高黨校，所以我們要看中國共產黨裏面有些甚麼，就先看孫逸仙大學裏面有些甚麼

。因爲中國共產黨裏面做指導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莫司科回來的；他們的一切思想動，都是在莫司科就決定了，所以孫逸仙大學之一切現象，必然影響中國共產黨內部一切現象。但聯邦共產黨派到孫逸仙大學做指導工作的俄國黨員，如米夫，白爾蠻等，對於操縱中國共產黨生命的孫逸仙大學，竟如此蠻橫亂幹，所謂老布爾世維克黨員，官僚主義都有如此的氣餒，其他沒有國際關係的學校，機關，工廠等的黨部，官僚主義的勢力，我們就可以推想而知了。

(完)

赤
裸
裸

八
四

社會主義國家中之妓女

中庸

大家都知道俄國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男女問題是不理的，聽其自然——就是男女關係，絕對自由，只要雙方願意，就可以同居。其結婚離婚之手續非常簡單，只用一兩塊錢到所屬警區登記就可以了，這樣看來，蘇俄的妓女可以說應該絕跡了，不會有妓女這個風騷名詞存在，更不會有妓女這種浪人立腳。當然，沒有到過蘇俄去的人，以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那裏會還有妓女？就是有政府也要禁止，但事實上確大不然，據我調查，蘇俄的妓女，雖不說比歐美亞洲多，但也不會比歐美亞洲少，自然，政府禁止還禁止，妓女還妓女。政府明知他們是妓女，而莫可如何；亦只有裝聾作瞎，任她們自由，不過不准公開挂招牌罷了。因此：蘇俄境內的妓女就特別多了，凡是通都大邑，重要城市，無不觸目皆是，尤以列雷格勒（即聖彼得堡），莫斯科為最盛，阿模司克，托模司克，沙馬拉，伊爾庫次克，赤塔，伯力，海參崴等地次之，現在我來分別報告於下：

1. 妓女的來源

赤 裸 裸

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妓女的來源，一般的事實，都不外「生活困難」四字，蘇俄不是例外，我認爲蘇俄妓女之來源，除了這經濟的條件之外，還有政治的影響在內，這差不多是蘇俄所專有的，如：

a. 所謂資產階級的婦女，這班婦女，在革命前，是貴族，地主，資本家的太太小姐們，當然是坐吃現成，肩不能担，手不能做，安逸遊樂慣了，一旦革命，將所有的土地，財產均被沒收，生活馬上成了問題，怎樣辦呢？作工廠！沒有此種能力，而且有些不願。但肚子餓了，麵包是每天都要下去才過得呀！沒有辦法，只有幹這不需本錢的營業——淫業。此種妓女，在蘇俄中是很普遍的，但她們現在總在二三十歲左右，不能得願主的歡迎，所以營業冷淡，可是物雖不美，價錢確公道，大約一盧布至三盧布就可以解決一次，至多也不過五個盧布，這是蘇俄妓女的第一個來源。

b. 失業青年女士，這種妓女，大半是由鄉村間來的居多數，因爲蘇俄城市工人生活比鄉村農人生活好，所以鄉村間的青年婦女，都向城市中來，想找工做，寄居在親戚朋友家裏，我們知道，蘇俄是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那裏有這種經濟力量，來開設大批工廠，收容鄉村無限制來的青年婦女？而成市生活中活程度又高，因此，這些婦女在親戚朋友家裏，住上三五月或半年一年，都找不得工作，而自己坐吃閒麵包，別人雖不說，也覺難過，何況自己出入街頭，亦需要些車費零用，這筆費用又到那裏去拿呢！由鄉間家

中免來麼？絕對不可能，有之，亦不是常事，更不是長久辦法，於是就想出這——又快活，又有錢用的神女生涯來，久之，亦不想找其他的工作做了，就當長班妓女，這是蘇俄妓女來源的第二種。

c. 娘姨——奶媽，這一種最多了，在俄國人的家庭生活最簡單，終年可以不燒鍋。因為麵包，牛乳，肉類等食物，商店中是現成的，拿錢去買回來就吃。而娘姨——奶媽，只是看護小孩而已。主人有工作，不論男女，早去晚歸，她一天就領着小孩兒在附近的公園裏玩。（在莫斯科差不多每條馬路都有公園，不過簡單一點罷了）若是天氣暖和，（五六七八九十月）或者沒有下雪的時候，我們出街總可看見千百的娘姨——奶媽領着小孩子在公園裏玩，同時她們就在進行吊膀子，所以一班無聊的男子，不論那國人，性慾衝動了，去找她們，最好而且最容易，但價錢就不便宜，最少也要三五盧布一次，或者十個二十盧布也說不定。她們晚間，將小孩子交給主人，就打打扮扮的跑出來活動，或者約定愛人尋歡去了，有些白日裏她主人不在家，亦可以叫愛人到她主人家裏來幹，這是最好不過的事。因為蘇俄對於這種娘姨——奶媽的勞動，沒有保障，認為這是不應該有的，而以牠國家目下情形來論，又免不了，且不能禁止，因此，娘姨——奶媽的生活最苦——工資最少，每人每月只有十盧布至二十盧布的工錢，平有亦只有十五個盧布，以俄國一般的生活來說，僅僅可以吃麵包，衣服零用就沒有着落。有些還有老父

老母，兄弟姐妹，在家要吃，若遇疾病，醫藥又是要錢，每月這十幾二十盧布，如何夠開消？所以出賣她們的尿孔，是她們唯一增加收入的出路，亦就是她們的兼差，這是蘇俄妓女的第三個來源。

d. 工廠中奢侈的青年女士，這種亦是兼差的妓女，水性楊花，風騷之至，最能得顧客的歡迎，可是竹槓太大，敲得不近人情，就等於中國之所謂自由戀愛差不多，她們愛穿愛吟，愛遊蕩，工廠中每月三四十盧布不夠用，或者有家庭管束，要拿回去養家，這些揮霍費那裏拿呢？只有找所謂愛人，買衣，買褲，買裝飾品；看電影，進戲院，入餐館，總是愛人付錢，竹槓敲來差不多了，她才許你幹；於是你的錢就是她的錢，她的錢還是她的錢，這是第四種，是蘇俄的上等妓女。

2. 蘇俄妓女的營業方式

因為蘇俄名義上禁妓女，所以他們不能挂招牌——公開營業；但實際上政府是默許的，半公開的；若要招留客人在她們家中尋歡，政府知道了是要受處罰的；自然，在她們家中幹，不是絕對不可能，偶一為之可以，時常幹就不行。因此，她們的營業方法和地點，就有幾樣不同的，現在分述如上：

a 洗澡堂，全蘇聯的洗澡堂，可以說就是公開的性交所——妓院——臺基，這般妓女有了客人，既不能請到家中去玩，所以就向洗澡堂去解決，男女同時進去，挂的招牌

名曰家庭洗澡堂，實際就是臺基的作用，因此，每日午後三四時，直到晚間十一時，十二時澡堂關門，工人散了）所有洗澡堂的附近，都是些紅紅綠綠的玩具——姑娘——妓女。有三三五五的在那裏站着閑談的，亦有在路旁大開玩笑的，亦有在人行道上來來往往，往往來來，假裝過路人一樣的，男性走那裏過路，她們就要特別說些風流話給他們聽，使他們注意，引動他們的情慾，他們若是笑，或者回顧一下，她們就走近來同他們講生意了，說好了，三盧布一小時，或五盧布二小時，隨便男性解決幾次，於是手挽手，儼如夫婦，正大光明的進去了，掛號，買票，入室，脫得精光；擁抱着，或同臥沙法上工作起來了，與中國歐美嫖娼一個樣，五花八門隨便買主怎樣幹都可以，大家不要以為嫖社會主義國家的妓女，就與嫖其他國家中的妓女是兩樣，那就有點笑話。留心一點，若是時間超過預訂，則嫖客兩面倒霉，一面是妓女多要錢，一面是澡堂要按照時間計算——補票，而且洗澡票很貴，每人每小時起碼一個盧布，五個盧布是最好的，除了有鋼絲，花床，沙法，漂亮鏡台外，還有紅毯鋪樓板，就在樓板上幹起也很舒服。所以在洗澡堂裏面幹一次，至少要十個盧布，多則二十三十不定，這是大街上的澡堂是如此，至於僻巷小街的洗澡堂，那妓女更多，價錢亦便宜，可是貨物不甚好。澡堂設備也不完善，不過為經濟而又想急於解決性慾起見，也可以去，每到晚間十點鐘左右，洗澡堂要停止賣票的時候，這些沒有找得買主的妓女們，就起恐慌了，見着男子就說「*mirno dy*

Sora Ha Baka] (這是俄文，我譯音不出，譯意就是：五塊錢進澡堂。)還有說二塊三塊的，不論時間，以澡堂關門爲止，有時只愛過路的男性停一下脚，她們就打樁來了，開他要那個，或者她們各說各的好處，男性若向其中任一講話，別的姑娘就走開了，以爲他看上她了，她則馬上強拖他去，如上海的野妓一個樣，當然的，誰個不愛這些事？身上懷着有點虛布，就有其他用途，也不管了，去打一砲再說。勢所必然的，妓女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既無祖國，又無民族，完全國際化了。她們唯一的希望中心，就只有錢，所以無論那一國的妓女，只要錢，不管其他。賣淫而以時間計算的妓女們，當然希望時間延長，她好多得些工錢，因此，進了澡堂之後，她總盡量想些方法同男性玩，玩得男性樂不思蜀，要死不活，如性交之後，在室中裸體跳舞，數她的陰毛，探她的陰道，顛倒互相與生殖器接吻等等舉動，至於擁抱狂吻乳部，這些必然把戲，她不待說的了，有些妓女，每晚做幾次生意，進去出來，出來又進去，這是生意最好不過的了，亦有終不得買主的，十二時快快而歸。

b 戲院電影場，我們知道，晝伏夜出，祕密工作；盜賊如此，共產黨人亦是如此，全世界的妓女們更是如此，這是很顯然的；在上海就易證明；每到黃昏時候，電燈初開，而這般紅紅的，如花似玉的姑娘們，就濃裝豔服，開始活動了，好似羊兒兔子一般，排列於弄堂之門，大街小巷都是她們的市場。在俄國除了洗澡堂之外，還有戲院，電影

場是她們的性交所：不過這些他方幹起來不及洗堂中那樣舒服自由，可是亦有特別風味和愉快，而且要經濟得多，不似洗澡堂，旅館中那樣竹積。（旅店中亦可以幹，但要受格伯武的盤查，且沒有職業證和護照是不能住旅店的；若是共黨黨員團員，那就很可以自由，如今日南京公安局查旅店一樣，形跡可疑，又無行李，不免被拘，太不方便，所以於蘇聯境內在旅店漂妓女，是很少的，是要受處罰的，這是普通人如此。）因此，凡是戲院電影場的門前及附近街頭巷尾，總是些燕語鶯聲的妓女在那裏徘徊，見有來的男性，她就走過來問『Korevna，何切時？』——即願意不？或者說『溜比時？』——I poc Wop』愛不？若男性不理她，她就去了，若答她的話，她的媚態百出，就要求同男性一路進去，當然是男的買票，坐在一塊，擁抱着，親嘴，撫摩，情不自禁了，電燈息了，電影或戲開幕了，只有幕上有光，台上有燈，觀眾都在黑影中，於是男女，女男亦就開始工作，女的將衣服上提，露出肥嫩約東西來，男的將褲鈕解開，往下一送，男女重坐，兩人合成一塊了（歐美婦女多不着褲，特別是妓女，以便工作，）這時，台上的戲狀，和影像，琴聲，音樂聲，與觀眾的舉動和接吻聲，懽愉聲，成了正比例——一樣的快，一樣的好看，（其實看不清楚，）一樣的好聽；尤其是演愛情戲與放愛情影片，真是令觀眾在場中發了性交狂，差不多要完全公開了。影戲告一段落，電燈都開了，這些男女觀眾的工作亦告了一段落，但仍然將姑娘護抱在懷中，滿面笑容，各引領環顧，表示得

意，快活。在院中的觀衆，總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男女雙雙，百分之八十是擁抱而合成一塊的。在歐洲的習慣，沒有異性，是不進戲院電影場的，即在愚下亦是如此。散戲之後，二盧布，三盧布，以至於四五盧布，隨便給她就完了，很簡單爽快的，自然亦有預先講好的，這是生手——外行，在我們大中國，遊戲場，電影院，只是吊膀子的所在，而不是性交會場，恐怕再十年廿年後，也免不了要照歐美的辦法，特別是蘇俄，那不會如今日有許多怨女曠夫了。

c 公園中，天氣晴和，（莫司科四月以後的天氣）夕陽西下，各工廠日班工人停工出廠了；各機關，各學校的職員學生亦停止工作出來休息了，這時的莫斯科市中的各馬路公園，真熱鬧來了不得，男男女女，要要約約，都在公園來白相了，（其實就是吊膀子）成羣結隊的，手攜手，肩比肩，走的走，坐的坐，說的說，笑的笑，唱的唱，鬧的鬧：都是青年婦女，打扮來整整齊齊的，妖妖嬈嬈的，在這些地方顯漂亮，賣風騷，以嬌聲媚態來引誘男子，直言之曰女子性慾狂，亦未嘗不可。（俄國自革命後，女子超過男子的數量，在五百萬左右，故女性性慾不得異性。）自然，在此種情形之下，有不少專門賣淫的妓女在其中，可是那裏分得出來？除非老莫司科還可以認識一些，除此之外，只有直接同他們發生性的關係之後，看她要不要代價，據我的經驗，百個姑娘中就有九十五個要淫錢，天晚了，馬路公園中是照例大多數沒有電燈的，快活呀！真快活呀！這

些馬路公園，簡直成了露天妓院，擁抱的擁抱，接吻的接吻，橙板上，草地上，樹下，花下，都是些野鴛鴦在那裏過人生最快活的事，仔細聽，只有笑聲，接吻聲，懽呼的媚聲，和她們一部份沒有尋得愛人的呼喚聲：「色急蘇打！No No No 此地來！」當然的，走公園裏過的男性，十個就有九個是想去揩油的，至少也是想打露天乾茶圍的，聽得她們這種呼喚聲，最低限度是要望她一望；若是貨色好，就去同她商議；不好，就一直去了，另找別個；若居心要去解決性慾問題，總不會落空的，但中國人去，就要胆大與能說俄語，否則不能成功。

森林中，俄國是世界著名的森林國，全國地土可分爲三種，第一種是毫無用的冰雪，周年都是堆的冰雪；第二種是山嶽地，光光的山石，到夏日只是生一點淺草小樹條，亦是無毫用處；第三種是農地，約佔全國土地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的農地當中，又分爲三種，第一種是草地，專門生草，牧畜馬牛羊，這種草地又約佔農地三分之一；第二種是耕地，種麥子，種蘿服，以及葡萄蘋果等，這種耕地，在農地中又約佔三分之一弱；其餘三分之一強的農地，就是森林，所以我們由西比利亞到俄國，一過伊爾庫次克以西，沿途只見森林與曠野，直到莫司科與列甯格勒都是如此。我在俄國參觀過了他們的一切鄉村，及一切鄉村中的農業狀況和經濟組織之後，我常常感覺得俄國還是牧畜時代，農業時代都還說不上，至多可以說農業時代的初期。我參觀過了好多麥地，看他

們的種植方法及其麥苗，都是很幼稚的，愚笨的；舉個例來說罷，牠們種麥不是種麥，而是撒麥，將麥子撒些在土上就算了事，如我們鄉間撒秧母一樣，所以麥苗長起來很密，很細，很矮，其結果麥子很小，收成很少，這是必然的事實。這樣落後的農業技術，要想做到列甯說的『農村電氣化，』我想至少還要一千年，（關於蘇俄的農村問題，以後我還有長文來敘述或討論，這裏不再談了，）閒言少敘，書歸正傳，那莫司科是蘇俄的國都，亦是很多森林；每年五月以後至十月以前，這些市外的森林，就是莫司科市民唯一的大公園，特別是星期日，與節假，紀念日，這市外的森林公園，總是成千成萬的男女，坐的坐，臥的臥，在很深的草地上，實際上我們隨時可以看見：這裏一雙男女，那裏男女一雙，擁抱着在解決性的問題。自然，這裏面不盡是嫖客與妓女，也有其他配合，可是妓女無論如何是佔絕對多數。在森林公園裏面遊玩的人，婦女尤其佔絕對多數，在這些地方遊玩的男女，有在城市中吊好了膀子，專門到此地來解決性慾的問題；有到此地來臨時吊膀子，馬上就達到性的要求；她們在草中坐臥的時候，若見遇着男性從旁經過，必喊『Tyaskivino來呀！散步去！』若是有要去玩的，就同她們打攏了，東說西說，說上一個好的，就約她去散步，散到林中深處，將手棍插在地上，帽兒揭下來戴上棍頭，兩人倒臥草上，就自由動作起來；日暖風和，草地如茵，森林中空氣既新鮮，又擁抱着所需要的肉體美人兒，其愉快也可知。事完之後，二蘆布三蘆布就好了。這種

舉動在中國謂之野合，我以為這是男女性交最好不過的所在，不管夫婦也好，姘頭也好，都應該在野外舉行，環境好，空氣好，將來產出的小兒，一定要聰明些，比在房中悶起養的小兒要好得多，這是我的一種揣測，不知是否正確，還也請優生學大家指正。上面這種妓女，是流動的，今天這個森林玩，明天那個森林遊。有些森林中還特別開設有商店——茶館，酒店，紙煙店等，名義上是商店，實際上就是妓館；去吃茶飲酒的人，當然是些嫖客；那些堂館，酒保，盡是年輕姑娘，差不多完全是公開的妓院一樣；酒館茶店，都是露天的，她們打扮扮的來陪客人喝茶飲酒，在這個時間中，就是看貨色，商議價錢；看有幾位男客來喝茶飲酒，就有幾位姑娘來陪坐；不合式的，可以叫她多喚幾個來，商議好了。就手挽手去森林中解決問題去了。但茶很貴，一人起碼半盧布（合中國五角多），茶壺很大，是銅的，加中國的火鍋一樣，還要高二倍，中心燒炭；可容水七八斤，四人一壺很合式每壺二奴布，這明是竹槓，但亦有很多人去胡鬧，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為這些地方，多半是敵外國人的竹槓，外國人初來此，不懂語言，若是知道了這個門頭，跑跑去，可以不必講價錢，只要能說或寫1 2 3 4 5 6 7 8 9 10就對了。

3. 最好的妓女與最壞的妓女。

蘇聯的妓女，除了上述之外，還有兩種特殊的，現在略述於下：

A. 流娼——爛娼，這種妓女，是最下賤不過的了；多半是土耳其和韃靼的青年婦女

，流落在莫斯科，以及蘇聯境內各重要城市；她們最不受潔淨，充分的表現東方落後民族，蓬頭散髮，面部不洗；花衣赤足，（當然是夏天。）游行於各馬路上，各公園中；逢人便討錢，賣笑，要求買物件給她吃，最低限度也要吸枝香煙，直言之曰乞丐亦可；若是同她談幾句話，（許多能談俄文，）她便嬌聲滴滴的歌唱而跳舞起來，唱舞之後，就要錢，一角二角隨討，若是不嫌她醜醜，約她到森林中去玩，她便受寵若驚，馬上嬌媚起來，走近你的身邊，要你擁抱她，接吻的吻，手連手到森林中，坐在草地上，她便臥向懷中來了，揭開花衣，一切都露出來，隨便如何都可以，這完全有東方婦女的風味；性慾解決之後，一個盧布就了事，她要求長久愛她，她願一生供給你肉體的愉快，服侍一切家庭工作，這種婦女，一點知識沒有，真可憐！若是將她打扮清潔整齊，也還是一個東方漂亮的姑娘小姐，問她何以來此做這些流蕩無恥的生活？她總說家中破產，父母死亡，兄弟離散，無法生活，只有隨處乞食，遇着有良心的人，愛她們一下，或者討她們去做家庭工作——老婆，是她們唯一的希望，亦就是她們一生的榮幸，說起來也真悽慘，與我們上海的野雞一樣，但她們身體自由；在蘇聯禁娼之下，無人敢將她們組織起來作大規模的淫業，只有如楊花一般，隨風飄蕩，到處零賣。這種下等妓女，在莫斯科亦不少，公園中三三五五的隨處都是，因為她們不愛潔淨，所以淫業蕭條，很少得愛，只有最無聊的下等流氓，與我這好奇的人才去嘗試一下，其餘的人，都是望而生畏了，

之若蛇蝎，

B. 舞女，歌妓，戲子，——機關小女職員，學校穹女學生，最好的妓女，

這些姑娘，在莫司科是最好的妓女了；在一般的來說，無論中西各國，跳舞，唱歌，演戲的青年婦女，部是可以賣身的妓女，不過在歐洲這班歌舞姑娘，確與普通專門賣身的妓女要不同點，因為她們名是賣技，不是賣身，但要買她的身，不是不可能的事，多費點錢與時間，就成功了，這些姑娘愛到手，有特別愉快，真是豔福不淺！可是愛到她們，不是隨便甚麼人都可以，起碼在黨政軍機關比較重要的人，才完全有可能；既嫖得她們，亦不是三五夜就算了事；是有比較長久的時間性、預先訂約，三月五月，一年兩年，每月須付女子性交費百盧布或二百盧布不等，簡直是討臨時老婆一樣，所不同的就是每月要付一定的租金；期滿之後，好則續繼訂約，不好則各自東西，或者再好就成正式夫婦，我以為這是最好不過的辦法，現任蘇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加季林，他老先生亦討一個十八九歲的，漂亮的，跳舞姑娘，是莫司科第一個美麗善舞的姑娘。其次好的，要算學校中的穹女生，與機關上做工作的小女職員；窮女生們，因為家庭貧寒，在都市中求學，確是感覺許多困難，因此在外活動，給男性當臨時老婆，既得經濟上的幫助，又得性的解決；有了對象，亦是訂約，每月三十盧布至百盧布，日間上學，晚間到臨時丈夫寓所當太太，按時來，按時去，確也爽快，再次就是女職員，他們有些有丈夫

，有些還是姑娘，因為有家庭生活負擔，在機關中當個小職員，（如打字之類）每月收入不多，除了自己用費，還要供給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等，於是就不得不來幹此皮肉生涯；但他們都是比較有些智識，絕不像一般妓女亂來，多半是在本機關中講臨時戀愛，三日五日，一月二月，都可以，商議妥當實行同居，按月收款；這種辦法亦不錯，上面這三種男女關係，我列在妓女當中；或者有些不當，但我因為她們都要錢，所以說他們是妓女，其實在今日資本主義統治之下、那裏不說錢？沒有錢是不能接近女人，亦不能講戀愛，更討不到老婆，這差不多成了現代社會的普通狀態，能何獨責蘇聯的婦女？我之所以怪她，因為她說她是社會主義的國家！

4. 戈耳基 Gorko 對蘇聯妓女的論文

戈耳基，是俄著名的文學家，有很多作品行於世界；此人現已年多歲；同列寧是老朋友；他的學問，盡在窮苦中得來；他當過學徒，當過酒保，又做過碼頭工人；所以他寫出來的文字，就含有窮人革命的性質，他雖同列寧個人好，但他不贊成列寧的主張，亦就沒有加入列寧的布爾世維克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列寧他們幹的革命，他老先生不但贊成，而且極力反對；列寧以他是個光桿文人，沒有作用，不理他，他氣了，大罵列寧們蠻橫殘酷，必欲置俄羅斯於滅亡；自己一溜煙馬跑到外國去去了，仍然過文字生活；在瑞士差不住了十年，不問俄國的事，無形中也成了一個白黨份子一樣，當俄羅斯亡國奴

在列甯死後，聯那共產黨方面，素以爲文人都是不革命的，而且反革命的文人，確是遍地皆是；因此對於列甯的老友——戈耳基的狀況如何，毫不介意；直至一九二八年初，湯八司煤礦區外國工程師經濟反革命的事件發生後，痛惡文人的布爾世維克黨，才感覺自己人材缺乏，依恃外國人材，是不對的；於是才提倡高等學問，獎勵專門技術人材，振興俄羅斯舊有文字，黨國雙方同時下手，大宣傳而特宣傳；他們平素認爲資產階級的學者——已死的托爾司太，那年——一九二八年，最高教育行政管理委員會——教育部，也特別撥了十五萬奴布，來作托爾司太百週年紀念大會的籌備費，這是托爾司太格外的光榮，死也不料共產黨對他還有今日，假若他不死，共產黨一定要他來當最高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因此，久流在外的列甯老友——戈耳基，他們忽然想起要關照他老先生了，於是拍電去調查，布哈林，史達林寫信去問安，恭維——我們俄國無產階級的文學家，只有先生可以當之，孝敬——先生是我們的老前輩，我們許久沒有得先生指教了，（上面幾句話，是布哈林，史達林等聯名寫給戈耳基的信中摘來，登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不拉夫炮——真理報上，述者註，）一面又派代表去慰問，要求并權迎他回俄國，戈耳基究竟是個文人，不答既經，亦不管他們現在是何用心，離了十年多的祖國，趁此時回去看一看也好，就答應回國了，代表拍電回來報告，高興了全莫斯科的人民，忙追了史達林，布哈林等黨國要人——學生小子，急急的籌備歡迎會，一九二八年，五月七

日，戈耳基坐的火車到莫司科了，全莫司科各黨，政，軍，學，工廠等機關，均派有代表手執紅旗，上書「歡迎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戈耳基」到火車站歡迎；布哈林，史達林等黨國要人，將這老頭子擁出火車，就在車站月台上拍手抬腳的把他老先生橫拋起來比山高，并大呼「戈耳基萬歲」於羣衆歡呼聲中，他老先生微微笑容，被人蜂擁上汽車去了，第二天第三天，一連七八天，不拉夫她報上，都載有戈耳基在各級黨部，各行政機關，各學校，各工廠歡迎會上的演講；他老先生一到莫司科，赴各處的歡迎會，怕整整的忙了半月，不耐煩了，以後請他講演，通通拒絕，也確實年高，長途火車，連日講演，太辛苦了，要休息幾天，在旅店休息期中，他老先生才與久別的故鄉——莫司科市親近親近，單獨一人步行，這條街，那條巷，日夜都去走候，雖下雨他也要出去，在這無意之中——或是有意也說不定，他發現莫司科的妓女了！回到旅店中來，就寫了一篇大文，敘他在莫司科市遇着流氓和妓女的感想，投在第三國際主席——布哈林主編的聯邦共產黨報——不拉夫她，他們見他老先生發牢騷，而且連譏帶罵，有失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體面，實際上是搞共產黨的亂，沒有登他的，他先生氣了，親自跑去質問布哈林，布哈林說「我不知道，失禮失禮！明日一定發表。」第二天，不拉夫她報上，第二張要完的邊邊上，載了幾行極小的字：

別了十年的莫司科，仍然無恙；建設了十年的蘇維埃政績，依然如故；這使我高興

了，而又失望！各車站四周的乞丐，流氓，失業者如蟻；各澡堂門口的妓女如雲；鐵維爾司喀牙街的賈淫姑娘如織，一如舊態，若非昨晚下雨，想來還要多些，這種情形，增加了我無限的悲哀與痛苦！滿望着回來觀祖國之光，賀人民之福；國光民禍，如斯已足！繼續如此，誰人不哭？！社會主義，卽此快樂？黨國諸公，所作者何？戈耳基寫。最後附有幾句『這是戈耳基老先生勉勵我們的，不要誤會！今後我們更要努力，將這班東西消滅！記者』

這位老先生真不受人抬舉；如此熱烈的將他擁迎回來，他就故態復萌——文人的老毛病，見着甚麼寫甚麼，毫不客氣；把布哈林，史達林等等黨國要人氣殺了！不理他，他在莫司科不到一月，會得了莫司科一切的舊現象，新把戲，心裏難過，又悄悄的別而逃，（其實黨國要人還是知道，不過不便挽留罷了，縱留得，亦恐禍多福少，）依然在瑞士過他文人的流浪生活，隨後我們聽得黨國要人談，迎他回來，本欲長蘇聯的教育，他太不自愛，只有任他去，如此，是老先生無福做官了。自戈耳基對於蘇聯妓女問題放了一大砲之後，莫司科的澡堂附近，晚間都有警察在那裏驅逐紅綠粉香的姑娘，不准她們在那裏站立求售，鐵維爾司喀牙街的遊行妓女，亦有許多警察在那裏巡行，不許花姑娘們打來回，（因為那條街是著名的妓女市場，電燈一亮，妓女們都集合在那條街上，來來往往，往在來來，儘打來回，嬌嬌婷婷，令人魄飛魂散；燕語鶯聲，香風撲鼻，

赤 裸 裸

一〇二

神變疑仙世界，真是這樣？妓女們若是知道此種壓迫之來源，一定要大罵戈耳基動搖了她們的飯碗！

(完)

一九三〇、六。

中國共產黨旅俄支部

(李力言)

第一章 旅俄支部的起源

第一節 遠因

第二節 近因

第三節 旅俄支部秘密成立

第二章 旅俄支部的組織

第一節 共產國際與聯共的組織大要

第二節 旅俄支部之嚴厲專橫

第三章 旅俄支部的罪惡——妄施列甯所謂鐵的訓練；鐵的紀律

第一節 鐵的訓練和鐵的紀律與各種口號

第二節 鐵的訓練不許學習俄文與外國文及其他學科研究

第三節 每日生活緊張的現象

第四節 鐵的紀律形成羣衆間猜疑

赤 裸 裸

赤 裸 裸

一〇四

第五節 批評時之蠻橫無理

第六節 孫逸仙大學中共黨團員忙碌狀況

第四章 旅俄支部的對頭

第一節 李鶴林反對橫蠻的批評

第二節 反對旅俄支部的組織并向第三國際告發

第五章 旅俄支部的死亡

第一節 第三國際下令解散旅俄支部將中央併入聯共組織

第二節 第三國際對旅俄支部各領袖的處分

第六章 結論

此篇係說旅俄支部之專橫，共產黨之黑幕，注重描寫事實真象，至文字方面，則因久留法俄，擱筆多年，措辭不免有生嫩重複，閱者諒之！幸無以辭害意！十九年五月

第一章 旅俄支部的起源

第一節 遠因

自從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許共產黨份子加入後，赤俄陰謀成功，宣傳赤化的機會成熟了；於是儘量收買中國青年學生來莫斯科入學。原來在莫斯科只有東方大學收納東方各國共產黨團員；自 總理逝世後，特新設孫逸仙大學，以紀念 孫總理而要

好於國民黨；一面要求中國國民黨派遣黨員入學，一面命令中國共產黨派遣入批黨員來莫寧學習革命理論和經驗；實則亦俄借此吸收國民黨員變成共產黨員之唯一辦法；不成問題的，國共合作，國民黨爲聯絡邦交友誼起見，當然准如所請，先後送到百多黨員去莫斯科，以致孫逸仙大學有人滿之患；原定招收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團員二百名，現展收至三百五十名；因此，共產黨對象增加，開校一二月，竟新收得由國民黨加入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四十餘名，其餘表同情於共黨的尙有數十。這樣快的發展，把中國共產黨內一部份領袖陳獨秀等的野心衝動了。」

第二節 近因

陳獨秀原來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自第三國際承認中國共產黨後，他在國際上的地位，忽然增高；各國共產黨認爲他是中國無產階級唯一的領袖，的確他的工作成績也不錯；國民黨改組容共後，中共黨務工作，益形緊要，第三國際更加重視獨秀先生，擬爲東方的列寧——中國無產階級解放救星，完全給以在中央黨內一切最高指導權——總書記。這樣一來，獨秀先生不但是中共黨內重要人物，而且是第三國際重要人物了。獨秀先生儘管一天一天的地位抬高，却把黨內瞿秋白彭述之等一些充滿領袖慾的人們，惹起忌妬心來，常常表現意見不合。獨秀先生認爲這種現象對於他個人地位不好，結果免不了激烈衝突，須從定早設法預防；於是與平日意見相合的蔡和森，任卓宣，劉伯堅等密商妥當

對付方法。大家都認為：要想在黨內永久站有最高的地位，維持統治勢力，非得有羣衆擁護不可；要想得羣衆擁護，非把羣衆抓在手裏不可。因此大家決議祕密進行小組織。同時又看見這些留俄黨團員，都是優秀份子，如抓住份裏，儘可作爲將來爭鬪時良好的工具，所以決定在各國組織中國共產黨支部，在俄國亦同樣的祕密組織旅俄支部起來。

第三節 旅俄支部祕密成立

原來共產國際組織法，是經共產國際議決有一定系統的，不能容許任何小組織存在，現在獨秀先生等祕密進行旅俄支部，竟跑到第三國際所在——聯邦共黨黨治之下來了，他們不管共產國際的組織法是怎樣的，竊據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派蔡和森爲駐第三國際代表，劉伯堅爲東方大學駐校代表，任卓宣爲孫逸仙大學駐校代表，連來莫斯科進行他們密定的工作計劃。這幾位代表先生一到莫斯科，首先注意第三國際及聯邦共產黨，用何種方法，才能把他們瞞過？於是到處找機會，密向國內初來的黨團員活動，托言：『中國青年初來外國，一切習慣不同，言語各異，若與聯共學校支部俄國同志合在一起，工作和學習均感不便，不如分別組織，中共另外成立旅俄支部，仍受中共中央管轄，以便進行一切。』這種說法，在當時初到的人，確因語言習慣的不同，處處感覺困難，如今聽了這幾位代表先生說出此種便利辦法，都認爲有道理；同時又見他們還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派來的，作過領導工作，亦常出席第三國際會議，對於黨務設施，自然會知

這根據決議去辨，那裏有心疑惑到這是秘密小組織？又以初來之故，語言不通，縱有疑問，也無法與俄國黨人接談，有了以上種種原因存在，所以幾位代表先生敢放心大胆地把旅俄支部在莫司科秘密的正式成立起來了。

第三章 旅俄支部的組織

第一節 共產國際及聯共的組織概要

共產國際的組織，無論那國共產黨團員到任何國去，只要該國有共產黨機關，就應馬上去報到，成爲當地黨團員，莫司科這個地方，不但有共產黨機關存在，而且有指導各國共產黨的最高級機關——第三國際，在第三國際下有蘇俄聯邦共產黨中央黨部，中央黨部之下有省，市，縣，區黨部，區黨部下，有區分部，區分部下，有各機關、學校、工廠等特別支部，現在中美黨員來到莫斯科入學，當然應在莫司科所入的學校支部報到，成爲該支部黨團員，幾位代表先生爲得要秘密活動成功，對於先後來俄學生，一概借故向學校支部提議：「這些由中國初來的學生，不通俄語，我們可以指導招待一切，至於來校後黨團的訓練和組織工作，他們也可由俄文譯成中文照辦，」學校聯共支部聽了他們的提議，也覺得初來的中共學生，確發生語言困難的問題，照這提議辦去，實在不錯；同時又因那時俄共對中國共產黨近年來一切工作認爲成績優良，特別倚重，平日有所建白，無不首肯，總以爲忠實努力，那還有心疑惑他們別具野心，竟將校中黨務交他

們代辦，於是旅俄支部可以肆行無忌了。

第二節 旅俄支部組織法之嚴厲專橫

旅俄支部既能在秘密中成立，他們於是進行第二步怎樣能把這些青年抓在手裏的工作，定出了許多新的組織法，原來聯邦共產黨對於學校支部的組織法，在學校支部執行委員會下，成立各小組，以班次來分定，每班大概由十餘人至二十人，每組設組長一人用以督率羣衆學習和工作，就是傳達上級機關的意旨於羣衆，和將下層羣衆的意見轉呈於上級機關，并不能操縱一切，蒙上蔽下，聯邦共產黨各級黨部，都是這樣，無論那國共產黨來莫學習，也都應遵守黨的組織法和紀律；可是這幾位代表先生們，爲要實現他們的陰謀，若照這種學校支部的組織法，不便進行他們的工作；同時又因學校班次，是學校原來隨便分的，每班太多，並且每班不一定有他們認爲忠實可靠的同志在內；於是暗中先派許多他們現認爲忠實的份子，秘密調查所有黨員，那些該同某甲同組，那些該同某乙同組，不管他們班次如何，只要有利於小組織活動，就可以分配在一起；詳細調查後，纔實行分組，每組以五六人爲限，每組組長，由他們幾位代表先生，自行組織的旅俄支部執行委員，認爲忠實頂可靠者充之。組長有絕大威權，全組組員們表現的好壞，完全由組長一人呈報執行委員，下層羣衆，有意見向執行委員發表，必先得組長許可，欲上意見書，亦由組長核閱後轉呈，因此，組長在執委會與下層羣衆間，可隨便操縱一切

，使雙方真乘不明黑白淆混，下層羣衆，絕對服從組長和上級機關命令，旅俄支部的組織、情形，大略如此。

第三章 旅俄支部的罪惡——妄施列甯所謂鐵的訓練鐵的紀律

第一節 鐵的訓練和鐵的紀律與各種口號

旅俄支部所謂鐵的訓練鐵的紀律者，意思是要把這些活潑青年，訓練成鐵一般的強韌，束縛成鐵一般的堅實，如機械一樣，好作他們的工具，現在我先把鐵的訓練與各種口號說一說：

A. 思想革命化；(1)破除一切宗法社會思想，(2)打破私有及自私自利種種觀念，(3)打破浪漫，奢侈種種資產階級式的色彩，(4)打破崇拜英雄及當首領的思想，(5)去掉小資產階級式的虛榮心，(6)思想無產階級化，絕對信仰共產主義，(7)養成犧牲性，(8)養成革命人生觀，

B. 行動革命化；(1)生活緊張，(2)生活要有秩序，(3)生活刻苦，(4)一切行動要有規律，(5)行動無產階級化，(6)工作要有計劃，(7)工作時要耐勞苦，不怕犧牲，(8)絕對服從領導，(9)絕對服從黨紀，(10)習過團體生活，不許作個人行動和個人研究，(11)注重日常實際工作，在工作裏面找經驗，(12)共產黨員是將來無產階級戰鬥員，要平日積極參加黨的工作，養成積極份子。(13)注

重小組工作，(14)彼此平日應過細監視各人的言語行動，

這些鐵的訓練種種口號，總之不外注重在日常生活實際工作裏面去用功夫，至於課堂學習，非所重視，但他們以爲單有鐵的訓練，不能達到他們之所謂成功，還有一種嚴格紀律，才能使那些不受訓練的人們就範，於是又提出鐵的紀律來：

- (1) 禁止講時髦，認爲是資產階級的習氣，
- (2) 禁止購買外國來的煙酒及各種用具，認爲是資產階級使用的奢侈品。
- (3) 禁止談戀愛寫愛情信，及開玩笑，認爲是資產階級無聊的消遣，
- (4) 禁止談家常，認爲鄉土觀念太深，
- (5) 禁止愛梳頭洗面刷牙擦鞋，認爲是小資產階級愛好的表現，
- (6) 禁止愛談豪俠，認爲是英雄色彩，
- (7) 禁止與女子接近，認爲是浪漫色彩，
- (8) 禁止愛個人進圖書館看書，認爲是學院式的研究，
- (9) 禁止愛作活潑運動，認爲是資產階級學生老爺生活，
- (10) 禁止愛入戲院跳舞場娛樂會等，
- (11) 禁止平日休息時，愛看書閱報，不與人接近，作交換意見，密切關係等工作，
- (12) 禁止吃飯時，說黑麵包不好吃，睡覺起床時說睡未足，聽課後說教師或謠譁不好，休息時說莫斯科不及英美的倫敦紐約好玩，
- (13) 禁止女同志塗脂抹粉，穿時髦衣服，着高跟皮鞋，
- (14) 禁止閒時批評黨務，及詆毀黨務工作人員，
- (15) 不許違抗組長及執行委員會命令，
- (16) 不許違抗小組會及大會的批評和警告，

17) 不許在上課開會時表現疲倦，(18) 不許羨慕資產階級生活，(19) 不許亂吐口水，因為各地設有痰盂，(20) 不許請假出街，或星期在外久玩，(21) 不許在開討論會或批評會上不發一言，(22) 不許說漂亮話講辭章學，(22) 不許吃飯走路太慢，以上所說這些鐵的紀律，為人人所應遵守，犯者着以不革命假革命等罪名加之，予以嚴重處罰。

第二節 鐵的訓練不許學習俄文與外國文及其他學科研究

鐵的訓練各種口號，經委員先生們提出後，怕大家不明它的真實意義，常常作詳細解釋；他們認為：『中國革命青年，來在莫斯科學習革命理論和經驗，不一定要坐在課堂上聽課，才算學習，而是多多參加實際工作，找得經驗。』於是極力叫初來入學的，不許學習俄文及其他學術；有時要知道中國情形，和國際狀況，他們懂點俄文，就將俄文報紙譯一點出來，給大家看看；俄國教員上課，也是他們口譯，但因他們俄文懂得不多，謬譯難得完全，聽課的都覺沒有興趣，有些曉得英法文的學生，向學校教員要求，如果能直接用英法文教授，大家情願聽受英法文，結果教員中懂英法文的，果然樂從這個提議，減少雙方困難，可是幾位原來當謬譯的執行委員先生們，本想把這些來莫黨團員，訓練成鉄一般的機械工具，那能讓這些學生懂得英法文來直接聽課，與俄國教員發生關係呢？他們害怕學生直接聽課將妨礙旅俄支部的進行；同時又害怕常同俄人

熟悉起來，有機會學習俄文，這些懂英法文的，學俄文一定比較容易，不久會造成一些熟悉俄文的人材，對於他們翻譯官位置有危險；因為一個翻譯官，每月有壹百至二百盧布的薪水，中國人在俄國，有這樣多的薪水，也算好包袱，那能讓別人享去？還有一層，他們委員先生們，要想維持永久的領導地位，不能多讓別人深知俄文及各西文，作高深的研究，就是以前在國內學好的學科，也不許暇時溫習，他們常謂中共黨團份子，純粹的無產階級太少，大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這些份子的思想行動，是游移不定的，他們已經受過相當教育，具有普通的，或專門的智識，腦筋異常靈敏，用不着像純粹工人，要常坐在教室作識字運動，只要平日思想革命化，行動紀律化，就算了不得，特別是每日生活，要大家嚴格地互相監視；於是下令各組長，要各組員速購隨身小冊和鉛筆二份，置衣袋中，每日晨起，即作本自己工作計劃。其次，則逐時記錄，本工作經過，及對他八言語行動所表現的觀察；這些記錄，先在一本小冊記好，到每晚九點鐘，拿出整理清楚，謄在別一本小冊，交由組長轉呈執行委員核閱後，在第二早晨交回。

第三節 每日生活緊張現象

校中原定每晨六時起床，他們改爲五時，爲的是要把生活緊張起來；於每一刻鐘一分鐘甚至於一秒鐘，都不准隨便放過；起床後限五分鐘，把穿衣服理床帳洗臉漱口諸事

做畢，組長隨時跟着督視。手裏拿起小冊子，看見那個如到五點鐘起床電鈴已響，尙未驚醒，一定罵他是墮落份子，不革命的表现，連忙把名字記上，作批評錯誤時的材料；如過那個已經開鈴驚醒，預備起床，稍微伸伸懶腰，打打呵欠，組長先生也一定大罵這是少爺公子，早晨不想起來吃飯的表现；若在五分鐘不能將所謂應做的工作做好時，也會大罵做事不敏捷；若在五分鐘內能早把應做的工作做好，而不能利用剩餘時間，來作本日工作計畫，或筆記他人目前的表現如何，也免不了組長先生責罵生活太渙散不緊張。這樣一來，早上二開鈴聲，大家馬上就爬起來，趕緊進行應做各項工作，那種忙迫的情形，簡直比演電影的滑稽大王卓別林，早上起床趕火車還要手忙腳亂些。五分鐘後，組長宣布：「本組現在到某教室去開小組批評會」，各人聽了趕忙前去，如遲到一分鐘，組長先生大罵：「爲何遲到」？拿鉛筆在小冊上記起；同時本組各人也把遲到的人名記在所帶小冊上，作批評材料，各組開會，大概開到七點半才完，學校規定的早飯時間到了，大家跑至食堂，趕緊幾吓吃完，一到八鐘，就要上課堂，所聽的課，雖是些俄國有名教授，講的社會主義，西方革命史，政治經濟等，然而總因講譯官不好，大家終覺沒興趣，鬼混四點鐘，已到十二鐘吃午飯的時間，午飯後學校本有一點鐘的休息，作爲大家看報遊戲的時候，但鐵的訓練，要利用這些剩餘時間，作彼此的觀察和接近，這時各人應拿起所帶小冊，到處尋人談話，把談的問題記上，以便晚上作報告，大家忙個不了，那

能從事休息，鐘響二點，又要上課，俄國教員雖好，無如譯官能力太差，學生聽得毫無意味，然而在課堂上隨時要勉強鼓起精神，做起專心聽講樣兒，因為組長和駐校代表先生們，同坐在課堂裏面監視，手上拿着小冊，如發現誰倦怠不堪，馬上給他記上，所以時時都要自己戒嚴才好，上完四小時功課，已響吃晚飯電鈴，二十五分鐘後，馬上就要去開黨會組會校會等會議，一直開到夜裏十二鐘，已過學校規定睡覺時間了，應該散會才是，但是他們不管學校規則如何，托言：『中國無產階級，目前處在重重壓迫之下，正在那裏奮鬥犧牲，你們在這兒過着學校安靜生活，應隨時體念他們，加緊學習，早日回國幫助他們工作才是，』因此晚上開會，有時竟鬧到夜間一二點鐘纔止，各人疲倦已極，昏昏欲睡，但報告未做好交上，趕緊取出小冊，整好筆記，呈交組長，時常鬧到二三點鐘，還不能安睡，次早到了起床時間，仍然按時起來。

第四節 鐵的紀律形。成羣衆間之猜疑

一天過這樣忙的生活，弄得大家筋疲力竭，對於衛生方面，更無暇來講，可是組長先生，及上級黨官老爺，不計較這些衛生事情，只要你是忙於鐵的訓練，會拍馬屁，就是把尿尿流在褲裏，鼻涕吊在嘴裏，眼屎塞滿眼眶，牙穢貼在唇邊，鬍子不脩，頭髮不剪，一定說你是忠實努力的同志，特予嘉獎，頂有趣味的，是叫各人留心彼此言語行動，隨時拿着小冊，找材料筆記，我害怕你把我的短處看出記上，你害怕我把你的短處

看出記上，弄得你提防我，我提防你，大家都是偵探，處處使用心機，眼快心靈而且要會說，才能有方法探視，初來的學生，不諳此中情形，每每容易上當，他們首先同你談家常話，問你家庭經濟如何？有否父母兄弟妻子？現在家庭關係是怎樣的？這些家常談，那個曉得是圈套，隨便地照實說出來，結果在第二天小組批評會上，一定可聽到小地主，或小資產階級，充滿宗法社會思想，鄉土觀念太深種種批評；批評後，還要誠懇地表示接受，不然馬上罪上加罪，但這鐵的紀律，起初大家怕組長批評不守紀律，呈報執委，後來因為都想要好組長，不顧事實真象如何，只求他人犯罪的報告材料，就造謠中傷，也要做去，那有同志的關係，惟有互相猜疑，互相設法陷害罷了。

第五節 批評時之蠻橫無理

有一位國內初來東大的，到時因不懂鐵的紀律之利害，一切言語行動，不免有些隨便，到第三天早晨，開小組批評會時，組長先生對他提出二百五十餘條錯誤，一面數，一面罵：『凡是來莫求學的，既受中國共產黨派遣的恩惠，就應好好學習革命，服從鐵的紀律，不應忘了所負使命，現在你來這裏三日，竟有百多條錯誤，過細分析，沒有一條不是反革命的傾向；你這人實在危險極了，以後對於思想行動，切要留心根本改變，常常聽受本組長的指示，』組長先生罵夠了，同組的人，又大罵他：『家庭經濟既已破產，早該澈底覺悟，努力學習革命，作將來的奮鬥，誰叫你隨時把頭髮梳得光光亮亮，臉

兒洗得乾乾淨淨的，休息時只是爬在窗上，愛看街上過路的俄國姑娘，上課又不大用心，愛打瞌睡，這樣的表現，那能說得上革命二字？」這位初來黨員，自己想道：「原來赤色的莫斯科，事事講真正平等，自由，那有像這樣無理由的漫罵，在這大學裏面，三天之內，我竟犯了這樣多的滔天大罪，我真心想來學習革命的人，現在竟被認為反革命了！」想到這裏，他也無心辯白批評是否正確，只是痛哭流涕，以為自己早已走入了革命之路，直至今朝，仍然得個反革命頭銜，他實在痛心極了，足足的哭了兩三個鐘頭，組長看他這個樣兒，又罵他徒自空悲，不作誠懇的接受，這是違反黨紀，違反黨紀，便是違反了黨，違反黨，便是反革命，結果把這位哭的先生，下了一個嚴重警告，囑其痛改前非，又經他起來悲悲啼啼的自願接受警告，力改錯誤，才算了事；這是一件，還有一件，從法國來有三多人，原來是入孫大，因遇到關係，孫大學生已滿，學校正在另外租借房舍，叫這二十多位往東大暫住幾天，他們在此僅三天的客居，在第四天早晨，東大駐校代表劉伯堅先生兼旅俄支部執行委員，召集他們客居先生們談話，於他們公共的大錯誤找出七十餘條，至於個人不好的表現，簡直不勝其數了，劉代表把這七十餘條的錯誤，逐條分析後，不外是說他們帶有法國小資產階級習氣太深；因為他們初到時，身上穿戴的盡是法國巴黎時髦東西，又愛吃法國式煙捲，一切言語行動，認為毫末無產階級化，他們內中以前曾有做過領導工作的，都是老共產黨員，聽了劉先生這種批評後，

大家都面面相覷，以為法國真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穿了這種國家的衣服，來到無產階級國家裏，想來真是不對；現經劉先生早日指示，我們應好好接受，才能免除同志們的非笑；然而根據理由來說，穿了法國時髦衣服，就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那末法國共產黨人，也曾有天天穿着法國時髦服裝的，未必法國共產黨員，盡是反革命嗎？二十幾位先生們，雖然有想到這劉先生的批評，是橫蠻無理，但聽他說鐵的紀律，不許反抗批評，要虛心接受錯誤，才算忠實可造的，初來才幾天，又係客居，那能把罪過再加大些？於是大家虛心接受，誓悔前愆，隨後又住了兩天，大家都感覺得赤色的莫斯科的黑麵包，是不容易吃的，這種鐵的訓練，鐵的紀律，真是難受，尤其是接受無理的批評，比軍隊中無理由服從，還專橫得多，同來有一位在法國作工的華工老爺，原來沒有過過學校生活，這次聽說來莫入學，異常高興，一到東大，受了這幾天的嚴格批評，他實在過不下去，一天只想不幹這學生生活，組長先生常常罵他：『為什麼工人也不革命？』華工老爺答道：『工人像我這樣的，當然想革命，不過你們這樣的學習革命，我實不願意幹；一天受苦挨罵，一點也不會學得，還要罵是反革命表現；這樣的學習，情願仍然當我下層工人，縱受資本家壓迫，也沒有得這裏壓迫得兇，請你老人家做點好事，仍然送我回法國，當資本家的走狗罷，』組長先生聽了他這些話，氣得頭昏眼花，痛罵他一頓，並呈報執委，在第二天，華工老爺就被下令逐回本國去了，

第六節 孫大黨團員特別忙碌

以上所說這些訓練和紀律的情形，東孫兩大都差不多一樣，不過孫大因為有國民黨員，不能隨便公開舉行；同時中共要想好好連絡國民黨情感，不得不注意宣傳工作，限定每人每天要活動三個國民黨員，將活動成績，寫在小冊上，晚間好一齊整理呈報，至活動方法，首重情感，初見面時，問好姓名省籍後，知道是否同姓同鄉，然後問過去入了那些學校？做了那些事業？家庭經濟情形和家庭關係如何？在這第一次談得投機，第二次見面，又問：對於學校生活滿意不？來俄原因與經過如何？來俄後的感想又如何？到第三次儘可詳談中國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問題，在問答中來窺探對方思想的傾向，經過這三次的談話，對方一切思想行動，完全可以知道，是否同情共產黨了，然後來決定有無加入共產黨或青年團的可能。

孫大的黨團員，既要注重黨內鐵的訓練，與紀律，又要加緊向國民黨員活動的工作，每天只見共產黨團份子，無論在上課開會種種時間，都在找機會活動，至於休息時，那種忙法更不待言了，各人東張西望，到處尋人，這個拉人談話，那個找人討論，簡直比上海四馬路野鷄拉人還忙，有些臉皮薄的，到了晚上九十點鐘，這一個人未活動得，沒有報告繳卷，急得無法，暗暗跑到無人教室裏，轉學生名冊，偷看國民黨員名冊，隨便記上三個，擬造些談話，把組長先生瞞過，才能了事，可是這種辦法，常被組長查覺

拿辦，大家不敢常做。

第四章 旅俄支部的對頭

第一節 李鶴林反抗蠻橫的批評

東孫兩大的共黨學生，一天既這樣的忙碌，大家弄得頭腦昏亂，身體弱的，竟因此害病不起，孫大會勞死了一位，其餘在醫院住的，一天一天的多，旅俄支部，又不允許害病入醫院，說是無勇敢和犧牲精神，不久東大也有一位害吐血病死的，這樣一來，孫東兩大共黨學生，初時猶勉強吃苦，不敢言旅俄支部不好，後來時間漸久，大家都感覺得來這樣久，沒有學得什麼，成天做工作，也未見有何成績，認這種現象，與來莫初意實相違背，若不急早設法反對，後患實不堪設想，於是漸漸有老黨員起來反抗的呼聲。

一位東大學生李鶴林，四川人，原來是法國留學生，在法國加入共產黨，打陳露，當代表，出了許多風頭，也算得一個小小的領袖，來到東大才一禮拜的時間，小組批評會上，組長先給他指出百多條錯誤出來，叫他接受痛改，這位李先生，因為原來已當過領袖的，心想：『我那裏會有這樣多的錯誤？這一定是組長先生對我不好，』於是反駁組長批評的不當，不能接受，殊不知鐵的紀律，只有接受，不能反駁，李先生這樣的舉動，是違反鐵的紀律了，組長先生還不等這位反駁的罪人說完，用組長資格，立刻停止李先生的發言權，并大罵違反黨紀，是反革命的表現，罵完，又叫同組的六七人繼

續批評，於是他們繼續起來拿着小冊，數李先生某天某時某地有那些錯誤，這個說一長篇，那個講一大片，六七個人，足足罵了三個鐘頭，早飯都沒吃，但李先生始終不接受，組長見他態度強硬，一時不能屈服；同時又見他法文尚好，學校裏有時請他當翻譯，在俄國毛子方面，很能活動；並且他原當過領袖的，拿組長的身分，難以高壓下去，於是托言開會時間已久，現在大家上課去，明日再舉行，散會後同組的人，及組長先生，都暗暗留心他的言語行動，預備明日批評他，到第二天早晨，開小組批評會時，果然組長和組員們增加許多新的批評材料，罵得更加利害，如果今天再不接受，便正式下他反革命的警告，李先生也預備很多理由，他又會說話，反覆論駁，雙方再授再厲，又開了三個鐘頭，組長見難得結果，宣布明日再開，第三天早晨，因為大家開了兩天的舌戰，戰得無明火高三丈，彼此亂詆亂罵反革命，毫無次序的大鬧，鬧得被別組開會的人們知道，于閉會後都跑來看吵鬧，組長見形勢不佳，恐被旁人笑他當組長的無用，致發生這種現象，仍然借故說，開會時間已久，宣布散會，明日續開，可是這個消息，執委已經知道，不過以為組長可以一人解決的，現在這位李先生有這樣的強硬態度，執委不得不特別注意，于是在第四天開小組批評會時，派來一位委員參加批評會，到開會時，組長先生便先向參加委員報告李鶴林不接受批評種種違反鐵的紀律經過，應請委員給以嚴重處罰，參加委員等組長報告完畢，起來向李先生說道：「凡是一個忠實共產黨員，應接

受同志間的批評，李同志以前在法既是做過領導工作，尤其要處處虛心，遵守铁的紀律纔是，不能長久表現這樣強硬，違抗組長教訓，今天我代表執委會來告訴你，勸你好好從組長及我的批評，否則嚴辦不貸！」李先生自到莫後，原來就恨這些黨官們平日耀武威，恐駭下層羣衆，今天一見這位參加委員，早已火上加油，如今聽了他這些擺架子服的訓話，簡直比什麼黑暗家庭的父親老爺罵兒子還刻毒，心中又恨又氣，那管他參加揚委員是上級黨官？也給他一個強硬態度，始終不接受，他認爲就鬧到開全體批評大會，如仍然強迫他承認組長，參加員，組員們一切無理由的批評是對的，他誓死不接受。參加委員見了他表示這樣強硬，于是乎拿起執委委員身分，大罵他完全是反革命態度，應請大家注意，設法制止，李先生不等參加委員罵完也大罵：「你是專制時代的官僚，壓迫弱小羣衆，我李鶴林原爲受壓迫最深，纔起來作革命工作，加入了共產黨，不幸來莫又遇看你這些專黨魔王，施行重重壓迫，我不設法把你打倒，不算革命的共產黨，現在我們提出的口號是：打倒壓迫羣衆的黨官！組長，執行委員，打倒一切專黨的_反革命！」李先生駕到罵得痛快，可是這樣的罵上級黨官們，和反對批評的舉動，是旅俄支部成立以來所未有的，這位參加委員聽了這種罵法，心中想來想去：「未必他知道我們旅俄支部是一個祕密小組織，不然爲什麼有這些連諷帶刺的語句？這個問題實在有點嚴重」，于是向組長商量，時間已到，宣布散會，我呈報執行委員會再說，參加委員氣沖沖的回

到支部報告駐校代辦劉伯堅先生，請示辦法，劉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不禁勃然大怒，心想：「你這小小李鶴林，原來都是留法幫，你李鶴林能在法國中共黨內出出風頭，全靠我劉伯堅提拔，現在竟敢公開的反對我們的旅俄支部，說出隱隱約約的話來，若給羣衆知道這話中有話，那嗎我們這祕密的組織，就會發露出來，須得早日設法對付！」于是下令明日開支部全體大會來嚴格解決，第五天早晨，大家還不到五點鐘，就先後起床，跑到俱樂部開全體大會，不一會兒人到齊了，只見主席團中的首座劉伯堅先生起來說道：「我們現在人數已齊，正式宣布開會，今天所開的會，全爲李鶴林同志，不接受同志們，組長和參加委員的批評，特召集全體同志來作總批評，結束此事，我以駐校代表及支部執行委員資格，向李同志宣告，對於以前你所表現的，我完全詳細知道，也不用我來調查，現在我把組長，參加委員和各同志們呈報你的錯誤，合併起來，共壹百多條，每一條拿鐵的紀律來說，都是違反的，請各同志注意！」劉先生說後，把皮包打開，拿出幾張寫的案卷，逐條唸給大衆聽，唸了過後，請大衆批評。于是各執行委員，組長，及平日所謂忠實擁護旅俄支部的人們，都繼續起來作極沉痛的批評，結果由劉先生做結論：「認爲李鶴林個性太強，虛榮心太重，不服領導，不守紀律，有走入反革命的可能性，今天大會給以嚴重警告，是否願誠懇接受？」李先生聽了半天無理的批評，挨了許多罵，他見到先在拿大會的高帽子壓迫他，如果真正屈服，將來受壓迫越甚，不如始終

給他一個強硬態度，充其量開除黨籍舉籍，因此決意不接受，向大會宣布：就鬧到開第三國際會議來解決，如不站在黨的立場說話，也不能接受！劉先生見這位對頭利害，不能再讓他鬧下去，恐真被第三國際知道一些風聲，于自己的工作不利，遂向大會宣布道：『我看李同志一定有神經病！我們今天這會不再開了，因為他說話完全失了知覺，不知道他本身是個出共產黨員了！不知道第三國際是個什麼組織，竟說到要鬧到第三國際，我想第三國際真知道他這樣的表現，也怕不能在此地學習，現在我宣布散會，對於李同志，我們執委自有辦法，用不着大家操心。』劉先生這樣的說後，大家默然退出會場，都替李先生捏一把汗，認為他必有危險事發生，果然到了第六天早晨，支部執行委員會辦公處門口，貼一張通告，上面寫道：『第三國際因為中國共產黨需要工作人員甚急，特派李鶴林同志立即回國工作，仰該李同志速整行裝，今晚十時出發。東大旅俄支部執行委員會。』這個通告出後，大家知道李先生被開除舉籍，逐回中國了，這事雖僅為批評李先生個人，然而因此引起東孫兩大黨團員羣衆許多感想，對旅俄支部漸漸不滿意起來。

第二節 反對旅俄支部的小組織向第三國際告發了

自從東大李鶴林反抗批評，被逐回國後，孫大一些在共產黨歷史長久的如周達明，沈澤民，張聞天，王嘉祥等，據各方調查，知道旅俄支部，是陳獨秀，蔡和森等的秘密小組織，急宜設法消滅，否則陰謀成功，中共將為陳獨秀派把持了，于是商議大家暗中

探視，並活動那些不滿意於旅俄支部的人；同時也有幾位浙江老共產黨員俞秀松，董亦湘，周策等，他們亦久疑旅俄支部是一個小組織，因見這支部的領袖們，都是留法生，以為是留法學生的幫口，不得不在暗中活動羣衆反對。這兩部份人，不久便聯合起來，作極積行動，祕密組織反對旅俄支部委員會。這幾位先生都懂點俄英法文，在校中當謠旅譯，平日能與俄人接談，自易將旅俄支部一切黑幕揭開。時孫大校長拉狄克，是第三國際執行委員，學校聯共支部書記瓦可夫，他們以學校聯共支部名義，將周達明等告發旅俄支部的證物筆記等，呈報第三國際，第三國際得此報告後，認為是黨內嚴重問題，須得從速撲滅。

第五章 旅俄支部的死亡

第一節 第三國際下令解散旅俄支部將中共併入聯共組織

第三國際，自得孫大聯共支部轉呈反對旅俄支部的文件後，大為震怒，認為陳獨秀等既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竟藉此出人意外的反動陰謀！共產黨是整個統一的黨，絕不許有任何小組織存在；所謂鐵的訓練，鐵的紀律，與聯邦共產黨施行的，全不相合，這種不合法的小組織，應予解散，當時因為孫大先行告發，東大尚未查明，於是先下令孫大聯共支部，立刻召集中共黨團大會，首由拉狄克校長，報告旅俄支部，不合共產黨組織，現第三國際下令立即解散，中共黨團員，速向孫大聯共支部報到，登記，一切組織

訓練和紀律，與聯共一律施行，校長拉狹客說後，聯共支部書記瓦可夫將今後對中國共產黨團之工作計劃大綱報告通過，末後便是那些受了鐵的訓練鐵的紀律之束縛壓迫的，繼續痛陳旅俄支部種種罪惡，請於取消後，嚴懲罪魁，凡是平日反對的人，在那天支部大會，都盡量發言，齊呼打倒旅俄支部，把那位在孫大當旅俄支部坐辦的任卓宣，氣得面如土色，起來力爭：「旅俄支部，是爲便於初來俄國的中國學生，學習和工作起見，並無其他用意，至於鐵的訓練鐵的紀律，是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領袖列甯創作的，當然不是非法，施行的地方有些不對，是可以糾正的，總之是想趕速造成革命人材，絕無其他惡意！」任先生雖有這樣的力爭，無如反對者衆，且有上級機關的解散命令，羣衆見他說話，都大叫打倒旅俄支部坐辦任卓宣的口號，任先生知大事已去，只得服從，少些罪過，遂停止再辯，聽候大會解決，服從第三國際命令，旅俄支部在孫大方面就算死滅了。

• 至於東大旅俄支部坐辦劉伯堅，聽說孫大方面已宣布第三國際解散旅俄支部的命令，他就知道一切陰謀，被人向第三國際報告了，遂自動的向第三國際說明旅俄支部的成立，全爲初來學生不懂俄文而設，現在懂俄文的一天一天的多，旅俄支部當然無存在的必要，呈請予以取消，第三國際當時正想查辦東大旅俄支部，恰值劉先生有此請求，當然照准，於是東大方面很妥靜的就解決了，東大中共黨團員亦併入東大聯共支部。

第二節 第三國際對旅俄支部各領袖的處分

赤 裸 裸

旅俄支部雖然完全消滅了，可是這般製造支部的領袖——劉伯堅，任卓宣，蔡和森等，第三國際當然不能容他們在俄工作，因為東孫兩大的學生，請求嚴辦他們，於是順便派他們回國工作，還剩下些擁護旅俄支部的所謂中堅份子存在兩校學習，他們常在暗中活動，反對新支部的工作計劃，為旅俄支部報仇，這些旅俄支部的忠實擁護者，大概以留法生居多，於是東孫兩大校中，一見有由法來的學生，就疑為旅俄支部餘孽，常有打倒旅俄支部餘孽的口號，一切言語行動，大多數人，都在疑心他們，不敢相信，因此，他們想為旅俄支部報仇的工作，實難進行，旅俄支部就從此永遠地死滅了。

第六章 結論

旅俄支部，以民國十四年十一月生，以民國十五年四月壽終正寢，它的生命雖然僅僅數月，但它對中共黨內小組織以後的發生，却有非常大的影響，此事一年後，莫斯科便發現江浙小組織等，也鬧了很大的風波，不過因那時江浙小組織領袖瞿秋白，周恩來等是擁護第三國際領袖布哈林的理論最力；同時又以組織嚴密，告發的人沒有多大證據，結果一場風波，竟有始無終，然而小組織的祕密根基，却仍然埋伏於黨內，而且更形發達，自旅俄支部消滅後，黨內又新產生無數的小組織，如兩湖幫，安徽幫，山東幫，兩廣幫，江浙幫等是，這樣我們可以知道共產黨內亂七八糟的情形了，甚麼為工農勞苦羣衆謀利益的共產黨？甚麼為主義而奮鬥犧牲？不過幾位野心家想利用羣衆，利用招牌

，來號召工農作爲他們實現陰謀的工具罷了。若到了利害衝突，還是大家互相猜忌，互相傾軋，混幹一場，那管甚麼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哼！共產黨！只有騙外行！這不但

是中國共產黨如此，就是聯邦共產黨，號稱世界共產黨的模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黨內的小組織，爭鬪起來，比仇敵還兇，我們放開眼光一看，細細的考查一下，就知道共產黨這個東西，實在是好聽的名詞，野心家的工具，全世界的勞苦羣衆，青年朋友，受她欺騙麻醉的，不知有若干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現在還不少的蒙頭亂碰，甘作盲目的走狗，實在可嘆！老實說：共產黨的把戲，我看完了，而今改邪歸正，！覺今是昨非，打破迷途，才能走上革命正確之路，今後在國民黨旗幟之下，努力奮鬥，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并希望與我有同樣感覺的共產黨員們，以及不明共產黨內幕情形，而相信共產黨的人們，都一齊醒覺起來，向青天白日光明大道上走！

赤
裸
裸

二
八

形成了公妻制度，但是中國女子究竟部份有些封建頭腦，禮教觀念。心裏雖想亂幹，但又覺得總有些不好看，所以就東遮西避，隱隱藏藏的，多方吃糖，處處快樂。在男的面，因為孫逸仙大學，男多女少，才去不久，自然語言不通，無能力向外發展，而性的要求，又不可須臾稍緩，沒辦法，只有拚命的向內進攻——找中國女同志，因此，中國女子在莫司科就高貴起來。商品有限，購買力增加，市場就恐慌了；一般奸商——女子，又奇貨可居，高抬市價，最劣的貨都有人要——麻子歪嘴什麼都不管，這些饑渴已極的男性，費了千辛萬苦，好容易得到一點麵包牛奶！女性，當然不能輕易放棄，於是問題發生了。

第一節 案情

有吳裕文者，湖北省師之女學生，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之老團員也。品貌不足，風騷有餘，北伐軍打到武漢時，她也隨着中國共產黨之發展而活動；共產黨在武漢最盛時期，她也紅過幾天，特殊快樂，黨外黨內，結識了不少的男性，來發生性的關係，快活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滬甯清黨，不數月而武漢響應，駭得這些共產黨員，東逃西竄，好夢不長，親愛的人兒，各自分散；性慾最强的吳裕文姑娘，被武漢共產黨部送到俄國莫司科孫逸仙大學讀書，雖然很好，但舊有情人，都不知下落，一面悲傷，一面歡喜，同時性慾衝動，又急要設法解決，裕文姑娘的活動能力真不錯，到莫司科不上一月，就戀上一位上海持志大學的學生——李錫元少爺；兩個腳腳我遂訂白頭，倒也玩得很快活；

不到一月光景，裕文姑娘覺得李錫元有些不能滿足她的慾望，這個不滿足，引動她思念舊日武漢政府時代一位美滿的情人了，於是遇着武漢來的學生，她就問：你們認得邱自從不？他死了嗎？亦還是生存起的？繼續，武漢方面又來有七八十個所謂忠實而努力
的同志，自然有些知道他的，就有一位告訴她：邱自從在武漢不能立腳時，就單身逃上海，隨後又到日本，現在住日本下谷區，第一二町，中華學生會館，我在上海時還接過他的信。裕文姑娘聽了這話，當然很歡喜，但遠水不能救近火，只有通信可能，要他來是絕對辦不到。就來了我現在這位李錫元又如何對付？不寫信去，又覺無情，而且他是最能使我快活的人，而今知道他了，當然不能不理他，左思右想，困難起來了，結果還是寫了封很親熱的信去，以後就時常有信往來，這個消息被李錫元知道了，就伴爲不知，想了許多方法來對付裕文姑娘，裕文姑娘亦開放胆子接受了，這是甚麼？就是訂了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既訂後，李錫元就開始發動，質問她爲甚麼又向以前的愛人通信，並且叫他趕快來，裕文姑娘無論如何不承認，李錫元只是風聞，並沒有拿到確實的，具體的證據。只好暫時忍耐下去，愛好如初，風騷癡大的裕文姑娘，每日課完之後，都要叫李錫元回宿舍去過癮——甜蜜甜蜜，親愛親愛，快活快活做出百樣的妖媚，夜還不足，繼之以日，比以前更要好，使李錫元消除懷疑，弄得李錫元莫明其妙，以爲吳裕文對他真好，不會變了，那知道才是吳裕文的手段。事太奏巧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底，邱自

從拚命的真由日本東京，到海參崴，得蔡和森的證明，幫助，領得共產黨部介紹書來，趕到莫斯科來了，并且得莫斯科中共代表團之承認，准送入孫逸仙大學當學生。這時的吳裕文姑娘，又驚又愛，既怕且懼，說不出來的風味，驚的是破鏡重圓——舊相知不遠萬里而來。愛的是久別甚新婚，邱自從既漂亮而且本事地位都比李錫元好。怕的是以前同李錫元訂有書面條約，發生問題出來沒有辦法。懼的是邱自從養精蓄銳，戰具粗肥，從此可以飽食終夜，久戰臥床，大過其癮。事已至此，如何辦呢？這是裕文姑娘心上腦中徘徊的問題。結果她仍然想出最忠實的，誠懇的，巧妙的，舒服的方法來——雙方應付，日夜加工，兩面交權，快活到底。好是好，只是吃醋的心裏個個人都有，特別是性的慾望，誰不想獨佔——據為私有？而且她這種辦法，只能暫時敷衍——欺騙任何一方，或雙方，那能長久相安下去？真的，不到一個星期就露出原形了，新來的這位邱自從，亦漸漸有不少的人認識了，課餘飯後，邱自從也，李錫元也，都要找砲架子——所謂愛人玩妮，這種情形之下，那能避免三方不會頭呢？吳裕文姑娘究竟要愛邱自從些，不三日，便將她在學校中同李錫元的淵源，向邱報告了；并伴為要求邱設法解除李約，邱自從因為自己是新來的阿木林，學校中一切情形都不懂，并且裕文如此行為，他也有些不高興，只能暫時忍受，以後緩緩想辦法。但李錫元知道情敵——邱自從來了，而且已認識他了。再證以數日來裕文姑娘的行動言笑，似乎有些不安，以為這婊子婆浪胆敢欺騙老子！怒火

衝鏡！下課午完後，特約裕文姑娘談話，裕文見他來勢不佳，心知有異，問題暴發了。只有花言巧語，百般獻媚，做出綿羊兒一般的態度，來要求李錫元到寄宿舍談話，解釋她近數日來的行動。到了宿舍，她並不說甚麼，進房就把門關了，脫得赤條條的，完全將她一切秘密的寶貝現出來，仰臥在床上，叫李錫元去幹！享受她的滋味，李錫元不幹，要問她一切的問題，她說你來幹了之後，我再向你說，未必我會跑麼？同時又代脫光李錫元的衣褲，摩弄他的戰具，要他緊緊的壓在她身上，她亦用雙手將李錫元緊緊抱着，兩隻腿兒夾着他的腰，這種類於女子強姦男子的情形之下，他沒法不幹了。特別申明：這不是我看見，是李錫元本人告訴我的，下面還有事實證明。因為有這些怪事實，才有這些怪字句，請原諒我不是文學家，所以不善修辭。）既幹了，他問她，她不答復，只說我對不住你，請原諒我罷！我同你并不是一天的夫婦，我們這樣的親愛，何必找些問題來談？總之，你要隨時幹，我就隨時有，這個東西生在我身上，又不要臨時去辦，方便得很，絕對不會使你的鷄巴硬了沒有地方放。李錫元說：噫！你不遵守條約嗎？條約上怎麼寫的？你又不是不諱字，我又沒有強迫你簽字，是你心甘意願的，她不管，只是媚笑，又作前狀，要求他再來一回，他那裏還有力氣再幹？就有些生氣了，她就哀求：我親愛的哥哥！你把我當成婊子一樣，也要再來一回，又不要你費錢，只要你的硬雞巴進來多弄幾下，大家快活，你還不願，別個男同志想死了都得不到一點機會，你有個

現成的擺起都不來，這未免太看不起我了。他說：你這東西真不是人，那個還有力同你再幹？你欺我是小孩子不成？我問你，邱自從是那個喊來的？他來了之後，你還要瞞着我，祕密同他幹好事，真是婊子都不如！裕文姑娘老羞成怒，亦發氣了，回罵他：你要霸佔一個屁，又幹不下來，我怎麼不找別人？我的屁，生在我身上，你幹的時候是你的，你沒有幹就仍然是我的，你又沒有拿三百元五百元買回去，如何不准我送給別人幹？你要知道，我是送你幹的，並沒有要你半文錢；我高興送你幹就送你幹，不高興送你幹就送別人幹，是我的自由權，你敢把我怎樣？李錫元聽了這大堆話，氣慌了！提起手來就在地臉上幾個耳光！二十二歲的女兒，細嫩的面皮，如何經得起這幾下有力的摧殘？她登時就號啕大哭起來！驚動了守門的俄國工人，趕快進來看，他們兩個還沒有着褲子，工人駭退了，奇怪起來，又不好進來勸，只有打電話報告學校書記！不古聊也夫，請他趕快派人來看，查問查問，為何赤條條的在床打起架來？待學校派人來看，他們兩個已去了。學校方面莫明其妙，以此問題嚴重，命令各班班長調查，究竟那兩個男女？為什麼如此無聊？而有此種特殊舉動？查出來了，叫來一問，他們兩人亦承認，願意悔過，這是一時的意氣，不願意追究，笑話鬧大不好看。這樣一來，全校震動，認為新聞，打抱不平的出來了；第一，是共產黨部婦女部全體女兒不依。第二，是憐香惜玉的雄鬼氣憤，以壓迫婦女，強姦不遂，聯名告李錫元於黨部組織的同志審判會，并要求吳裕

文姑娘爲原告；但裕文姑娘不願爲原告，并且不願她們與他們將此事擴大，她說：這是我們兩人的事，與你們無關。哈哈！這般無條件來打抱不平的人，反討沒趣，氣極了！她們罵她真不是個好貨：婊子性成，自甘下賤。他們說她太無勇氣，自己都不能解放，將來回國去何以解放中國的勞苦婦女？她終不願，於是第三者變爲原告，她和他一齊成了被告。打官司成了事實，但一切材料完全在她和他手中；第三者又如何辦呢？最後黨的婦女部指導員，俄國女毛子——布爾是可娃，才去恐嚇她：你趕快將一切信件條約拿出來交給我，站在原告的地位，我們來代你報仇，不然你失掉了共產黨團員的資格，不但要開除黨籍，而且還要開除你的學籍——送回國去。她怕了，不得不答應了，鼓起胆子厚起面皮，一切都交出來，等待吃官司，隨便當甚麼告都可以。

第二節 審詢

所謂同志審判會，就是黨部特別組織來解決同志間一切不關黨務的糾紛。審判官主席團的資格，是由校長，教務長，學校書記，黨部書記，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婦女部長，學生公社主席。到了星期六，學校共黨部委員會出一佈告：

指定下列同志爲同志審判會主席團：

米夫，白爾曼，瓦克司，李劍如，李竹聲，江韻清，王崇伍，爲同志審判會主席團，并指定瓦克司爲審判會主席團之主席法官。卜世琦同志爲原告律師，陳原道同志爲被

告律師。原告張琴秋，李培齋，沈澤民，陳紹禹，王嘉祥，張開天，被告李錫元，吳裕文，以及婦女代表布爾星可娃，於本日下午二時在俱樂部開同志審判大會。除上列同志必須按時到會外，并希全體同志一致出席參加。孫大共黨委員會。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

關於這件事，孫逸仙大學的雌鬼與雄鬼都非常留意，爲的是好玩——看熱鬧。吃了中飯就跑到俱樂部裏面坐等，時間未到，已有人滿之患，議論紛紛，鬧得不亦樂乎，電鈴一響，時間到了，只見矮子兼駝子而又能說中國話的主席法官——瓦克司率領大批鬼法官登上台去，鬧聲齊止。主席法官宣佈開會宗旨，與審判次序以及會場規則：

今天我們開這個審判會，是很莊嚴而謹重的，對於中國男女同志，更有深重大意義，前有張超之棒打老婆，後有胡建之三強姦李白劍，今又有李錫元之毒打吳裕文，這些現象，都不是好的，在中國舊家庭，舊社會裏面，是常有之事，在新家庭裏面，已老早沒有這些怪象了，可是在中國共產黨員中，所謂最激進的份子裏面，還有這些封建殘跡，禮教餘毒，宗法惡習的實現，不能令我們稱奇而痛惜。最奇怪的，是吳裕文受了打，還不伸訴，甘心忍受，這其中究竟有甚麼不可思議的道理？我們今天不得不來公開研究一下。今天審判的次序是：原告先發言，隨即由原告律師補充，次則被告發言，隨即由被告律師補充。辯論時，原告律師與被告律師先後辯論，旁聽者可以發言而不能表決。

，更不能紊亂會場秩序，吵鬧不清，現在請原告張琴秋發言：

這次李錫元同吳裕文的關係，我可以說簡直是買賣關係，我們可以把她訂的條約拿來一看，就可知道了。這個條約，我敢說是李錫元強迫吳裕文訂的賣身契——不平等的約約。我現在念出來給大家聽：第一條，吳裕文今後不得與從前的任何愛人繼續關係，更不能再與任何同志發生戀愛，第二條，兩人同居之後，一切事件李錫元均負責任，吳裕文絕對要服從指揮。第三條，吳文裕往來的信件，必對李錫元公開，否則就是不忠實，無誠意，李錫元可以自由處分。這三條看起來似覺簡單，但實際上把吳裕文弄得不成人了。吳裕文對於這樣苛刻的條件，而甘願接受，是自己喪失人格，尤其是在共產黨裏面，更所不許，完全失掉自己的地位和身分，我以為李錫元固然應該受最嚴重的懲辦，吳裕文亦應受相當的處罰。

主席法官又叫李培齋發言：

我認為李錫元，吳裕文兩個都不是人，更不是共產黨員與團員，李錫元簡直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反動的東西，應該處以極刑。吳裕文是資本主義中，自甘下流者——妓女，應該開除黨籍與學籍，送回國去。

主席法官又叫沈澤民發言：

關於李錫元，吳裕文戀愛的事，全部情我還不甚清楚，不過他打她是事實，他要求

赤 裸 裸

她——或者強迫她，訂下這幾條，我認爲是人販子賣姑娘於妓院中的辦法，李錫元之罪大惡極，自然要處以相當處分，但吳裕文又不是目不識丁的孩子，爲甚麼要接受他的條件呢？這其中有甚麼鬼？我要請審判主席團先問吳裕文後，我們好講話。

主席團同意了，旁聽的羣衆都說好，於是主席團問吳裕文姑娘：妳同李錫元訂的條件，是真的麼？是真的，那條件的內容你懂得麼？懂的。妳爲甚麼那時同他訂如此苛刻的條件？那時我愛他的很，心裏想隨便他把我怎樣，我都願意。然則妳既是愛他，何以又不遵守條件呢？我以爲條件是紙上寫的，不一定要完全遵守。然則妳是不愛他了，不，我還是愛他，現在他打了妳，妳還是愛他麼？還是愛他，這就奇怪了！爲甚麼是這樣說？妳該沒有得神經病吧？沒有，那趕快說出妳的理由來。我同李錫元發生戀愛的時候，不知道我以前的丈夫邱自從還存在，只以爲他在武漢被殺了。既到了莫思科之後，聞得他在日本東京，我寫信去，他又回了我的信，我當然歡喜的，因爲他過去對我很好，聞得同他是患難中的結合，從沒有半點不和的痕跡，他既知道我在莫司科，他就說他要來，我就寫信去叫他趕快來，我并且告訴他，有人向我要求結婚，你若不來，那我們的愛就不能繼續下去。這封信李錫元亦是看見過的，我以爲他之來，是不可能的，因爲黨中派人來莫司科讀書，不是自己可以請求的，所以我就斷定他不能來，而同李錫元訂約結婚，而成爲事實上的夫婦，那曉得邱自從他竟跑起來了，使我高興中又不高興，不高興中

又有高興，雙方爲難，沒有辦法，我只得兩面應酬，不忍放棄任何一方面，因此，引起李錫元發氣，而至於打我，我只能怪自己不對，而不能說李錫元不該打我，因爲我訂有條約在他手上，但這條約，到了現在，事實上使我不能完全遵守，這是我願將此問題擴大，而希望李錫元原諒我的，故那天請他到宿舍談話，就是爲的這件事情，那知話還沒有說完，他就動氣了。（雄鬼們聽了她這段話，都說：好呀！真正的博愛，吳裕文值得我們擁護！希望全體女同志都以吳裕文爲模範，則我們乾燥來要死的男同志就得了救星！）雌鬼們羞得難堪，一致喊：噤時！（俄文肅靜，不要胡鬧之意，命令語，）法官見會場秩序亂了，把鈴子急搖，大喊要守會場規則。羣鬼們那能照閑，高興來了不得！彷彿都擁抱有姑娘一樣，怪聲怪氣的亂叫一陣，鬧得一個嚴莊的會場成了烏烟瘴氣，結果還是裕文姑娘的魔力大些，她看見場內的男鬼女鬼要衝突起來，才站起來說：我還要講話。這般惡雄鬼才安靜下去。法官又罵了幾句，才問李錫元，她說的話，是對的麼？是對的，你真愛她麼？我真愛她，你既愛她，爲甚麼又要打她呢？一時動氣，犯了錯誤，你知道打人是在任何國家裏面都是犯法的麼？知道，而今你是犯了法，你承認不承認？當然承認，那就好，你既是個共產黨員。甚麼你都明白，爲甚麼你同她訂的條約，如此苛刻無理？把吳裕文當成你的奴隸一樣看待？不敢，絕對不敢，我以爲愛情是專一的，不是普遍的；她既同我愛，而且已同居，正式成了夫婦，她對於以前的愛人或丈夫，當然

要斷絕關係，今後更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愛，這不但她應該如此，我亦應該如此，這才是平等，這才是真愛，因為我聽說她以前的丈夫還在，怕她又同舊丈夫發生關係，而放棄了我，所以為保持兩人愛的永久起見，徵得她同意，才訂下那個條約。法官說：你錯了！你錯了！這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才有此項法律的規定，或許你們中國的法律，也是如此，我們蘇維埃對於男女關係，就不是這樣，與資產階級的國家，更不相同；男女兩人愛就愛，不愛就罷了，她不能問你的過去與將來，你亦不能限制她將來與過去，只看兩人現在之愛不愛而已，你現在既在蘇聯境內，當然要遵守蘇維埃的規定，絕對不許把資產階級國家裏面的法律，與中國的舊習慣，拿到我們蘇聯境內來行使，破壞我們的規定，妨害我們男女同志間的關係；因此，你同吳裕文訂的那些條約，都是荒謬的，非法的，不平等的。現在你同她訂的條約，既根本不能成立，她的舊丈夫又來了，她仍然同舊丈夫好，你是不能干涉的，你只有另找女性，不理她好了，何況她對你已有不滿的表現呢？你以為怎樣？不！她對我滿意的，方才她已經說過，她還是愛我，并且邱自從來了之後，她夜間還是與我同居，只有白天去同邱自從玩，那天下課之後，我叫她出來談話，她還要求我到宿舍裏性交，她脫得光屁股，仰臥床上，腿兒張開，強迫我去幹，……（他的話還未說完，下面的雄鬼大笑！雌鬼們大鬧起來：不要臉呀！該死的呀！滾下去！誰叫你來說這些話！雄鬼些亦叫罵起來：快意呀！快活呀！你不去幹讓我來幹呀

！）一個審判會場，又成無政府狀態了，法官命令不行，只得讓他們鬼鬧。李錫元伸手叫道：「同志們不要鬧！我的話還沒有說完；衆鬼見他又說了，都靜息下去，他又說：『今天打官司，有一句，說一句，我還同誰個客氣？在坐的女同志，那個沒有同男子發生過性交？未必妳們性交是穿衣着褲，而不脫光，令搵腿兒幹的麼？妳們怕羞麼？怕羞就不要來，可以做，當然可以說，做得出，如何不可以說出？主席要我上來的，誰個敢叫我下去？我那天因爲不高興，她進房間就脫光了，要我幹她，我沒有辦法，馬馬乎乎的五分鐘就幹了一下，她沒有過得癮，強迫我無論如何還要幹一下，并喊親愛的哥哥，你當玩婊子一樣好哩！過後我想一想，她若不是真愛我，那能會這樣？原告張琴秋忽然起來罵他：你太不知趣了！那是她愛你的表現嗎？那是手段！她對我講，那天她沒有出精，完全是敷衍你。李錫元說：是呀！五分鐘，她那裏會出精呢？那天我是一時氣動，失手打了她，我是承認錯誤的，并已向她個人當面認過了。同志們若認爲我是有意打人，那是不對的，總之，我的錯誤已犯了，隨便審判會如何處罰。我的話在此告一結束，有問題我再答復，主席法官以時間不早，遂宣告審判完結，明日星期，開始辯論，散會！」

第三節 辯論

爲了一件男女性交問題，發生丈夫打老婆——奸夫打妍婦，在不管男女婚姻的國家——所謂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照顧中國人裏面的戀愛問題來了，這或許

是他們先逃的俄國(?)，以爲我們後逃的中國(?)，有些野蠻，還不知道男女平等，所以遇了這一點小事，就大驚小怪的幹起來，消磨五六百人半天寶貴的時光，而去聽他們瞎鬧一場，尙未得到半點結果。這未免是小題大做，自討麻煩，而孫逸仙大學的雄鬼們，亦樂得在此瞎鬧場中，打個大乾茶圍，開開心，快快意，這充份的表現共產黨中之無聊——胡鬧。自然，因爲有了這無聊的事情，所以才冤枉我寫了這無聊的文字，總之大家無聊，大家開心，大家打乾茶圍罷了。閑話少說，書歸正傳，星期日到了，飯廳門口貼一大字佈告：本日上午九時，繼續開同志審判會，希望大家一致出席！審判委員會，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三日。因爲有了昨天熱鬧有趣，這般雄鬼們更高興了，只是雌鬼們有些怕，但星期日，圖書館不開門，各教室亦均鎖了，不去參加，今天又如何消遣呢？只有忍着羞，厚起脛，還是去，至多不過臉紅筋脹，耳燒熱面罷了，總不會把我們少數女子拿來當場試驗，這般雌鬼三三五五的，畏縮不進的，在俱樂部門口私議。開會了，主席團都上台了，還沒有幾個雌鬼進去，雄鬼們就恐慌起來，以爲沒有她們來，這會場中就沒有興味，而這會亦根本失了意義。於是大呼：進來呀！怕甚麼？我們又不會把她們捉來吃了咧，就是要向妳們進攻，亦須得雙方同意，今天好了，沒有人再胡鬧了，又有些雄鬼向雌鬼這樣申明，以引誘她們進來，同時可得雌鬼的懽心，或者還有點別的希望也說不定。雌鬼們靜悄悄的進去了，會場中又莊嚴起來，主席法官——瓦克司說：今天開

會，絕對不許何任人瞎鬧，一定要遵守會場規則，否則法庭上要執行他的威權，請他出會場去。今天原告被告，律師，依次辯論，現在該原告律師卜世琦發表意見。卜世琦是湖南人是東方大學學生，一九二一年去的俄國，一九二五年回國，一九二六年又去俄國，是中國共產黨裏面的老資格，俄文專家，孫逸仙大學頭等譯譯，第二國際開大會，中國方面的譯譯就是他包辦，在中國共產黨裏面，他算是很行的。國共未分裂時，我們國民黨駐莫斯科的代表——胡展堂，邵力子在那方面，都是請卜世琦當專門譯譯，每月得大洋二百元。所以在那方面的地位很高，在羣衆中間亦很有信仰。但他之油滑，狡狴，差不多的人是看不出來，只以爲他是誠懇。現在他來當原告律師，大家都很意注他發言，一聽主席法官叫他說話，都定神了。他說：

李錫元被告，昨天在台上，說得真起勁，手舞足蹈的談，彷彿很有理由一樣，說了一大堆費話，博得男同志的歡迎，他高興起來，覺得他的罪過，於羣衆權鬧之中就沒有。關於李錫元的罪惡，有幾位原告都談的很多，我現在歸納起來，有下列幾點，第一：強迫訂立非法條約。李錫元，身爲共產黨員，而他的思想行動，完全是資產階級所不能做的極端反動的行爲。在資產階級的國家裏面，男女自由戀愛，所訂的婚約，無論如何嚴厲，都是雙方共同遵守的，絕對不會只限制女的方面，而男的方可以有無限自由，有之，妓院中的老板對於妓女才是如此。再不然，在封建時代——極端的男權社會中，親

女子爲奴隸，或商品，亦有這種非人道的條約。不想李錫元在共產黨中，而且在莫可科，還實行過去幾百年以前的辦法，來對待共產黨中的女同志，這種反動行爲，不但在無產階級國家中所不許，即在資產階級的國家中，亦所不許。第二：姦淫之後，又加毒打。在吳裕文的供辭中，處處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她始終對他敷衍，沒有誠意。若是她真愛他，她何必定要寫信到日本，叫邱自從來？此其一。邱自從來了，她何以不告訴李錫元，而竟暗中與邱自從繼續權愛起來呢？此其二。直到李錫元已來了幾天，大家都知道了，李錫元去找她談話，她沒有正式答復他，而要求他去性交，這明是緩兵計，輕化政策，此其三。吳裕文自己說過，因爲我有條約在他手中，所以不能怪他，這是她表示後悔，非真愛他，所畏者條約耳，此其四。有這四點，我們可以斷定吳裕文絕不愛李錫元，但李錫元亦知道她不愛他，所以她要求他性交的時候，他只有馬馬乎乎的五分鐘就了事，而引起吳裕文的不安和恐懼，遂口角起來，以致毒打她。這是甚麼？這是李錫元表示他獸性之後的野性。如中國軍隊強姦良家婦女之後，又兩刀將她殺死，是一個樣子。第三：顛倒哀樂，罪大極惡。李錫元在他的供辭中，最得意的，認爲吳裕文最愛他的，是：我親愛的哥哥！妳當玩妓子一樣好哩！同志們，這兩句是何等悲哀淒慘的呼聲呵！任何人聽了這話，都要流淚，只有非人的，最野蠻的，最殘酷的，罪大惡極的李錫元聽了，才覺得是淫蕩而愛他的權歌，他不但不懈憤她，而竟還要毒打她一頓，這是人的行

爲嗎？恐怕今日的社會當中，沒有第二個了，這一個怪物，又不幸產在中國共產黨裏面，這真是中國共產黨裏面的混蛋。這是李錫元的主要罪惡，要請法庭注意。其次，就是被告吳裕文的錯誤。第一：意志薄弱，行動幼稚。吳裕文，是受有相當教育的女子，絕對不是愚魯無知的鄉下姑娘，她明知這條約是很利害的，爲甚麼又要簽名呢？她只以爲這是不關緊要的，隨便寫幾個字在上面，以後我不承認就罷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不知道是字據，不比口說過的無影無形，以後還可否認，這個賣身契一立下來，就是千萬年也洗不脫，所以她這次受氣着急，以至被打，使我們這樣多人在開講，可以說完全是拋這張賣身契惹下來的禍，這充份的表現中國女子之幼稚無力，意志薄弱，爲數千年來禮教觀念，宗法思想所支配。第二：水性花楊，浪漫成性。說起笑人，在中國許多人罵共產黨是共產公妻，自然，這個問題在我們黨裏面，現在還不是主要的問題，我們用不着反對，亦用不着贊成，總之，聽其自然罷了。所謂自然者，就是不管男女，都用不着彼此守甚麼貞操，更說不上甚麼純潔的愛。男女爲社會繼續存在而結合，爲彼此生理需要而性交，當然不是某一男女的專有品——私有物，在不妨害社會秩序和人類的安甯，生活，事業當中，男女都可以自由發生關係，但絕對不是要訂甚麼約——百年夫婦，始終如一等之騙人的話，可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方，一個女子就有兩個丈夫，或者想實行個人的多夫或多妻主義，我想除了西藏及未開化的民族外，不都是資本主義

的國家也好，社會主義的國家也好，都所不許的，何況妳訂有條約？在這種情形之下，妳想要把美妙的身體，盡量貢獻給男性享受，而本身得許多安慰，多方快活，那裏辦得到？若是妳不同別人訂下條約，那妳就一天一個愛人，也沒有人敢將妳如之何。原告律師說完了，主席法官又叫被告律師發言，這位被告律師——陳原道，裝模做樣的說：

原告律師指出被告李錫元的罪惡，彷彿是非殺頭不可一樣，我認爲原告律師推波助瀾，虛張聲勢，錯誤使成罪惡，有了罪惡，就該殺頭，以小弄大，這完全失了主持公道的律師態度及其責任，所指出李錫元那三點罪惡，與事實完全不符合，我以爲這是荒謬的，一點也不能成立。如原告律師說第一點——強迫訂約，以兩被告的陳述來看，沒有絲毫強迫的意義存在，并且均已承認是心甘意願的，現在原告律師：生拉活扯的要說他是強迫，不知是何居心？第二點，姦淫之後，加以毒打，這更是造謠，荒謬，達於極點！李錫元與吳裕文不是老早就同居了的麼？她同他，性交的事實已不知有了若干次，怎麼說是強姦或姦淫？至於毒打，有何傷痕血跡？法庭上要依事實看證據，不能信口亂談，原告律師這一點都不知道麼？第三點，甚麼顛倒苦樂，罪大極惡，甚麼這是如何悲哀淒慘的呼聲呵……等，這簡直是無聊文人的口吻，那裏是法家的態度：所以本律師認爲原告律師的一點絕大理由，是荒謬的，一點也不能成立，再說到吳裕文身上來，原告律師舉出兩點是她的錯誤。我以爲他第一點——意志薄弱，行動幼稚，這一點還

有百分之一的理由可言。但是，意志薄弱，行動幼稚，這是每個青年在她他的生活過程當中必經的階段，那個生來就是意志堅強，行動老練？如我們現在的革命領袖——布哈林，史大林，（布哈林第三國際主席，史大林聯共中央總書記。）可以說是天生的聰明人了，前十年刑罰還要罵他們左傾幼稚哩！何況我們這些普通人？第二點，水性楊花，浪漫成性。這是中國封建制度之下，禮教盛行的時代，男尊女卑的惡習當中，一般男子用以辱罵婦女的話，現在共產黨員——原告律師用以辱罵同志，這才真罪大惡極！說到此，下面旁聽羣衆大喊：好呀！不錯呀！最負盛名的卜世琦，說了一大篇理論，被無名小卒陳源道，簡單的幾句駁得零光，信仰和聲威登時失了，在羣衆面前沒臉，於是暗中鼓動原告出來與被告律師爲難。大家一齊起來向法官說：被告律師無理，請法庭停止他的資格與發言權，羣衆不滿，會場秩序又亂。主席法官慌了！馬上下令——雙方停止辯論，下次宣判，今天散會。

第四節 宣判

旁聽的羣衆，正在高興，有好多要站起來發言。原告，被告，羣衆們都感覺有興味的時候，法庭宣告散會，好不噴火！下來還在爭吵。第三日審判會又佈決定該日午後四時仍在俱樂部當衆宣判，到的人更是踴躍，差不多在莫司科各學校中的中國人都來了聽說前兩天開會很有趣味，所以大家都來看熱鬧，孫大的俱樂部裝滿了，真有人滿之患

法官們按時到庭，主席很謙和的說：

前兩次的審判會，得同志們踴躍參加，我們認為很滿意的，雖是秩序有些不好，但精神上確是興奮。關於這個案子，經過了前兩天的報告，辯論，我們已得到精確的判斷了。現在我把判辭讀一讀，請大家靜聽？

第一、吳裕文確係幼稚，應受嚴重警告。

第二、李錫元壓迫婦女，應開除黨籍一年。

完了！散會！呵唷！這般旁聽的雄鬼們好不了然！大罵起來！大搗其鬼！這樣簡單兩條就是判辭呀！這就是同志審判會呀！叫起我們來就是聽你這兩句鬼話呀！真理何在？法律何在？真是哄鬼呀！打倒法官！打倒同志審判會！會場中鬧得一團糟，這時，法庭上沒有一個鬼官了，鬼法官們已一個一個的由俱樂部後門逃跑了。只有這些鬼羣衆在鬼場中，鬼頭鬼腦的發鬼脾氣，鬼罵一陣，出來罷了，真是倒霉鬼！

這場轟動莫斯科中國各學校的鬼官司，就算了結，這就是聯邦共產黨孫大特別支部，費了三天的工夫來訓練黨員羣衆，的真實紀錄。

一九三〇年四月

何沙生草於上海

校中所設射擊室打靶，這樣學習月餘後，已到畢業期間，學校應放暑假了，但中俄邦交斷絕，無法送回工作，復將這些畢業學生壹百餘人，送至莫斯科附近一紅軍野營學習處，與東大暑期學生一起，我當時因為是孫大這學期畢業的一個，自然也被送去，到了那裏，只見行軍式的營棚，星羅棋布，紮滿遍地，細視才知是蘇聯軍事委員會劃作紅軍實地演習區域，駐有砲兵一師，係暑假來實習射擊的，孫大與東大的營棚，距俄軍營約三俄里之遙，中間隔一小河，孫大到的與原有東大學生共四百餘人，內係東孫兩大中共學生二百餘，朝鮮三十，蒙古五十，日本十餘，波斯三十，統被編成特別營，直轄於當地師部，特別營分步兵三連，機關槍一連，每步兵連有步兵三排，機關槍一排，每步兵排有步兵三班，機關槍一班，全營住四十餘小布棚，每棚七人，小棚之外復蓋有臨時木板大棚五所，作為飯廳及每連俱樂部黨部辦事處，營中除最高長官營長管理軍事外，復有營黨代表管理黨務政治部工作，我分在第三連第三排第一班，連排長均係朝鮮人，班長則係孫大同學湖北人滕功成，每棚有值日一人，輪流充當，專管棚內次序清潔等，全營中的衛兵，每星期有一排來担任，每日以一班輪流分班，晝夜防守，不得稍懈，每日四點半起床，十分鐘內，將棚內整理清潔後，趕快洗完臉，穿好服裝，四點五十分點名後，集合開出早操，有時徒手，有時換槍，有時擲炸彈筒拋鐵餅，至七點十分始回營聽連長訓話，報告連中何人犯規及今天本連學習的科目，十分鐘後，大家排隊去早餐，二十

分餐畢，馬上揸槍集合，開到距離數里或十餘里之野地，作種種演習，經四點鐘後回營，已十二點了，半點鐘內把午餐吃畢，有兩小時爲午眠，午眠後，復有半小時的冷水浴，各連整隊到營附近小河浴後，已三點鐘，全營集台上政治訓話，有師政部教官講演，一直到五點鐘，吃了晚餐，各連開連會黨會俱樂部會；關至晚上十鐘就寢，這是逐日的生活狀況，至每日所學的，不外注意軍學初步練習，使用步槍，機關槍，炸彈，炸藥，及施行航空化學時之防禦常識等，並常作行軍時應怎樣開拔，作戰時應怎樣進攻退守，計在這裏三月，作過五次全營會操，兩次全師大演習。

三月暑期滿了，東大學生已回校上課，留下的孫大百餘畢業生，因中俄邦交仍未恢復，又將這批畢業生，送入俄國軍事學校作正式學習，計莫斯科砲兵學校三十，步兵學校二十，工兵學校十，列甯格納得軍事政治大學十五，基也夫軍事專門學校十五，列甯格納得飛機學校十人，莫斯科陸軍大學六人，所入各校學生，均縮半期間，加緊學習，比如砲兵學校四年畢業，減至二年學完，總期從速養成軍事人材，以備中共急需，那時我被送入莫斯科砲兵學校，裏面原有俄國學生五百餘人，內朝鮮五十餘，學校校長，是沙皇時得力軍長，俄共革命成功後，愛他的材幹，聘爲校長，校中設有黨代表，監督一切，校內設備，尙屬完全，內有英法德俄各國式的大小野戰砲數十門，口徑五十生的有十餘門，三十四生的佔大多數，這些大砲，大半係沙皇時代，參加歐戰購用的，新造的

實少，行軍作戰時，全用馬拖，在此校當學生，既要上課用腦筋研究砲學，又要用體力養馬學騎御以便駕大砲，每日五時起床，晚間十時纔睡覺，白日又沒有時間休息，身體虛弱的人，常積勞致死，聽說在我們進校前幾天，死了三個朝鮮人，兩個俄國學生，都係害吐血病死的，軍醫院內還住了許多病重的學生，因為生活大苦，我們中國學生，都是智識階級，前在野營時，曾感覺到痛苦，病了許多人，勉強支持過三月，現在來在這砲兵學校，身體既勞苦不堪，而生活又壞到十二萬分，一天雖然要吃三次飯，而所有食料在分量上質量上來說，都不能過活下去，早上七鐘半粗黑麵包，又沒有牛油牛奶，只有清茶一壺，擺在桌上，各人拿自己帶來的茶鐘斟飲，午飯仍係黑麵包，桌首有粗菜一大桶，內有洋芋或高粱子，各盛一盤，無鹽無味，那裏能下咽，晚飯桌上黑麵包和粗菜一大桶，每人添上一小塊老臭牛肉，令人聞之欲嘔，白日飯食既不能飽，晚上睡覺又不安，一些舊式建築的屋子，窗戶既少，又因俄國寒冬雨雪，窗門緊閉，室內毫無新鮮空氣流通，每寢室內人數過多，從一百至一百三四十人，我們孫逸仙大學來的三十餘人分在第一連，一間大房，住有百三十五人，只見床挨床的擠着，俄國人身上本來就不講衛生，尤其是砲兵學校學生，成天勞動，濁汗四流，衣服臭氣難聞，兼以每日到厩洗馬，馬法馬尿馬汗常濺污衣上，擦洗大砲時，還要沾染各種化學藥水，每一禮拜雖然洗澡一次，但內衣要十五天纔換，外衣及大衣則直穿到畢業也不洗，還要留交下次新來的學生

穿，我們初到穿的，就是舊生穿過的臭東西，這種臊臭不堪的衣服，在空氣流通的廣場裏，已不能聞受，那還能在一間不通空氣的大屋子裏面休息睡覺，飽嘗滋味呢？我的身體素來就弱，這裏在精神和物質既這樣壞，自九月進校至十一月，便大病了，一天腦病心煩，飲食難入，兼之俄人自國共分裂，對於他們認為不忠實的共產黨員，列入淘汰之內，不但不留心醫治，反要強迫我照常上課，醫生又不給我藥吃，只是說我的病無法醫了，我向學校當局，請求給假養病，又置之不理，於是在翌年二三月，我的病大加重，勺水不入口者數日，學校見我這樣的病重，久留校內無用，乃通知第三國際，叫我離開學校，出校後自己設法醫治月餘，稍癒時，第三國際認為我這種輟學，太不忠心共產黨，下令逐出俄境，以免探視俄共一切秘密，我于是乎被迫回國！我的紅軍生活也從此完結了！

2. 中國共產黨失敗後，葉挺劉伯誠在莫斯科的演講

自中央舉行清共，一部份被共產黨葉挺劉伯誠等誘惑的軍隊，率領逃至南昌暴動，遭了失敗，又逃至汕頭暴動，又遭失敗，于是乎全部瓦解，各首領們潛逃至香港，至此時第三國際和中共中央，都認為這幾次暴動，犧牲太大，不能盪浪再舉，于是下令停止無勝利把握的暴動，叫參加的羣衆，解除武裝，將槍械藏起，作秘密運動，至於一些領導暴動的官長們，則命令中央設法密送來莫學習軍事。

同年十一月葉挺，劉伯誠等七十餘人，奉了第三國際命令，從香港秘密往莫斯科，

至莫後盡量的向俄共歷陳以前工作：怎樣努力犧牲，同志戰死者若干，被殺者若干，受傷和被捕囚禁者又若干，現在雖然暴動停止，而秘密活動，仍日益加緊，第三國際對於這批新從戰場指揮暴動的軍官們，特別珍視，認為有功之臣，在莫斯科高等射擊學校開歡迎大會，並命將中國最近事實及一切將來準備，作一詳細報告，到了開會那天，他們被歡迎的人們，公推共產黨中軍事健將葉挺，代答一切，葉挺的個人歷史，凡是留心共產黨的人，大概都清楚。中共自有南昌種種暴動以來，都是他們當總指揮，此次來莫，向第三國際面呈一切後，深得嘉許，望他向中俄羣衆宣傳中共勢力尚在；同時在莫中共，自國民黨清共後，所謂忠實份子們，天天盼望中國共產黨勝利的消息，現在聽說葉挺新從國內戰場上到來，大家都異常踴躍到會，看他仍然是一個青年學生面目，上台報告道：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在去年國共分裂一年中，曾舉行幾次大暴動，這幾次暴動，表面上看來雖未成功，實際上增長了中國共產黨許多爭鬥經驗，同志們！不要悲觀中共武力，自此完全消滅，她在暗地裏還藏着許多潛勢力，南昌汕頭廣州暴動失敗後，尚有萬餘逃至海南島，中共中央以再舉無益，命令將武裝完全埋藏，海陸豐各處農民軍，也停止軍事行動，滬漢各地工人有槍械的，亦照樣辦去，只有朱毛賀龍幾部份，流行于湘贛間，借以連絡各地土匪，擾亂社會治安，使國民黨不能好好地施行訓政工作；一面却隨

時派黨員混入國民革命軍裏面，做秘密工作；一面派熟諳軍事的黨員，打入工人羣衆，暗暗組織便衣工人軍，并利用國內反對國民黨的軍閥，乘機活動，在四川僻避的地方，防共的方法落後，又以軍閥分割之故，尤宜派人往軍隊裏工作，各省盜匪，亦應設法赤化，中共計劃，在相當機會，舉行暴動時，可有賀龍之共產軍八九千，朱德毛澤東二三萬，上海工人軍三千餘，海陸步農民軍四千餘，海南島萬餘，其餘湘漢各地可指揮的農民軍數千，統計共產軍五六萬，至河南之紅槍會，東北各省之大刀會，四川夔萬間之神兵，都可利用，只要組織嚴密，這七八萬人可以大舉暴動，我自參加北伐以來，我們的軍隊，不但一以當十，而且一以當百，這不是我說大話，實在張發奎鐵軍之威名，也是我們給他掙出來的！現在中共有了這樣的力量，發難于中國內部，若有外面軍隊響應于外，共產革命可操必勝之權！同志們！你們趕快學習軍事罷！在二三年中，你們就要歸國指揮中國無產階級暴動了！今天我慶祝你們求學成功萬歲！中國共產革命勝利萬歲！葉挺說後，只見台下聽的中俄共產黨員，極表歡迎，掌聲如雷，他們又歡迎劉伯誠說話，這位劉伯誠，聽說係四川人，年三十五六歲，原在雲南講武堂畢業，嘗過川軍師長張冲部下旅長，駐紮瀘州，後來受共產黨宣傳，加入共黨，于民國十四年，曾舉行瀘州暴動，失敗後，逃至武漢政府，那時國共尚未破裂，甯漢濟共後，與葉挺賀龍朱毛等至南昌暴動，組織革命委員會，汕頭暴動時，他也曾參加軍事委員會，據他本人到莫

時自述：平生歷過戰事百餘次，出生入死者數十餘回，身上所受傷痕甚多，左眼已被打壞，現是假眼，他在這天歡迎會上，自受場內中俄共黨鼓掌歡迎後，作了一個簡單報告；大意不外歷述中共最近經過，及失敗後怎樣受命來俄，以後中國共產黨應極力準備軍事人材，免如這幾次暴動，有了羣衆，有了槍砲，不知道組織部隊，使用器械，望以後極宜避免才是，自此以後，第三國際更重視他們，并命葉挺參與樞密，其餘叫呈報各人履歷，分發各校，當在國內做高級軍官的劉伯成和兩個當過團長的，送入紅軍大學院，其他營連長分配在高等射擊學校三十，下級官排長等砲兵學校三十，政治工作人員則分往列甯格納得政治學校十二，對於他們的在校生活，特別優待，照原來的官長職發給薪水，國內自這批到俄後，聽說還要繼續送到，至莫斯科方面，孫東兩大以後畢業的學生，均須送入軍事學校，所以在那時統計前後軍校學生不下千餘人；可見共產黨盡量造成紅色軍官，准備共產勢力，而國內，則賀龍也，朱毛也，各地土匪也，四處擾亂，全與葉挺所報告者相同。

3. 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失敗後的準備

第三國際自中俄斷絕邦交，遂決議擴大蘇聯海陸空軍組織，一九二八年全國軍費預算案，爲七萬四千貳百萬盧布，至一九二九年，增至八萬四千萬，對於軍器軍制的改革，與國防佈置，尤其努力進行，俄國原有常備軍六十四萬至七十萬，特別隊十萬，共捌

十萬人，每年新徵軍人，國民自二十一歲至四十歲，皆爲服役期間，逐年新徵加多，退伍減少，因此直接受軍事訓練者，平時約八百萬人，而學生工人每日工餘，亦須學軍事，至暑期到鄉野舉行實地演戰，準備全國皆兵，俄國軍隊組織系統及其類別，凡研究過俄羅斯軍事問題的，已知其詳，現在所說的，單就她對於空軍的特別擴張說一說：最近蘇聯軍事當局，深知未來之戰爭，重心移至空中，將發現最新式之飛機，毀壞性重大的長距離射擊砲，和種種化學的戰具，要保護蘇聯，就應抱定蘇聯空軍世界第一主義。于是在全國各處組織航空化學會，宣傳人民速入該會，繳納會金，學習航空化學常識，并勸人民極力捐款，工廠和各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扣月薪一元至二元，有一次在一月中竟捐得巨款，購買德國新式戰鬥飛機數十架，政府又續購大批，且出重賞聘請外國航空技師，竭力製造，現有軍用飛機千餘，民用飛機二千，空軍二萬餘，這還不是她的確實數目，因爲這是軍事秘密，不能使我們詳知，對東方航空，預算將于五年內，由一萬二千米突，展至四萬三千，包括日本，中國，土耳其爲始終點，這雖是一種預算，實有偉大的企圖，至遠東軍事計畫，以中東鐵路爲中心區域，組織國防義勇隊數萬，并利用外蒙獨立，施行侵略中國陰謀，外蒙自俄蒙密約簽定後，政治軍事種種大權，均爲共黨把持，駐蒙俄大使，成爲庫倫最高指導者，第三國際鑒于中國共產黨這次失敗，係無正式中國紅軍爲中心武力，除一面訓練中國紅色軍官外，并決定組織中國紅軍二十萬于外蒙，

其辦法，在俄國早有許多朝鮮外蒙共產黨員，參加過俄國革命的，現在服務于紅軍中，俄共下令叫這批人招集所有流落俄國之朝鮮人外蒙人，中國人及其他國人到外蒙；一面又在外蒙附近中國諸省秘密募兵，招足二十萬後，由俄國共產黨派軍官組織高級指揮機關，下級幹部則以中國朝鮮外蒙人担任，一切槍械軍餉軍用器，均由俄國供給，名義仍用外蒙軍隊，免被國際干涉，這二十萬紅軍，務于最短期內，準備妥當，遇有中國內亂的機會，便大舉入兵，以武力援助中國共產黨。

俄共對於中國軍事的準備，極其積極，我不過就我所知道的略為說出，還有一點要說的，就是她行軍時，注重宣傳工作，在未作戰之先，祕派宣傳人員，到敵人區域，向民衆和敵軍，大肆宣傳，既作戰時，復用大砲射擊製成儲有宣傳刊物之砲彈，到敵陣爆發，給敵人兵士閱讀，這種辦法，在俄國革命時，對英法各國包圍時，收巨大效果，至軍隊訓練與組織極其嚴格，軍中黨政工作，尤其常注意，這不用我來細說了。

赤
裸
裸

一六〇

我與蘇聯工農的談話

王功倍

蘇聯一般工農羣衆自沙皇推翻後，以爲已身的利益可完全謀得；實際上這工農蘇維埃政府成立十年中，只見幾個野心家共產黨做皇帝當官僚。對於工農本身利益，僅僅在口頭上吹得利害而已。一九二五年冬莫斯科及外省工廠，曾發生一次大罷工，當時我們因係初到，不熟蘇聯工人情形。只聽見俄共報告，說這次罷工，係國內反動份子煽動，並無其他經濟要求，我們聽了這種說法，心中總是疑惑，到一九二六年春，莫斯科十月糖廠也發生罷工，要求改良待遇，增加薪資，撤銷廠長，這廠因距我們學校很近，一切情形，較易知道，至于旁的工廠，亦常發生種種風潮，報上不許載出，僅能在工人人口中偶一聞知，一九二六年六月，我們來鄉間避暑，同住的有位印刷工人，我們問他的生活情形如何？他嘆氣答道：『這事很難講；我們俄國工人，在未革命前，感受沙皇壓迫太深，革命成功，以爲真止可享幸福，那知蘇維埃政府成立已八九年了，初時黨政要人，常借口繼續革命精神，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叫我們工人受苦犧牲，我們猶信以爲真，大家努力奮鬥，不知受苦一直到現在，不惟痛苦未減，還感覺得更深，我們印刷工人，在

沙皇時代，行點工制；每天以所排的頁數多少來計算工資，現在蘇聯印刷工廠，仍依點工制，但排字不以頁數計算而以字數計算，工資稍比以前多點，而生活昂貴數倍。工人感覺生活不夠時，不敢有任何意見及行動表示，因蘇聯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無產階級本身早已享有幸福；同時又以共產黨人專橫，如果發現那個表示不滿意現政府，就安上一個反對派或反動份子，我們大概都有家室，六七口人，全靠作工人供養，那能隨便舉動，使全家饑餓，真是有苦不敢說！早知道革命是這樣的結果，我們甯願永當沙皇治下老百姓，有時受不了痛苦，還可請求或組織反抗，」他這樣悔恨地說着，覺得還有許多痛苦在刺激神經，一面在衣袋裏取紙煙吸着，現出沉痛的態度繼續說道：「我們真是不幸，原來所受壓迫，比任何國的工人都要重些，不知經若干奮鬥犧牲，才有蘇維埃政府的實現，可恨那些黨皇帝黨官們把政權做成私有物，你爭我奪，不管國家建設如何？人民痛苦如何？只聽見他們提出擁護中央，建設社會主義，打倒反對派和一切小組總等口號，非常好聽；實際上一點工作未做好！工人們成天作工，那有時間來讀書看報呢？他們黨官有的是時間來準備欺騙工人的報告，說他們怎樣努力工作，筋疲力竭的工人，又沒有精力在工餘來討論政治問題？分析他們的報告，只有任隨他們說些罷了。他們黨官們的生活，當然不像工人們用血汗掉來的工錢，又少又難，還要出種種苛捐雜稅：什麼國民義務稅，職工會會金，合作消費社會金，航空化學會會金，紅色救濟會會

捐，工人俱樂部捐，強迫購買公債票等，如系共產黨團員，還見絲黨團員，如有那區區工，還要出救助捐，每月工廠發工資時，由會計處將這些稅捐在工賬上扣出，不管工人家庭負擔如何？這些稅捐一定要扣的，啊呀！我們工人生活，實在苦極了！俄國還要做第二次革命，把黨皇帝黨官打倒，才有真正幸福可享，『印刷工人這樣激烈地說後，又害怕我們向第三者傳說，再三叫我們不要亂向人講，我們聽了這位工人所說，都想這些情節，一定是真的，工人忠實老成決不會撒謊。』

我們在暑期常往鄉中參觀農民生活，有一天我們到一小村落玩，一位老農在那裏耕作，到休息時同他談農民生活，因為他是六十餘歲老人，說話非常遲鈍，他說：『我國農民生活，實比其他國痛苦，在未革命前，農人要受政府地主重重壓迫，比如農民無土地耕種，要向地主租借時，條件係以每年農產收穫三分之二歸地主，若無錢購買牛馬，耕具種子等，要向地主借貸，利息又非常重大，每年還須出國家種種苛捐雜稅。當時我們農人簡直無法生活，才起來革命，受了很大犧牲，毫不顧惜，只望革命成功，能得有真正解放，可是希望儘管這樣的希望，苦痛還是苦痛，十月革命成功八九年了，而農人幸福，還不知在那裏？以前受地主壓迫，現在鄉村蘇維埃同樣的壓迫，那裏把我們農人真正解放？農奴制雖然取消，然而只是幾個富農發財，拿錢在鄉村重利出借於貧農，操縱鄉村農民經濟，我們貧農纔領得國家土地，但國家沒錢借貸於我們，俾得開始耕作，

鄉村蘇維埃政府不管貧農有沒有錢耕種，只根據鄉村蘇維埃農民土地分發登記簿，按時徵收各稅捐，貧農沒法，只得向富農借貸重利的本錢耕種，富農大概是鄉村蘇維埃執行委員，貧農受了重利盤剝，還沒處伸訴，若稍表示不滿，富農便以鄉村蘇維埃權力，作為反革命治罪，鄉村雖然有聯共支部，可是他們支部辦事人，常受富農賄賂，打成一片來壓迫我們貧農；中農的經濟，雖不及富農，可是有向上發展的希望，亦常與富農一致行動。我們貧農處在這重重壓迫下，簡直比沙皇時代，受痛苦尤深，真是敢怒而不敢言，要想得真正解決，只有鼓吹再起革命。」

還有次我們到鄉間去玩，值風雨大作，到一農家避雨，時午後三時，這農家正吃飯，我們看他們的屋子，是土和木蓋的，矮小黑暗，一間小房，全家六七人，吃飯睡覺，都在那裏；桌上擺的食物，係粗糙不堪，每人一塊黑麵包，一盤中國所謂的高梁子拿來做菜吃，一壺土茶，擺在當中，我們到時，他們大概剛要吃完了的光景，一個四十餘歲的農人，招待我們坐，倚着桌子向我們問道：「你們是那國人？你們來俄做什麼？你們來俄多少時？是不是在附近村中避暑？我們一答了過後，知道我們是中國學生，我們問他的生活情形如何？他答道：『我完全是貧農，國家雖然分給有土地，然沒有本錢耕種，只有向富農借重利之款，家中人口共八人，我和妻子苦力耕作，每年所獲，除了利息和國家捐稅，所餘實難以自給，遇天年不好，更不能生，看我們桌上這樣粗劣飲

食，還是向人捱重利借來的，麥子熟時馬上就要還清，哎呀！我們貧農，真是好苦啊！自從出世以來，沒有得到過一天寬裕的生活，終歲勞動，尙不得一飽，你們讀書人現在生活既好，將來又可做官，我們真永無出頭之日了！」他這樣淒慘，言時聲淚俱下，不能再往下說了。我們心裏亦有些不好過，大家安慰他一頓，不久風停雨止，慢慢地離開農舍，行時總覺蘇聯治下那有這樣多的痛苦勞農，未必黨政要人，忙于社會主義建設，毫無所知嗎？

一九二七年五月，俄國舉行職工代表大會，初時係公開報告，許可一般羣衆參加，旁聽，但須有入場卷，我們孫逸仙大學，有不少的人去旁聽，主席團，宣布開會後，歡迎工人同志上台講演，有位老工人，慢慢起身，勾腰駝背，一步一步地走上講台，用很愁恨的態度，說道：「我已經有六十多歲了；對於苦悶的人生，實在過得不少，我在幼年沙皇時代，是一個窮人家庭早喪父母的孤兒，困難生活，掙扎到現在，仍然是個窮光蛋，無家無室，快要死的孤老。我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我在沙皇帝制下當小百姓，做工人，受不了那種壓迫，遇着他們什麼革命黨人，叫我跟他們鬧革命，果然十月革命成功了，蘇維埃政府成立了，說是工農專政，無產階級革命完全成功，我在那時也相信俄國工人階級從此能自由在地享幸福了！那知仍過着勞苦的工人生活，熱望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竟至一年不如一年，足足等了十個年頭，受苦的工人，仍然受着苦，

社會主義建設，仍然是空的計劃書，這都還不緊要，他們黨國要人，對於我們工人，常用欺騙手段，叫今天反對這個，明天反對那個，弄得莫明其妙，工人成天作工，不夠生活，稍微表示意見便加以反對派罪名，開除出廠，并到處通知，不讓到別個廠求生活，以致長餓麵包，我看這樣利害的壓迫，比任何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壓迫尤甚，我的年齡快要死了！就再受苦也不過幾年，只是可惜我們從前鬧革命的同伴們的熱血白白地灑了若干，造成他們這些黨官們爭權奪利的糾紛。我現在不但對於我的生命絕望了！對於蘇維埃政府的生命也絕望了！今天我跑在職工大會來說這些話，一定會被黨政要人認為反動份子，處以重罪。這是不足使我害怕的；因我所說的，完全係從心坎中流露出來的至，接收不接收，權在偉人諸公，橫豎我這樣受苦的孤老不想再活下去了！」老工人這樣誠語痛心的說着，不覺悲從中來，眼淚早已滴濕胸襟，當時會場中也有很表同情的，但不敢作積極的表示，主席于是宣布這位老工人同志，神經昏亂，叫人把他扶着下去。

只要在俄國多住點時間，就可知道俄國一部份工農所受的痛苦，外國代表們來俄考查時，俄共早已特別準備得好好的，把面子貨給代表們看，以便回國替俄共宣傳，其實俄國一部份工農，吃了蘇維埃工農政府的大虧，說來還沒有好多人信，若能多同工人們接近，便得知真像了，不過工人們腦筋簡單，有許多時候，害怕說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的不是，我們須在平日，下細探查他們的生活，纔可以知道俄國工農所受，我不得而知

的痛苦，比歐美更深，歐美工人平日將所得工資還可以賂事揮霍，如菸酒各種的耗費，爲數也不小，禮拜日也可見工人們穿着漂亮服裝出街散步，或到各種游戲場去玩耍，俄國革命後，國民經濟，並不見得完全提高，一部份工人，工資既廉，家庭負擔又重，最低生活費，尙屬困難。那裏還有餘錢來作適意的消遣？假期或禮拜日，工人們能穿着很整齊的衣服出來游玩的固有，但不能像歐美工人盡量快樂的享受物質文明。有些工人簡直不能休息，在工廠工作後，又要回家操作，日夜勞苦，也覺維艱，這還是有工作的，尙且如此，至于失業工人，不下百餘萬，他們尤屬痛苦難堪。常有自殺的，不過政府報章，沒有登載，以故外間罕能聞知。可是工人自身需要，如果感覺到不滿足時，不怕俄共再能欺騙，也只能欺得一時，他們已一天一天的覺悟起來了，我回國趕西伯利亞火車，在火車中有兩位看管車室服侍客人的茶房，我細問他們生活情形如何？他們起初不肯說，後來見我性情很好，纔一五一十的說了大片，都係與以前那幾個工人說的一類話，受了壓迫，而又無法反抗，想逃往他國，又不能辦得出國證書，而且沒有旅費，真是欲走不能，欲留不可，他們成天在火車工作，每年只能回家四五次，每月工資二十五元，除了各種稅捐，能留下二十元，除了自己的最低生活費，能剩有十元左右，寄與全家生活，家中三四個人，怎能敷用呢？因此常感窘迫，愁苦不堪，一日他們向我說道：「我們有位在火車站作工的同志，因感負擔太重，生活困難，平日對政府不免有些怨言

，不久被共產黨，說他有反對派嫌疑，不幾天就被開除職務，當時這位工友極力申辯，奈當局不聽何！欲往他處作工，又不可能，气得墜車自殺了，他的家庭全靠他生活，得此消息，也气得九死一生。這種慘狀，聞之實令人傷心不止！」他們說後，表現得異常淒愴，大有免死狐悲之感。

俄國有許多外國工人，是在本國鬧革命，遭了失敗，逃到俄國的。記得前四五年，俄共唆使波斯北方一部份工人暴動，結果完全失敗，大批的逃奔俄國來，請第三國際予以生路，第三國際反責以舉事不慎，失敗了又怕犧牲，這些工人聽了這種回答，非常不滿，他們人數有七八百人之多，羣勢洶湧，要求速予解決，於是俄共把他們安置到巴姑煤礦區域去當苦力工人，這種工人，當然是最苦不過的，若虛不幹，別無他法可以謀生，所以再苦也要去做，俄國生產方法又落後，礦地常發生危險，這些外國工人，常有遭慘死的，其他外國僑居工農，語言習慣不同，遭俄人仇恨，暗加傷害的，亦屬不少。

以上這些事實，若不是我在俄國當學生，對於下層羣衆痛苦，加以注意，別人是不易得知的，至於還有更痛苦的，則非我所能知道了，總之俄共對國際宣傳的，決不可相信，內中黑幕重重，到過蘇俄實地考查的人，自然能知道他們是說真方、賣假藥。

(完)

留俄共產黨員返國記

沈忠良

這篇文字，是我返國後在上海病中寫的；已是過去一年的事了；那時就想在上海報上發表，因為初回上海，國內一切情形都不知道；於是生出兩個怕來：一怕共產黨，二怕國民黨；因此這篇稿子就在爛網籃中亂紙堆裏躲藏了一年；而今翻出自然有些陳腐氣；可是稿雖舊，而事實確真；沒有經過的人們看起來，或者也有點興趣；并且國民政府，國民黨部，在此情形之下，亦可加以警惕，而為清共的參考。

一九三〇，三，十五。

自國民黨內驅除共產黨以後，共產黨受了很大的犧牲與打擊——死亡、分化；而將他們的工作很嚴重的秘密起來；除湘粵贛三省邊境上，還有數千土匪式的共黨軍，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外，其餘在各地的，差不多簡直看不見他們的活動了；自然，他們秘密中仍然在努力工作，同第三國際照常文電往來；不過方法形式與前大不同罷了。這樣嚴重的情形，中俄又斷絕了邦交，他們以前送到莫司科的學生畢業了，又怎樣辦呢？二三百畢業生不能都留在莫司科吃麵包，學生中自然有一部份願意坐吃現成，但第三國際如

赤 裸 裸

一六九

何肯留呢？聯邦共產黨更不願意，當然非派大部份回去衝鋒陷陣，作犧牲工具不可；而中國共產黨自遭受大大的損失以後，亦急於需要所謂生力軍來補充？他以為：中俄絕交，海參崴到上海的船不通，中東鐵路又不能無護照而入境，就有護照，也不能保險，總是兇多吉少，走西歐，路費太多，且護照不易辦，同時又怕被別人知道，於事不妙；走日本，警察偵探太利害，更不好；這樣困難，就不得不出於偷關之一法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至十二月的五個月中，由莫斯科回中國的共產黨員，約有二百五十人，內中學生有百七十八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亦有七十八人；（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年六月在莫斯科舉行，中共中央全體去出席，各省均有代表參加，這是第三國際的命令。）他們代表先生們，自然要貴重些，所以第三國際決定偷關回國後：就首先派一部份黨員去試偷，結果很好，個個都沿途無事，平安到了上海；於是中共代表就絡繹出發，偷關回國了，八九兩月，這七八十個代表，就走來其餘三四個工作未完的人了，大部份都安抵目的地，沒有一個出露頭；九月以後，回來的差不多都是學生；而且在這些學生中，又要分先後回來；大半他們認為忠實同志的黨員，就先走；認為不可靠的黨員或團員，就後走；再不然，認為有反動傾向或嫌疑的，簡直被扣留而不要他走；在莫司科扣留些，到海參崴也扣留幾個；人數不多，只有十餘人；這些被扣留的黨員或團員，大概是新由國民黨加入的，但不知他們將這些人如何處置

在莫斯科起程時，是十個或二十個做一批，事前并得不到一點要回國的消息；都是當天由學校書記——祕書出一簡單俄文佈告及名單，上面說：

請下列同志於本日午後二時，到○○號教室開會，一定要按時到！否則不負責任。佈告上有名字的學生，見了這張佈告，就知道有九分是回國了，自然有很多是高興的；飯也不想多吃，馬馬乎乎的動了兩餃子就去等開會；真是整齊之至，按時到齊；不一刻，學校書記俄人也來了，很匆忙的，照單點名之後，他說：

今天召集你們來開會，爲的是回國；在本日午後六時之前，一定要將你們自己的行李衣物收拾好，在第六寄宿舍集合，行李愈少愈好，以最少爲最好；會完之後，你們趕快各回各的寄宿舍，將學校所發給你們的日用品——毯子，被單，枕頭等物，完全繳給康朋登，（即宿舍管理者，直譯爲衛戍者，）取得收條，方准起程；關於返國消息，絕對不許向任何同志談！還有一點，就是你們馬上要選舉一個俄文好的同志來當組長，他好同俄指導員接洽，辦理一切事務，你們舉出來的組長，就是你們的領導者，你們在途中都要聽他的指揮；我的事完了，散會！

會完後，組長同書記去了；大家急急忙忙的湧出教室，奔出學校，跑回宿舍去了；六時以前，忙亂不堪的將要做的事都辦好了，來到第六宿舍集合，不上半小時，組長忽

然跑來向大家說：

各人的行李衣包上，寫好姓名號數，堆在一塊，不要管了；緩一下自然有人來用汽車運到火車站去；現在我們三三五五的搭某號電車，到某街某旅館去，那裏自然有人來招待，快去！不要做出慌張的樣兒！

大家得了命令，於是各自乘電車向指定地點而去；很快的達到目的地；俄指導員已在該旅館中候着，馬上又召集大家在密室中談話；他說：

各位同志！現在中國情形不好，白色恐怖非常利害；莫司科的中國公使館，就是南京政府的偵探，你們都是知道的，所以請大家絕對要守秘密，無論如何不要出街閑走；請大家在旅館中暫住二三日，待我將一切手續弄好之後，就來請你們上火車，在旅店中，你們的火食費每人每日三盧布，已經講好了，不用你們挂念麻煩。

指導員說完了話，各人遵令，如囚犯一般，坐臥食於旅店中，真是度日如年，恨不能馬上登車！離開這他們之所謂樂土；連住四五日，忽然指導員來了，叫組長傳令各室同志，快來十八號房聽話；三分鐘內，都齊集一室了，指導員立起來，很莊嚴的說：

今晚八時上火車，七時半在火車站門口集合，認取各人的行李；在西比利亞火車中，共十三日，每人每日火食費發三個奴布，一人共該領三十九個奴布；現在時間不早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還要派人來同你們談話，請快簽名領款。

各人亂七八糟的簽了名領了款，他又說：

我去了，在火車站門口等候你們，待中共代表與你們談了話之後，馬上就來；搭第十，第六，第三十四號電車，及第一路公共汽車都可直達西北利亞火車站；但搭車每次人數不可過多，最好二三人就夠了；在電車中或汽車上，不可多談話，最好不談；完了，我去了；快來！

俄指導員的話還未說完，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周恩來先生，同小鬼陳紹禹也來了；這些囚犯式的中國共產黨員，又聽周先生訓話；恩來先生很得意的說：

同志們！你們來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總司令部——赤色的莫斯科，學習了二三年列寧主義所指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之經驗和理論，而今已告了終結；現在要將你們所學的拿回中國去應用，以解放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而建設中國蘇維埃政府，實現中國的十月革命；這是你們來此學習回去唯一的使命。但是，自從中國革命部份的，暫時的失敗以後，在中國我們黨內，遭受了很大的犧牲，同時又起了很大的變化；忠實而努力的同志，有歷史的同志，經過了長期的奮鬥，幾次的白色恐怖，差不多都死亡殆盡；一般智識份子，和機會主義者，完全分化出去了；在國內有如此嚴重的事實發生，所以亦影響於蘇聯境內之中共同志；表現最顯明的，就是中山大學，東方大學中國同志間發生很壞的事實；如軍事班，（李大劍學校，附設於東方大學

。整隊向第三國際請願；東方大學中國同志聯合起來，要打倒某某等人，及其走狗某某等；至於中山大學更糟了，如打倒旅俄支部殘餘份子，（中國共產黨旅俄支部，是祕密的，一九二六年期，第三國際知道了，嚴令解散，此中黑暗甚多，文章亦長，以後有機會另作文敘述發表。）第二條路線，江浙同鄉會，以及最近的武裝鬥爭，（這三件事亦有不少的文章，改日就報告。）以及種種怪現象新名詞，都應該完全丟去，絕對不准帶回中國，以免回國去又引起黨內風潮，妨害工作。你們到了海參崴，自然有人會來接你們；到了上海，是黨部找你們，絕對不要你們去找黨部；其餘的你們問組長便知；我的話大概完了，你們都是老黨員，又是理論家，用不着我多說；現在請將你們的姓名各人報來，以便我編號拍電回去。

莫司科的雪，已經開始下了，但不甚大；大家聽了周同志的報告之後，當然天已黑了多時，爲趕時起見，各人都如瘋似的擠出旅店之門，按照指導員所指定的電車汽車路數搭了上去；男男女女，擁擠得一塌糊塗，幸是晚間，尚沒有甚麼人注意，到了西比利亞車站門口，指導員已先在那裏等了多時；行李堆集如小山，大家七手八足，東拉西扯，將自己的箱箱包包清出來，隨指導員魚貫而入車站，車票，床位，茶壺茶杯等火車上的用具，指導員都一一爲我們準備好了，指導員將一切器物點交於組長，他老先生很客氣的告辭而去，車站上的鐘聲響了，口笛亦隨之而叫，火車頭大吼幾聲，載着所謂甲

國無產階級的戰士——新訓練出來的生力軍，嘵嘵的向東南而下，沿西北利亞鐵路，開往中國方面去了；

在火車中，人多空氣壞；雖然是一輛專車，沒有其他的人混上亂擠，但窗門緊閉，嚴禁打開，也實在使這批戰士難受了——悶得頭昏。沿途晴雪不定，經過不少的曠野，森林，山坡；每到一大站，總是爭先恐後的打開水，買麵包，搶購熟鷄；（火車站準備有開水，以便旅客；車站兩旁有許多小商店賣食物；鄉下婦女將家中的鷄殺來煮熟，到車站上來出售，價錢很公道，三四斤重的熟鷄，每隻只要四五戈比就可買得，一人一餐飽食也不完。）如同才去莫斯科時一個樣；晚間仍然輪流守夜，以防車停時扒手上來取竊東西。將到海參崴——還有五六十里，就有人來接洽了；命令快些收拾行李，下一站就要下車，趕晚間人少，這裏更是清靜，很好下車；而且這小站只停三分鐘就要開；收拾好了，大家將行李堆在車門口；車一停，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丟些下車罷了；下了車，亂扯一陣，各拿各的行李，跟着這新指導員——俄國毛子，（中國人稱俄人曰毛子）跌跟窺叫而去；步行不要三十分鐘，就到了一個很雅緻的所在；內面已有先來的中共朋友們，在此地等待出發。夜已深了；人也倦了；肚子又餓了，沒有東西吃；買也不成功，只得隨隨便便打開包睡去。住在院中，每日三餐；無所事事，真是享福一樣；只是天氣太冷，沒有火烤；雖是中國廚子，做來的火食有點像中國辦法；但是無鹽無味

；天天，餐餐，部吃牛肉炒白菜，或者鱸魚洋芋，我們中國人吃起來也真難過；俄國毛子視之，就以爲是最上等的火食了；聽說還是每人每日三個奴布哩！我想那火食若在北京或上海，至多不過九元；有些合計們吃得不耐煩，跑去質問廚子，火食何以這樣糟？天天都吃這些東西，何以不掉換一下？廚子說：這些都是毛子去買的，我們只是做好完事。那合計對廚子說：你知道不？我們是三個奴布一天的飯呵！廚子說：那味毛子起碼要揩二個奴布的油；這樣一來，引起了好多同志不滿意於招待委員會派來的這位招待員；有些說寫信報告第三國際；有人答如何來得及？又有主張拍電去，又有答誰個出錢？東說西說，說來攔起，沒有辦法；只有仍然讓他毛子去揩油。

這個招待所，革命以前是一個資本家避暑的地方；房屋整齊，簡單，清潔；光線好，空氣更好；周圍都是森林；背山面水；（海參崴的海灣，）風景尤佳；山下有鐵路，一通哈爾濱—中東鐵路；一沿吉林省邊境，而至哈巴洛夫斯基轉角，直達赤塔而會合中東鐵路，成西比利亞鐵正幹。此專門迎送中國共產黨員，到莫斯科，或返中國；可容七八十人。自中國共產黨失敗後，此地差不多沒有休息過一天，時常都有中國共產黨員經來；自今年起，不過更與盛罷了，一因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會，有六七十代表往返；二因東大，孫大有二百學生畢業回國，所以此地更加熱鬧起來，在此地任的黨員，三五天，或七八天走一批！照例總是重要人物先走，然後才是學生；十月以前，三日

走一次，每次五六人；都是夜間偷入中國境；經過哈爾濱，再搭車走大連，或上北京；若遇有船開上海，則亦混入數人，至十餘人不等，但較為危險；因為怕到上海查船；但次數很少，大多數都是夜間化裝偷度入國，再換火車到上海。

在未出發之前數日，大家都化裝練習各人的口供；以備在東省火車上查問的回答；有化裝工人的，有化裝商人的！女同志有化裝妓女的，有化裝姨太太的，亦有化裝貧家婦女的；都結假髮，帶耳環，還有故意纏小脚的；彼此互相查問；那裏來！那裏去？幹嗎？有答復說找丈夫的；有說尋父親的；有答會姐夫的；亦有說看姑爺的；亦有到哈爾濱做姨子的；又有些說我是皮匠；又有些說我開雜貨店的，在哈爾濱四道街順泰祥營合計的；等等人物都裝些，說不一樣的話。但是，大多數人身上都有三五十個奴布，又將如何處置呢？賣東西麼，不能帶起走；丟了罷，又覺不置；東查西問，可以援他們代表團的例，請招待處換美金，五個奴布換一個美金；雖明知他們揩了油，但沒有辦法，只得馬乎下去，有時就出十個奴布換一個美金，還不可得，說是沒有美金了。起程時的化裝衣服，是由招待所辦的；每人一件藍布單衣，單褲，一頂便帽，一雙中國式的布鞋；有些同志不高興招待所發的，就到海參崴去買，棉袍或夾衣；因為天氣冷了，而且已經下雪，他們招待所仍然只發單的不發棉的，於是又引起大多數人的反感，要求組長向招待處交涉發棉的，但數次不得結果，反被招待員罵了一場，說是革命青年連這一點苦都

不能受嗎？你們還要回中國去革命，解放中國無產階級呀！呵！呵！毛主席這兩句幼稚的話，犯了衆怒，不約而同的亂叫起來道：你是受得苦的革命青年，那趕快脫下狗大衣來！我們同樣着中國單衣！毛主席見事不佳，一溜煙跑了；大家來到客廳開會，請招待主任來答復；左請不來，右請不來；衆人亂鬧起來，聲震屋宇；招待處見不是好事，只得派人出來說好話：第三國際，只發有單衣錢，沒發棉衣費；我們招待所的職員，不能墊款來與同志們買棉衣；衆人以無結果，就決定拍電莫斯科，報告第三國際，及聯邦共產黨中央，電費平均按人數分配；派人到海參崴拍電；那知這電報又被招待所扣留，不能拍出去；中共同志，更是火上加油，大有非把招待所的人員打死不可之勢；但招待所的門關了，鬼都看見不得一個；通知單貼出來，命令出發，沒有一人動身，都坐吃不運；招待所人員，至此才着急起來！趕快拿棉衣出來發；同志們雖然得了棉衣，但仍然不舒服，總覺得這是鬧來的，太不自然了。招待委員會的先生們，以爲發了棉衣，當然無事，高興起來，在辦公室內談笑！批評中國人是小孩子，得了糖吃就不鬧了；不知有位同志氣還未消，拿起棉衣回自己的寢室，經過辦公室屋下邊過，聽了這話，氣慌了！馬上推開辦公室的門，大罵：

我們中國人是小孩子，你們是大人！我看聯邦共產黨中，若有一半是你們這樣的大人，整個的布爾世維克黨，都要腐化下去；蘇聯政權，就要被你們這般！挂布爾世維克

黨員的招牌，而實行貪官污吏的害虫斷送！你們要想剝削我們的棉衣費，以飽私人的錢包，這充分表現你們俄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構不上建設甚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狗屁，蠢才！這次罷了，下次若再有剝削中國同志的事實發生，告訴你們！謹防狗命不保！我們將以對待反革命的手段來請你們試一試！（這位同志舉起拳頭，）

這位同志，抱棉衣，大鬧辦公室，真是勇敢極了；其他的同志，聽得辦公室有人大聲講話，好多人都擁去看，見他一人在裏面鬧，都莫明其妙，問他，他不理；毛子們見中國人越來越多，就東一個，西一個溜了；有些人勸他：罷了！罷了！咱們都要走的了，還同他們爭甚麼，留點想頭作紀念哩！他先生見毛子散了，亦憤憤而出；他是誰？衆人都知道他先生是著名有反對派重要嫌疑者——楊同志，曾在國民軍時代，馮玉祥部下當過師政治部主任。他一出來，萬歲之聲，不絕於耳。

好了，大家有棉衣了，一切都不成問題，密令下來，要某某五人，於午後二時在附近車站——散康，左室相會，并注意下列禁條：一，禁帶俄文書籍報紙及字據信件，以及一切有關共產嫌疑的中文書報等。二，禁帶一切箱籠。三，禁帶大包衣物。四，禁止與指導員爲難——須絕對服從命令。來到車站中，另外一個毛子來接洽，帶上火車，行了兩小時光景，天色已晚，大雪紛飛，到了，下車！毛子下令了；呵呀！冷風逼人！吹透衣骨！地上雪深尺許，不能步行；指導員令我們在車站上稍待，他去叫馬車來；他去叫了

兩部棺材式的運貨馬車，六人共坐，同志們都冷得倦伏在一塊，說不出話來，不管四九三十六，爬上去蹬起再說。在這露天馬車上的風味，真是難當極了！天上在下雪，地下又結冰；雪風吹來，面皮欲裂！這些都沒有甚麼；只是兩隻腳幹，幾乎是死了的一樣，彷彿同上身不發生關係；知覺全失，另是一個軀體；一點也不能移動，大家如豬狗一般，在車中擠緊些，擠着一塊；可恨的雪，亦落下來同我們擠暖和，不到一小時，我們都成白人了；馬車東倒西斜的將我們拖起走，約有三四小時，到了一個鄉村機關，同志們都如死人一般，下不得車，周身硬了，腿幹成了木棒；費了許多工夫，才下了這棺材式之露天馬車；指導員引進屋去；飯菜都準備好了，大家拚命的吃；指導員笑對我們說：今天苦了你們，休息兩天就對了；這就是你們中國革命成功的要義呀！

這個地方，仍然是俄國境，不過距中國吉林省境界不遠罷了；住了兩天，同志們的精神稍微恢復了；又要說開動！行李都等於零了，又經檢查一次，只准背個包包，或一舖毯子，簡單到最小限度；包包各人細好，晚飯飽食，今晚七時動身，這又是一個新毛子——俄國指導員對我們說；大家心都硬了！雪也，風也，自不待言仍然在繼續進行；可憐這五個留俄中國學生，今生那想到雪夜，步行，偷度，回國呀！這樣景况，筆既不能寫出，口亦不能說出，只有身臨其境的人，可以看出！冰天雪地中，五六人背着小包，一步一步的在雪中走！不知經過了好多羊腸鳥道，小徑山坡！爬山越頂，只見得

茫茫的一片白雪，那裏聽得鳥聲，看得人影？除了這幾個亡命鬼外，誰個倒霉的來此碰死？走不到幾個山灣，就跌倒了兩個，罵天怨地的呻喚；不多時毛子亦跌倒了，大家於悲慘中又發起笑來；前面叫雪太深了，不能走！後面又喚等一等！我不能走，動不得了！每遇上山坡，下山脚，聽聽得呼天恨地，叫爺喊娘；女同志竟哀哀的號哭起來！倒在雪中，寸步不能動，要人扶持，在此情形中，各人自顧不暇，安有餘力來幫女同志？只有毛子比較得行，背她在背上就走；正在難行當中，忽然滾了一個下山溝中去了！只聽得微微的呼喚聲，而不見人，指導員着急了！把背上的她放下來，跳將下去！又把他由雪中拉出來，抱上坡，哭的女同志笑起來了，大家都笑起來了，幸好這山溝不深，雖然滾了下去，人並沒有受傷；再則因為雪厚；他說：滾下去如臥冷棉花中一樣，不但不覺苦，反覺得快；很願意滾回國，不願走回國；正在講閑話！一面講，一面走，又是一個山坡，大家留心走自己路，沒有注意毛子在前面如何行動；走毛子後面的是位女同志，她不知何時發覺毛子不見了，一齊慌忙起來！往前去看，那知他先生跌在一不到方丈的坑裏，頭下脚上，同志們又驚又笑，都來拉着他兩隻腿，往後急拖！他爬起來，喘息不定，一面揩雪，一面叫烏密爾！（死了）曲而特！（有鬼）我們不禁捧腹大笑！冷神都跑了；毛子說：這些路我很熟悉，沿途山坡山溝都記得清楚，不知今夜如何上了這個當。肚子餓了，雞聲遠唱；此時已是晨間二三點鐘了；好容易入了中國境？到了機關內，

都懂天喜地的，如死後重生；回憶這次雪夜偷關，真是心胆俱裂！幸途中並沒有遇見別的行人，更幸沒有遇着中國軍警；否則不殺頭，也有十年官司可吃！以前外國人說中國官應是死人，中國軍警是造糞機；我現在亦相信。

很平安的入了中國境，心裏已放開大半；在五站住了一日兩夜，此地招待員，就將我們由五站到哈爾濱的車票買好，分給各人，并要按時上車；又告訴了哈爾濱的機關；下車後互相照應去接洽；五人在火車中，各幹各，各不相關的一樣；所怕的是軍警查車，與下車後車站上檢查，盤問；若查出一律都有美金，那就糟了；所幸東省當局不愛麻煩，幾十批共產黨員均平安經過，沒有捉得一人，全抵上海。在哈爾濱就闊了！一點事都沒有！行動亦自由！招待處又發了四十個哈大洋，爲製裝費，於是買東西，製衣服；弄來不亦樂乎！招待處限三日內就要離哈爾濱，不准多停一日；有領了錢就走的，亦有住四五日才走的；總之，到了哈爾濱就可自由動作了；有走大連搭船的；有到天津搭船的；亦有走北京去玩兩天的；一律在上海集中，報到，聽命分配派往各地工作。到了上海，各住旅館；在一個營業的間接交通機關，留了一張約定的暗號條子，并註明某旅館，某號房間；第二天就有人來接洽；這種辦法，就是周恩來先生說的！現在是黨部找同志，不要同志們去找黨部。

在十一月內，五站那個機關，曾被一次搜查；爲的是他們到了，夜半三更大敲其門

，驚動了降近的狗，大叫而特叫；於是又驚動了斜對門的警察，馬上派人來搜查；駭得這幾位雪夜偷度的共產黨員魂不附體！立即又化裝起來，有當主人的，有當客人的，有的當廚子，有的裝小工；有的在床上擁被呻喚叫痛——裝病；這樣才敷衍下去；警察來查，除見了上面幾個裝假的人而外，甚麼也沒有；問來無結果，各自去了。從此，這機關就取消而不用了；於是改道由赤塔入滿洲里，天氣更冷了，雪也更深了；步行偷關，實在不能了；所以只得在海參威坐等；設法租船：名義上是運貨，實際上是運人回國。因為海參威有船到上海，當然公開賣票，要回國的中國人，不知有若干；混入十多個共產黨員，當然不算一回事；這樣確實方便舒服得多，不像雪夜步行山野之苦；唯一怕的是到上海查船；少數的護照都可冒名頂姓，在中國領事館設法辦好。在海參威有華僑協會，華工協會，五一俱樂部等，中國人民團體；都是由海參威蘇維埃政府，或共產黨部，派中國共產黨在內面工作；亦有時是由聯邦共產黨中央直接派來的；總之，這些華人機關，完全是在共產黨包辦指揮之下，是毫無疑義的，其中共產黨員，當然不少。華僑協會，完全是中國商人所組織的；專門聯絡華僑，與往來客商；使他在共產黨影響之下，供他們驅遣，為他們利用。華工協會，盡是些中國苦力工人組織的；與華僑協會形式雖不同，而其作用則一；這兩個機關，在海參威的力量很大，可以說在海參威的一切中國人，都在他們指導之下；因此，中國各地情形——特別是北方，他們都很清楚；若有新由中

國到海參崴的中國工商人，他們馬上就知道，而且由華僑協會，或華工協會派人去歡迎他加入該會；問他國內城市中，鄉村間一切情形；而這協會中的中國共產黨員，照例按期作報告于蘇維埃或黨部。若協會中有人要回中國，除加入的共產黨員，必須負特別使命外，就是非共產黨，他們也要用很好的方法，使他回中國做一些共產黨有關係的事。

中國人到外國去，必須有護照，這是國際通例；僑民回祖國，亦必要有去時的護照，或該地領事館發的證書；這也是國家的法令，中國共產黨員夢想合法回國，那就非有護照不可；這樣，海參崴華僑協會與華工協會的作用，就顯出一部分來了；由該地共黨機關，密令該兩會工作的共產黨員，呈繳平日收集的華人護照；不足數時，再去清查運動；自然，這些護照有過期的，亦有未滿期的；換了像片，再送到領事館蓋印，加以領事館中又有共產黨員，所以毫不困難，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於是指導員回來召集開會，手上拿一張名單，向大家說：

這次你們是搭船回上海；前次照的像片，是護照上面用的，而今護照已辦妥了，請下列俄文名字的同注意！拉多夫是張青山；破寡婦是劉鴻興；殺多夫是陳得太；死多婦是李吉慶；烤死鷄是吳寶三；怕她約夫是李阿毛……；請各人將名字記好！以便在船上應名領護照；護照領到之後，一定要將護照上的年歲，籍貫，職業，來時記清楚！今日上午十二時上船，各人快去收拾行李！各自到碼頭上去等候！船票亦已與你們交涉好

了，行李以簡單爲好，不得帶俄文書報。

各人散了會，收拾東西，先後搭火車到海參崴去了，雖然在下雪，但因各人都帶有被包箱子，背的背，提的提，如工人一樣，也不覺冷，到時，那海邊上已有許多中國窮人坐在雪中，等開碼頭門了，可惡的船主，時間沒有到，他是不開門的；任這些可憐的中國窮人，在那雪中坐站不安的冷候！門外的客人和做小生意的，總有七八百；而這般要想混回國的中國共產黨員，既冷且餓，看他老不開門，實在不耐煩了；有罵船主官僚化的；有恨指導員不應這樣早叫我們來受冷的；若不是在秘密情形之下，他們差不多要暴動起來，其實遲早開門，是海關的責任；與船主同指導員毫無關係；因爲蘇俄的海關檢查，比任何國家嚴重而苛刻；他們沒有準備好，是不准一人入碼頭的；看看已是午後三時，好容易等到門開了；這數百窮而且冷的中國老鄉；提提，背背，拚命的擠上去，擠得人倒帽落，撲臥雪中；有些老鄉擠來不得了，就大呼：合計們！不要擠！慢慢來！個人人都有位子！擠得一塌糊塗，秩序大亂之後，兩個戴硬亮帽的武裝毛子，來把門了，只准一次進去十人；大多數人都擠得失望；仍然坐在箱箱上受冷；門內的人被檢查得不耐煩；門外的人冷得可憐；翻箱倒籠，折包散裸，紙煙盒子都躲不脫一個；查完十個，後面十個才准進來；如此就幹了三四小時，才搜查終結，天已黑了多時。

人們都上了船，以爲可以安安逸逸的睡下去；不知水手忽然大叫：船上的客人除女

人外，統統下去，在下面排班！不得亂站！乘客們很是奇怪！沒有抵抗，只得下去排列站起；聽得那頭船邊上，電燈下，有人大聲呼叫：高月亭！有；李元太！有；楊興順！到；陳國安！在；王長發！有；呵！這一定領事館發護照了；那些領了護照的人，又在那面排班，五人一隊上船，有毛子兵守門，不准亂擠；上船的人，由水手引到大餐間，解衣脫褲的又被海關檢查；爲的是搜查奴布，或其他各國金銀幣；據說每人只准帶二十奴布上船，多則沒收；窮苦的老鄉們，以連年辛苦，血汗換的錢，集合起來，想拿回家養老育少，到此亦沒有辦法，哀求痛哭都不行，只得號洵大哭，忍痛而去；有搜去數十元的，有搜去百多元的，亦有沒收數百元的；這般中國共產黨員，見此情形，心裏亦有些着急！因爲他們未動身之前，已將所有的奴布，都設法換成中國錢，或美金與日幣；雖然每人身上不多，但超過二十元的確也不少；一下被他搜查去了，我們到上海豈不是要餓飯？於是找組長，叫他向指導員交涉，再向海關檢查員設法通融；東尋西找，跑遍了海參崴碼頭，不見他的影兒；那知他先生才在海關辦公室烤火，這是組長鼓着胆子，問那兩個武裝守門的毛子，才將指導員喚出來，將情形告訴他了，他說：不成問題，我已交涉好了，就以我的名字爲口令，就行了；你們上船時只說：多拉夫好了，他很不在意的這樣說，似乎是得意；各人吊起的心，忽然放下來了，不錯！十分靈驗！要被搜查的人，上船往右邊去；不西搜查的中國共產黨員，走上去說：多拉夫，他就叫左邊去；

指導員在那黑巷中說：「來！順手取出已準備好的收條，鉛筆，要你簽名，并寫三十美金；然後，他手向後一指，要你再過去；不一丈遠，另一新毛子，拉着你的手，說：三十美金！馬上一捲洋票子在手中了。基本上來一個，照樣做一個；個個如此，拿了這票子，在無人見的電燈下一數，不錯，三十美金！上面還有華盛頓的像，這就是在船上與到上海一切的用費了；很好！船票是招待處買的，船上又有飯吃；這三十美金，在上海最低限度可以維持兩個月的生活，每人都很滿意的這樣說，不多時，指導員來一一告別，他說：我們的責任完了，各位同志近來受屈不少，請原諒招待不周；回到中國去，快快解放中國的勞苦工農，早日實現中國的蘇維埃政府，完成社會主義；這是我們唯一的期望！請沿途謹慎！再會！」

指導員去了，一切都清楚了；各人才去找鋪位；貨艙，統艙，都是人山人海，那裏還有甚麼鋪位？但我們的票是統艙，但統艙貨艙都沒有我們的位，當然要另找辦法，買房艙要麼？錢太多，算不過；現在的錢，真是去一個少一個，那能化老本？而且各人的裝束不同，着的是工人！苦力衣服，去坐房艙，那豈不令人注意懷疑？最後還是組長比一般人都聰明些；組長說：扮工人苦力的同志，去貨艙統艙擠！沒有辦法，做到這裏來了，殺頭也要去！扮商人的同志，隨你們衣服的好壞，去買房艙票，或去船頭船尾運動水手的鋪位，各自出錢！若捨不得錢，就在船上站到上海也可以；命令一下，就各自

分頭去了；所以這般共產黨員中，也有很苦而到上海的；亦有很舒服而到上海的；決定這苦樂的條件，就是裝扮，各人把舖位弄妥之後，再細細的數數美金看看護照！呵呀！不得了！這護照上有許多地方要生問題！有些過期失效的；有些是商人打扮，而護照上填的是苦力；有些護照上填的是商人，本人又是苦工裝束！最大的問題是——年歲不符，口音不像；這些護照上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是北方人——東三省，直隸，山東人；但這般中共黨員，北方人又佔極少數，幾乎完全是長江流域以南的人；說北方話，當然困難；或者簡直說不來；不盤問還可以，若到上海查問出來，馬上不能下船，一定要現出原形來！恐慌起來了！大多數坐臥不安！但已判定了命運，別無方法可想；只有聽天而已，有些人又說：是呀！我們這次真危險萬分！到上海總是凶多吉少！你們留心到沒有？我們上船時不是有兩個着漂亮西裝的中國人麼？那不是領事館的偵探是甚麼？我們的化裝又太不像了，仔細查看一下，沒有一人打扮合式；領事館的偵探，一定能看得出我們的舉動；恐怕我們的船還沒有開出海參崴，他們的電報已到了上海；我們還沒有出日本海峽，上海軍警捉拿我們的計劃已決定了；我們還沒有入吳淞口，監獄已準備好而等我們進去了，不錯！偵探不止岸上有！就是我們船上也有；方才有兩個北方警察式的人，很注意我；而且我們領美金時，亦有人看見；何況我們沒有公開的脫衣受搜查呢？四五個共產黨員私下在船頂後面細細的這樣向組長談；組長說哎呀！雪大！風冷下！去睡了

罷！到上海再說，讓他殺頭，別無辦法。

出人意料之外！船抵黃浦江，靠了碼頭，不但沒有一個軍警上來，連海關人員都不來檢查：讓這些共產黨員，搖搖擺擺的渡江上岸；馬車汽車的進旅館！這是國民政府的恩惠！國民黨清共的成績！共產黨應該感謝！我也應該感謝！非如此不足以增加共產黨活動能力！非如此我的生命早已在獄中斷絕！

一九二九年三月、病中草於上海

赤
裸
裸

一九〇

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每册實售五角